



院庆 interview 之完全档案



谁叫我曾名为数学



兢兢白兔 东走西顾



无可辩驳

HEART BRIDGE >

心桥

[第 25 期]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90 周年特别纪念

团属第 101 号

2003.12

数学科学学院

会场全景↓



Smale 的讲座↓



陈省身先生签到↑



南门内的条幅↑

三十一楼门前的银杏叶刚落尽，枝头就挂上了暮雪，冬天来了。

看着一张张小样从打印机中无声地滑出，终于可以暂时松口气，这本薄薄的册子凝聚了太多人的辛苦和汗水。一路走来，有着太多的感动。

还记得院庆那几天发着高烧通宵查资料、白天赶采访的日子，还记得几个星期以来天天反复听录音整理到吐血的经历，还记得一个多月来绞尽脑汁的寻觅高质量的稿子的心焦，也还记得最后那几天千头万绪的拼命和 1479 不灭的灯光……

而这一切，又何止是我一个人的辛苦，Fishingsnow 和 Eternity 更多的付出让我感到惭愧，

还有杨静毅，关元颖，肇欣，秦伯涛和同寝室的 MM 们……

这份爱，既是一份甜蜜，也是一种责任。

当我捧着师兄师姐们办的《心桥》时，总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这期，又该以什么样的面貌面对大家呢？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忠于自己，忠于生活。

原以为，当捧着打印出的样稿时我会喜极而泣，可是，真正拿到手中时，却连笑的力气都没有，只想好好的让自己睡一觉。

“感动，就是隐约中有一滴泪流过你的心，即使你的脸上没有任何动容的痕迹。”

所有的故事都已经过去，我们试图用文字留下点什么，而岁月，依然不会回头。

在这个冬季的夜晚，飞雪无痕，冷月无声。

陈璐

卷首語

多了解数学
陈省身
2003

多了解数学

陈省身先生为《心桥》题赠

心桥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北京大学团属101号

顾问 丘维声
指导教师 田立青 刘和平
名誉主编 葛丹丹 吴思思
主编 韩准

责任编辑 陈璐
本期编辑 关元颖 杨静毅
肇欣方子
本期记者 秦伯涛 关元颖
上官圆
版式设计 韩准 张斌
封面封底 张斌

心桥
你我沟通之



《心桥》第25期

特别策划

关元颖 01

风雨苍黄九十年

蔡元培的治学观点：“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秩序，列数学系为第一系”。这一传统一直保持至今。

院庆Interview之完全记录

FlyingSnowR 06

我诚惶诚恐地写下这些文字，希望能尽量把我所有的经历和感受与大家分享。

Palis对身旁的文兰院士说：“She is a very lovely girl.”呵呵，当时我并不知道，整理录音时才听见。其实，这正是我想形容他的话呀:-)

平易直爽 小师风范

秦伯涛 16

大话名家

Fishingsnow 17

不想陈省身先生很快透过姜伯驹和陈维桓两位先生中间的空隙看到了我们，探身侧过头来问FlyingSnowR是不是有话要说……

目
次

感悟数院

onlyzero 25

我刻意只写了前半句“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而回避着后半句。这与其说是一个文字上的小把戏，还不如说是长时间以来——包括现在一直缠绕着我的一个困惑。有人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也有人说“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纵有旧欢新怨，更与何人说？

迎新演义

Fishingsnow 22

初入数院

向启 27

我的文字在对“初入数院”这一事件加以描述时是那么苍白。是的，苍白，没有更合适的字眼了。但我还是要试着记下这段正在，或已然流逝的岁月。

真你真我真生活

我所认识的子洋

李璐 40

在子洋缤纷澄澈的世界里，我是一个暗淡的影子，在我的世界里，子洋是一团头晕目眩的色彩。这团色彩我总是不能忘，我想，也许子洋是我心里想做而不敢做的自己。

院庆特别纪念版

《心桥》第25期

无可辩驳

韩准 28

或许我们最终的失利就是因为过分强调逻辑而忽视了语言，但我们的辩手在场上的表现仍然是可圈可点的，他们机智敏睿的应变、落落大方的风度无疑都是场上的亮点。

猪的回忆

boringray 46

猪的回忆，停留在七月。随着离别的到来，我走出了燕园，离开了北京。但是作为猪的回忆，或许会一直留在某个地方；又或许在某一瞬间被提起，便泉涌而出，就像现在一样。

燕园行

付诸东流 aprildy 50

不过20分钟，浓缩了我们20天的时间，如此地漫长，又如此地短暂。

我们的《北大群英传三》已经演完了。但是，我们一直在生活中演绎着我们自己的《北大群英传》。

追忆似水流年

SARS岁月真实记录

吴铭、梦见福柯、飞雪 38

也无风雨也无晴

Kitten 42

家，那毕竟是最让人有安全感的港湾，最让人感到温馨的字眼。

此时，脑海中骤然浮现对SARS的另一种解释，那么就以此作为文章的结尾吧——面对生活，Smile And Retain Smile。

关于柳 关于万柳

爪爪 44

是万柳，一万棵柳树在春天里发出嫩芽，结出柳眉，飘出柳絮；是万柳，一万棵柳树，有家乡的，也有未名湖边的，它们都扎了根，在和煦的风里跳着醉人的舞蹈。

告别万柳

殷巾英 45

谁叫我曾名为数学

zxprodigal 59

培训回来，我马上把自己在BBS上的签名档改为：当别人问及我的身份，迄今我最满意的回答是“99数学”。

新闻现场

从不嫁帅哥谈起

李铭 32

如果将选择终生伴侣改为选择人生目标，我想我一定选择英雄——纵使风餐露宿，纵使遍体鳞伤，纵使一生寂寞。若实在做不到，那就退而求其次，做个圣贤也不错。

幼年撷趣

Dab 33

我的非典型校园生活

康康兔 34

短歌行

无题

江寒 56

平凡而普通的一天结束了，安逸游走于心灵。生活的幸福和快乐，难以言喻。

平凡而普通的一天结束了，无奈游走于心灵。生活的郁闷和无聊，难以言喻。

风筝与飞鸟

孙鹏 57

〔编者按〕今年是北京大学数学学科创建90周年，我们特地整理了北大数学学科90年发展简史，以飨读者。本文将分两部分连载刊出。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而1862年“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始，它后来并入了京师大学堂，成为京师大学堂成立最早的一个部分”。因此，北京大学数学系之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同文馆中设立的天文算学馆。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内部经过激烈辩论，于1867年在同文馆内设立了天文算学馆，清末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被聘为首任算学教习。

天文算学馆之数学课程主要有：数理启蒙、代数学、几何原理、平三角、弧三角、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量，反映了当时学习西方数学的内容。

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数学在教学中占有相当的份量。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国第一部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完整学制章程《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高等算学”隶属格致科，并且规定了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1日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同年所公布的“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学制及其学科”中，格致科改名为理科，其中包括数学门，并规定了数学门之课程。由于辛亥革命后时势动荡，北京大学理科在学的（地质、化学两门）58名学生于1912年秋季开学后只有18人返校，经常按时上课者只有四名学生。

1913年秋：北京大学数学门招收新生，标志着我国现代第一个大学数学系（门）正式开始教学活动。此

时，数学门的教
授有冯祖荀、胡
睿济。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数学门开始蓬勃发展，教员增至七名，学生也达数十名。

主要课程有：立体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与物理实验、化学与化学实验、函数论、微分方程与调和函数、近世代数、近世几何、理论物理、群论、数论、线几何学、数学史和外国语，
§ 关元颖 整理 还规定了一些选修课。

风雨苍黄九十年

数学科学学院简史

算学门（“门”相当于现代的“系”）课程：微积分、几何学、代数学、算学演习、力学、函数论，部分微分方程式论（即偏微分方程）、整数论，辅助课有理论物理学等。但当时算学门并未建立，只是在京师大学堂预备科的艺科中设立了算学科，在速成科师范馆中设立了数学物理部。

1904年，京师大学堂选派47人赴日本、西欧各国留学。冯祖荀被送往日本京都大学学习数学，后与京师大学堂部分留日学生创办“留日学生编译社”并编辑发行《学海》杂志，冯祖荀、景定成、季钦等人为该刊撰写了一系列数学文章，采用阿拉伯数字、西方现代数学符号和算式，为中国数学汇于世界数学潮流做了努力。

年底，数学门研究所成立，由数学门的教授指导学生从事研究活动。在冯祖荀、秦汾等筹划下该所陆续组织了一些学术活动，如张磁年（申府）等作了有关Fourier级数、Fourier积分的报告，并在中国最先介绍了无穷集合论这一数学理论。这一年，还成立了数学教授会，秦汾当选为数学教授会首任主任。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数学门与物理门的学生联合发起组织北京大学数理学会。10月27日，学会正式宣告成立，蔡元培、冯祖荀、秦汾等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致词祝贺。蔡元培在致词中说：“数理之学，发达最早，应用亦最宏，有以数学讲音乐者，有以物理讲社会学者，故谓数

学物理为诸科学之基本，诚非警言，现在集会研究，实为必要之举。”

1919年：1月，《北京大学数理杂志》由数理学会发行出版。秦汾在创刊号的序中指出：“吾校数学物理门诸君，既设数理学会，以为讨论切磋之所，复发行数理杂志，冀以研究之所得，及近日之学理，介绍于社会，意至善也”。该杂志是中国较早的大学自然科学刊物。

《北京大学数理杂志》在传播新知识方面颇具特色。爱因斯坦狭义及广义相对论分别于1905、1915年问世，该杂志很快就予以介绍；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1919年出版），也在这份杂志的1921年卷中得到甚为详尽的评介，对罗素在北京大学所作的讲演也作了介绍。在报道世界学术动态方面，该杂志先后介绍了世界各国的著名的数学会，1897年始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当时称“万国数学会议”），1900年开始颁奖的诺贝尔奖等。该杂志从1919年五月出版第一卷，1921年出版第三卷第一期，后因经费等原因被迫停刊（其中第三卷第一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向全国发行，并曾计划每年出版四期）。当时军阀混战，学生在生活十分清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刊两年，实属难能可贵。

1919年秋季开学后，北京大学正式改门为系，北京大学数学系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在校评议会对各系进行分组时，数学系被列为第一组第一位。这反映了蔡元培的治学观点：“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秩序，列数学系为第一系”。这一传统一直保持至今。

20年代：1920—1921年，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曾长时期在北京大学讲学，讲授了当时兴起不久的数理逻辑。1920年7月1日，法国著名数学家潘勒韦（Paul Painlevé，1863—1933）曾在北京大学做过关于数学发展动态的讲演，《北京大学日刊》专门刊登了介绍其学术成就的文章，北京大学还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北京大学首次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24年到25年数学系开设的课程：微积分，高等普通数学，方程式论，初等天文学，数论，初等力学，高等微积分，近世代数学，球面及实用天文学，天体力学，流体力学，理论力学，立体解析几何学，函数通论，群论，一次形化法，

近世几何学，微分几何学，形式及曲线几何学，集合论，椭圆函数及椭圆模函数论，无穷级数论，天文学进化论，数学史。

193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江泽涵被聘任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当时冯祖荀任数学系主任。

三十年代初，随着政局的相对稳定，北大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注重整顿学风。在冯祖荀的支持下，江泽涵担起了整顿数学系学风的任务。

江在回忆录中写道：32年我未在北大教拓扑学，我持的理由是学习拓扑学需要对预修课有严格训练，而北大数学系多年来对于课程的课外作业和期中考试都形同虚设，暂时还不应开拓拓扑学。当时学校纪律很差，学生可以任意旷课，更谈不上每周交练习题，甚至于考试时老师发下十个题做范围，考试只要求学生答其中四五个题目。学生撵走教员也是常事。在这种情形下，立夫老师劝我坚持教一年级课，从一年级起改革学风，万不可只教高年级课，急着在沙滩上筑楼房。要我先只教基础课程，随班前进，严格训练，三年后的四年级学生有足够的基础知识，才可以学习拓扑学。

当时冯以祖荀及姜立夫老师都切盼我首先能改变这种腐败学风。我年轻气盛，勇往直前，但也不是未遇到阻力的。当时的课都是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用的是英文教本或自编讲义，课是必修的。我记得教初等微积分多年，用Osgood的书；冯采取跟班前进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从低年级起就接受系统、严格的数学；但我至少每周要教12学时的课，我坚持每次讲完课后留习题，下次课学生必须交练习本，再下一次我必批改发还给学生，考试也不给范围。那时一班学生人数约20人或更少，开始有学生不愿我那么严格要求，说我教得不好，鼓动全班撵我。罢课数日反对我教下去，找难题来问我（记得某学生提出平面几何难题：三角形二角的平分线相等，则等腰。）学生乱了两个星期才平静下来，我终于顺利教完这一段三个学年的教学，如学校所盼望的初步整顿了教学方面的学风。

那段时间的教学使不少后来学有所成的数学家终身难忘，受益颇深。

1932年：4月，德国汉堡大学著名的几何学教授布拉希开（W. Blaschke，1885—1962）应邀来数学系讲学，讲网络拓扑，默比乌斯带等。京、

津数学界许多知名学者都赶到北京大学听课。

经布拉希开介绍，同年，德国汉堡大学年轻的拓扑学家施佩纳（E. Sperner, 1905—1980）被聘为数学系研究教授，除教学外还兼培养研究生之职。他开设的几何基础、拓扑学等方面的课程，不仅深受到本系师生的欢迎，还吸引了清华等校的教师、研究生前来听讲。

到1932年，数学系学生已逾七十，这一年还首次招收了4名研究生。

1934年：4、5月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数学家G.D.伯克霍夫（G. D. Birkhoff, 1884—1944）应江泽涵之邀来数学系讲学。这些交流活动促进了中国对世界数学发展趋势的了解。

1934年秋，曾任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美国著名数学家奥斯卡德（W. F. Osgood, 1864—1943）来华，被聘为北大数学系教授。这位当时蜚声国际数学界的大师在系内开设了复变函数、实变函数、力学等课程。同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了其实变函数论，复变函数论英文讲义各一册。他开设的课程吸引了众多的中国数学家。

1934年底，江泽涵出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江曾写到：冯祖荀受人敬重，加之他喜爱喝酒，下围棋，为人和蔼。不关心系务，从我到之后，便把系务交给我。冯之所以如此信任我，估计原因有三：一，冯素不喜管事；二，1926年上半年我在北大数学系旁听课，主要跟他学数学分析。他习惯每天清晨去中山公园喝茶吃早点，早餐时他最清静，我常在那时去找他请教；三，他的内亲樊际昌系北大注册主任，支持改革。于是，1934年秋我开始任系主任。

江泽涵进一步改革系务及教学工作：首先拟订了一个少而精的课程教学计划，对必修课、选修课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安排，制定了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使数学系的办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仿照欧美大学的体系。他还多方努力，建立了数学系图书资料室。

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数学系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在1936年举行的中国数学会年会上，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江泽涵、申又帐、程破淮、许宝騤、赵淑等提交了一批有一定水平的研究论文。还有不少论文发表在国际高水平的数学刊物上，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北大数学系的科研当时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有一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至抗战前夕，北京大学数学系已形成了一支具有较强科研能力、能够进行较系统的大学数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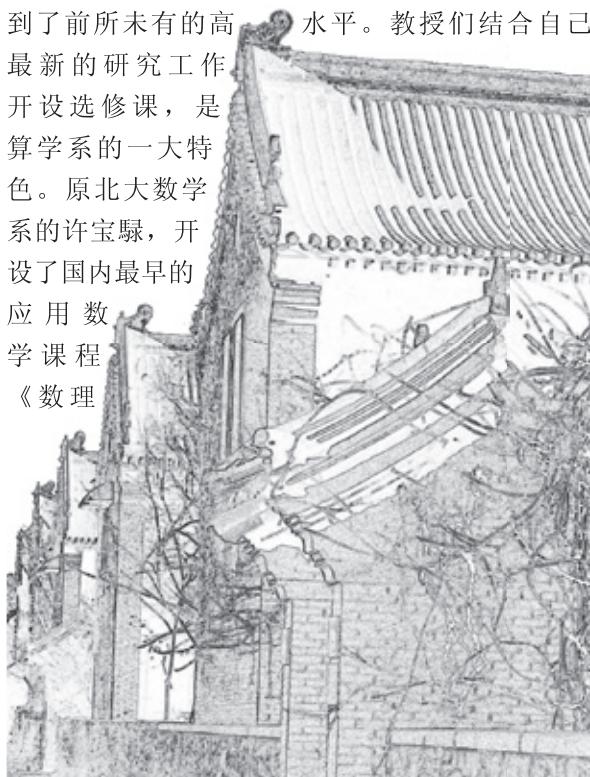
教学的教师队伍。

1937年：7月，北大公布了研究院招生办法，规定理科研究所算学部的考试科目为：解析学、几何学、代数学、力学、外国语，准备开展正规的研究生教育。

西南联大时期：“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继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之后，于1938年4月2日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数学系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数学系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算学系。

中国的名校都经历了风雨飘摇的日子，在动荡的年代里痛苦地挣扎，然而最珍贵的东西就在这样的坎坷中凝练出来。恶劣的战争环境，并未使算学系的工作停滞不前，相反，其科研与教学始终进行得有声有色，堪称中国近现代数学史上的奇迹。在抗战后方，师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思想极其活跃。西南联大算学系教授先后有姜立夫、杨武之、刘晋年、江泽涵、赵访熊、申又帐、曾远荣、程破淮、蒋硕民、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騤、郑之著、张希陆、副教授有赵淑，还有一批年轻有为的讲师、助教，真可谓人才济济。江泽涵先生认为联大培养数学人才方面的成绩历来之所以都有好评，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交流，才鼓励了独立思考，创新精神。

由于算学系集中了当时中国北方数学界的几乎所有精华，因而使其在课程的设置与教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水平。教授们结合自己最新的研究工作 开设选修课，是 算学系的一大特 色。原北大数学 系的许宝騤，开 设了国内最早 的 应用 数 学 课 程 《数理



统计》，江泽涵的《拓扑学》，申又怅的《位函数论》和王湘浩的《集合论》课程也都与各自的研究密切相关。原清华大学的陈省身、华罗庚也开了不少有特色的课程。算学系还开设了代数、形式几何（即拓扑学）、分析、李群等方面讨论班，采取学术讲演与讨论的形式，不少知名教授参加演讲，学生做读书报告，形成了良好的学术风气。原三校数学系的教授相互促进，积极向上，带动学生和青年教师能较快进入学术研究前沿领域，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南联大的八年间，数学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八年间共发表研究论文127篇，占1949年以前发表的现代数学研究论文的近1/5，绝大多数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不少论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北京大学南迁，北平陷落后，日伪政权将北平若干高等学校合并建校，亦称“北京大学”，并成立了“数学系”。冯祖荀在伪“北京大学数学系”任职期间，为保存珍贵的图书资料和学籍档案，保护进步学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46年：10月10日，由昆明复员回北平的北京大学正式开学。北大数学系仍由江泽涵任主任。此时，学生人数有所减少，如1947年学年度数学系在册学生只有23人；但师资力量却有所增强。复员后的北大数学系继续保持原有特色。课程方面则增开了环论、三角级数等新课；同时设立了代数、几何、分析三个讨论班，并经常举行课堂报告会，收效颇佳。

50年代：1952年秋，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形势下，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数学系与清华大学数学系、燕京大学数学系经调整后，组建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创立之初集中了原三校数学系的29名教员。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首任系主任是段学复，林建祥任系秘书。学习苏联是五十年代早期和中期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则以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为模式，设立了数学和力学两个专业。教学方面，全面采用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的教学大纲和计划，重新制定了一套新教学计划，加强了课程设置的目的性、计划性。在课程的具体安排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特别突出分析方面的课程，几何、代数方面则有所削弱。与数学密切联系的物理、力学等课程在数学专业教学计划中占有

一定的地位；力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则注重加强纯数学课程教学，前三年学习的内容与数学专业基本相同。为了便于学习苏联，师生突击俄语，翻译了不少苏联的数学书籍；五十年代几乎全部课程都采用翻译的苏联课本，有些教材未及出版，即依据油印讲义授课。学习苏联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建立教研室。作为试点，先成立了分析教研室（程民德任主任）。1953年，又陆续成立了代数教研室（段学复兼主任），几何教研室（江泽涵任主任），方程教研室（申又怅任主任），高等数学教研室（徐献瑜任主任）。1953年底成立了力学教研室（由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兼任主任）。北大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力学专业，在教师们的努力下，又相继建立了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等学科教研室，建造了风洞实验室，为培养中国的力学专家做出了贡献。1955年由分析教研室分出部分教师成立了函数论教研室（庄忻泰任主任），教研室这种组织形式一直沿续至今。

在苏联著名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建议的基础上，1955年底，1956初筹备并成立了概率论教研室（许宝騄出任首任主任），对我国概率统计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学习苏联的另一措施是于1955年数力系成立了计算数学教研室（徐献瑜任主任），1958年夏天又建立了计算机实验室，这对我国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1959年在计算机实验室的基础上，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开始试制名为“红旗”机的全国高校第一台计算机。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建系之后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1952年秋季，数学力学系第一次招生，共有180余名新生入学；因国家建设急需大量师资，从中抽出40余名攻读两年制的专修科，为其他院校培养教员。1952年的招生数几乎达到前几十年数学系招生总和，但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在教学中曾采取按程度分班教学等一系列措施。1950、1951年入学的原三校的学生，在院系调整时并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约60人（1949年入学的学生已于1952年夏提前一年毕业）。1953年夏，当时的三年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1951年入学的学生按正规的四年制学制于1955年毕业。1952年院系调整后首批入学的学生于1956年毕业，最后一年开设了专门化课程，并做了毕业论文，有些论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学生课程负担十分沉重，因此教育

部在1953年于青岛召开了修订教学计划的学制的会议，将综合大学学制确定为5年。此后，学制年限又几经变更，1956、1957、1958年入学的学制长达6年。至1960年才较稳定地执行5年制学制。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数学力学系每年在校学生平均约800人，最高时达到1400人，还先后招收了10余名研究生。专门化课程的设立使学生接触到较为前沿的数学知识，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有些已达到相当水平。数学力学系的毕业生中不少人成了各科研单位、高等及中等院校的业务骨干，有些还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1954年开始，配合开设专门化课程，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全系科研工作全面铺开，研究领域涉及有限群的模表示论、李代数、概率统计、函数论、微分方程、调和分析、拓扑学、微分几何、数论、泛函分析、逼近论、计算数学、力学等众多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

1954年的课程有：初等算学复习，初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高等微积分，方程式论，微分方程式初阶，近世几何，矩阵论及群论，微分方程式论，函数各论，微分几何学，近世代数，积分方程式论，数论，集合论，变分法，实变函数论，概率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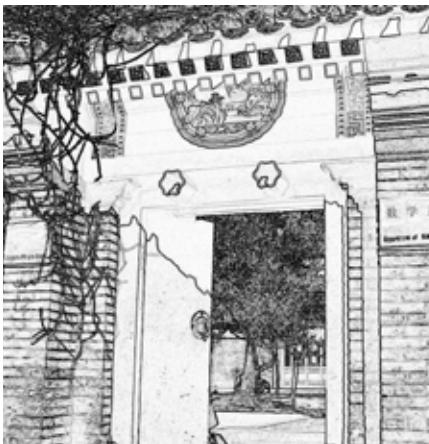
1955年底至1956年初，国外回来的一批专家，充实了数学力学系。廖山涛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北大任教，在拓扑学方面获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董铁宝曾在美国参与计算机的研制，来系后对我国计算机科学、国防科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力学专业还增加了从美国回来的周光炯、王仁、孙天风三位专家。钱学森自美回国后，担任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兼职教授，一段时间内，每星期来校一次，除讲课外，还积极协助筹建风洞试验室，为力学专业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至1956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在科研、教学诸方面的发展已初具规模。江泽涵、段学复、许宝騄、周培源于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不少专家参与制定了国家科学发展规划。数学力学系还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在函数论、微分方程、概率统计、数理逻辑、力学等方面合作组织讨论班，开设专门化课程，对培养数学、力学方面的教学、科研

人才起了良好的作用。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科研与教学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计算数学、概率统计、微分方程等方面选择了一些面向实际的科研方向，但由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被提到了一个不适当的地位，影响了许多学科的研究。教学方面当时进行了诸如“抛纲”式教学的“教改”，在一段时间内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了学生的基本训练。1958年，数学力学系抽调部分师资赴内蒙、河南等地，帮助筹建和支援内蒙古大学数学系、郑州大学数学系等高校数学系。1959年前后还抽调部分教师支援国防事业。

据数学学院蓝以中教授回忆：“那时候政治运动比较多，占去了大量学习时间。实行的又是‘抛纲式’教学，学生也得上台讲课，很多东西没法透彻。但是那时的学生学习都十分刻苦，只要能坐下来学习，就十分专心，一点没有私心杂念，这一点，大概是现在的学生比不了的。”



1961年：进入六十年代，
1961年党中央制定了《高等教育六十条》，数学系对科研和教学做了整顿与调整。1962年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使教学秩序、学风有了好转。但教员和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一直都比较艰苦。

数学学院赵春来教授回忆起他大学时代的生活，感慨道：“老师们都是极端认真的。教代数的是丁石孙先生，他上课从不带讲稿，课讲得十分漂亮。每一届他教过的学生，发现每一年的笔记竟然一个字不差，足见他花在备课上的功夫。而且，他每周三晚上到学生寝室，给我们几个学生多讲点东西。教几何的是吴光磊教授，他的课在学生中十分受欢迎，他也是讲课受到评价最高的教授之一，声誉很好。每次上课他都带一小片纸，大概几公分大，讲课时他语速比较慢，知识传授清晰明了。遇到重点的地方，他会重复好几遍，让每一个学生知道这一节课的重点所在。冷生明先生教的是分析，他不喜照本宣科，于是看书就是学生课下要自己完成的事。当时也确实花掉了不少时间，但等到考研时，分析竟是最不用复习的课，因为当时花了很多时间看。”

（未完待续）

Fishingsnow曾经打趣地对我说：“今年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中国记者有你这样的机会，采访了那么多数学大牛们了……”

世界上的确很多事情是很偶然的。假如不是Fishingsnow“威逼利诱”我作这期《心桥》的责编；假如不是今年正好赶上了90周年的院庆；假如不是“非典”将院庆一直拖到10月；假如不是那天秦伯涛说一句“这次能见见那些大牛们也挺好的”；假如我当时不是突然想，为什么我们不借此难得的机会采访一下这些平时我们“仰望”又不可及的人物呢；假如不是……

假如没有这些假如，或许，就没有那三天紧张而充实的忙碌，也就没有这篇文章，没有了那许多令人永远难忘的美好回忆。所以，我很幸运。诚惶诚恐地写下这些文字，希望能尽量把我所有的经历和感受与大家分享。在短短的三天

上前预约时认错人岂不是十分尴尬？恰好此时看见王长平副院长和这些数学家们寒暄，我们连忙上前“求救”。王院长给我们指明了Palis和Bourguignon，Palis正一个人坐在旁边惬意地喝茶，机不可失，我立即向他问候：“Good morning, Professor Palis.” Palis连忙起身，用他特有的极具磁性的雄浑声音也向我道了声“Good morning”。因为Palis是我开口的第一位，所以刚开始我的声音比较小，Palis听得很认真，不停地我说“good”、“wonderful”，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信心。最后我问时间定在他下午做完讲座后是否方便，他也很爽朗地回答“no problem”。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倒有点出乎意料。事后我总是觉得Palis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了半天，终于发现Palis可爱的笑脸似乎有些麦当劳叔叔的神韵……

有了这次成功的鼓舞，在Bourguignon交谈的数学家刚刚走开时，我就来到他身旁。

院庆INTERVIEW

里，这些我心中真正的数学家的可亲、可爱和可敬，给我留下的强烈而深沉的印象，恐怕不是我能用言语表达的。那几个日日夜夜，又渐渐清晰的浮现在眼前……

Oct. 22

数学论坛正式开幕的前一天。liumath终于告诉我，可以去采访所有我们想采访的数学家，可剩下的时间不到一天，而我们几乎还没什么准备：预约、搜集资料、了解他们的背景、设计问题、拟好提纲、准备礼物……最郁闷的还是其中六位都是外国人。三天十个人，每天满满的课，估计是一节也不能去了。

Fishingsnow对我说，实在不行就放弃几个吧。可毕竟最后反复选出来的这几位数学家都是我们很想见见、聊聊的人。我左看右看，舍不得删去任何一位。咬咬牙，还是按原计划吧，能坚持就先坚持着……

在这前一天，我有些着凉感冒。看来接下来的那几天，要够我们折腾了……

Moring, Oct. 23

大概从八点半开始，人渐渐多了起来，与会数学家都在交流中心大厅旁的贵宾室里休息，尽管前一晚我已反复端详过他们的照片，但万一



FlyingSnowR

Bourguignon的目光犀利而执着，说话时一直看着我，弄得我小心翼翼，心里却偷偷想着“咦，他的眼珠似乎在变换颜色……”他语速很快，带一点法语的味道，而且很主动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他的日程表来安排采访时间。接下来就是陈省身先生，可他实在太忙，我们只好在一边慢慢等待，眼看就要没有时间才rush了上去，中间还颇有周折，详情请见后文《大话名家》吧：)

终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可马上要预约的Atiyah和Smale的提纲还没完成。所以也顾不上看开幕式，我冲去本阅继续“未竟的事业”。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当我最终拿着提纲走进会场时，开幕式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我直接走到第一排，诸位数学家已纷纷起身，没时间向王院长确认了，我对着一个人说“Professor Atiyah？”呵呵，还好的确就是Atiyah本人……而Smale却找不到了，王院长和我一起寻觅他的身影。一侧头，猛然发现他就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Smale很容易给人留下印象，不知他身上有一种什么气质，让我早上在贵宾室中第一眼就感觉他与众不同，

也许是他略带慵懒的眼神，也许是他一丝无所谓淡漠……

Afternoon, Oct. 23

中午错过了工作餐，随便买了个汉堡，Fishingsnow也没闲着，把早上开幕式的录音转了出来，又跑去准备纪念品。经历了昨晚的折腾我已经困得不行，感冒也在这个时候跟着捣乱，昏昏沉沉的完全没有状态。

然而下午还得开始正式的采访。由于Bourguignon是法国人，我们特意请学过法语的于湉同学与我们同去。讲座结束后，我们把他请到旁边的贵宾室内，开始了第一次与数学家的“亲密接触”。

注：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刊登所有采访内容，只能摘取一些比较重要和有意思的，还有一部分问题统一整理在文末。另外，我们会将所有的采访录音和整理，以及采访对象的简单介绍都放在《心桥》的网站上。

Interview I

因为Bourguignon是著名研究所IHÉS的所长，我们首先请他比较了一下IHÉS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IAS）的异同。他很自豪地说IHÉS被认为是IAS在欧洲的counterpart，两者几乎有相同的结构。刚起步时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五、六个教授。IAS涉及范围很广，除基础科学外，还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而IHÉS只有数学和物理，目前大概有50多人，而IAS上百。他说，人少也有好处，在IHÉS中大家可以广泛交换个人意见，讨论问题。最后他还坦陈：IAS的资金充裕，而IHÉS资金尚不足，让他这位所长也很烦心……发了一通牢骚，他很不好意思的对我笑笑“*That is one other difference, maybe not your interest, but that is a main difference for me to consider about.*”。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他对法国著名学派Bourbaki的看法。他的第一反应是“*Ah, that is a tough question*”，然后回顾了Bourbaki的形成和由来：一战夺去了几乎一代法国青年，法国数学也遭受重创，几个青年数学家们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定期讨论，试图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解释数学，用一种更通用或有效的方式将当时还显得零散的数学统一起来。Bourbaki研究数学中美妙的结构（尤其是形式上的），在看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把形

Studying mathematics is a big challenge, one but a rewarding one if one does not forget that mathematics is connected to many other endeavours in Society. Making our discipline accessible and acceptable to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in particular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a duty, that mathematicians must not escape.

Jean-Pierre Bourguignon

Prof. Bourguignon: Studying Mathematics is a big challenge, but a rewarding one if one does not forget that mathematics is connected to many other endeavours in society. Making our discipline accessible and acceptable to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in particular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a duty, that mathematicians must not escape.

式的和real分离，而且“*successful in Algebra, Geometry, Function analysis, Distribution Theory*”等等，使得后来对问题的学习和分析更加准确快捷。Bourguignon认为*a good idea*应该有“*right way and right form*”，他越讲越兴奋，不仅语速愈来愈快，双手也不停地舞动助兴……

第11期《心桥》上刊登过付保华、姚一隽撰写的文章《l'École Polytechnique》，特别提到这所Bourguignon的母校数学物理并重，与国内大多数数学系不重视物理的做法差别很大。当我提出这点时，Bourguignon先指出了中法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些不同，法国的entrance competition竞争压力非常大，数学和物理是两门主要考核课程。刚进大学时没有selection，但对学数学的学生来说有两套体系：*math-physics and math-economy and computer science*。但他认为目前还缺少*math-biology*的training，在基因理论、概率论的结合下发展，通过数学家、生物学家和药剂师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新领域将会刺激产生新的数学方向。

我还问了一下在法中国留学生的情况。Bourguignon回答时显得很谨慎，他说就他个人而言，中国学生给人的印象是hard-working，他本人是“*great pleasure to receive them*”。

Bourguignon是个相当认真的人，采访快结束时还特别请我把整理好的记录和我们的刊物发给他看看，即使是中文也行。他说自己其实一直

很想学中文，只是没有时间，也不方便找人教，说不定可以趁机学一点，可惜他年纪这么大了，汉语又这么难，是不是太晚……我连忙安慰他说“never too late to learn”，他听后很高兴的样子……

结束了对Bourguignon的采访，Palis的报告也快做完了。不料却被别人抢了先，后来还出现了总被Fishingsnow当作话柄的经典一幕“She is after me!”（参见《大话名家》）。那时已快6点，他们都要回宾馆吃饭了，所以只好和Palis约定明早去宾馆采访。

Evening, Oct. 23

继续奋战在本阅，明天要采访S. S. Chern、Palis、刘克峰、项武义、Atiyah、Smale，一晚上都不愁没事干了……正在发愁刘克峰和项武义两位教授做报告的时间相同，我又分身无术之时，张伟突然说“刘克峰就在隔壁打乒乓球”。于是，我和秦伯涛、朱凡一起闯入隔壁乒乓球室，准备和刘教授预约采访时间。

Interview 2

刘教授是一位极爽快的人，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坐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聊了很长时间。那晚，成为记忆中一段极其愉快的片断（链接：《平易直爽 小师风范——刘克峰访谈记》）。

从他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这也算是对刘教授做了一次非正式的采访吧。由于明早我和Fishingsnow要去友谊宾馆追寻Palis的足迹，采访项武义教授的重任便落在了关元颖和秦伯涛身上。交托完毕，我又坐在了本阅的机器前，继续艰苦的准备过程……

Moring, Oct. 24

昨晚几乎是不眠之夜，一直不停地查资料、写东西。本阅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人来人往我自岿然不动。可怜Fishingsnow又不能把发烧的我一个人丢在那里，只有在旁边看书做题，趴在桌子上睡觉，直到最后倒在椅子上睡……

天亮时终于搞定，收拾一下后便向友谊宾馆进发，很幸运地找到了Palis（此处参见《大话名家》）。当他看见桌上的录音笔时，笑道“So everything I say will be there”，我解释说这样我们就不需用纸笔记录了，Palis又很爽朗的笑起来。呵

呵，真是一个让人忍不住微笑的麦当劳叔叔:-)

Interview 3

我们从他为何选择数学谈起，Palis从小对数学有天赋，原本听从家里意见读工程，但毕业时决定要多学些数学和物理。我问他觉得普通的数学工作者和好的数学家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他说这种情况很普遍，各行各业肯定都会有一些人做得比另一些人好。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同就是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数学家的工作一般更重要，更有挑战性，更需要人们去深刻理解而已，“You don't need to be that great. All the mathematicians realize their love for mathematics, a math date, and something can happen”。

我准备资料时知道陈省身先生是Palis的老师，就和Palis谈起陈先生。他说第一次见面是在1965年，并赞叹陈先生是“a wonderful thinker”，陈先生对所有人都很好，“a very nice person”（其实我觉得这些数学家人都很nice），是令人尊敬的老师和长者。Palis还特别回忆了和陈先生一起在Berkley共事的情形，使得他更接近和了解陈先生。Palis的祖国是巴西，他说陈先生认为“The developing of mathematics in Brazil is somewhat close to the developing of mathematics in China”。陈先生访问过巴西若干次，在Palis所在研究所一进门的大厅里，还挂着一张陈先生与研究所成员的合影。

Palis作为前IMU的主席，我也请他谈了谈对中

*Dear Chinese students,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A great future is ahead what you choose to be,
for you and China! It's you do it with great
a special moment for love or even passion.
China and you should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feel enthusiastic about be happy and to
it, no matter if you serve your country and
want to be a mathematician, a biologist, an economist,
a social scientist or an astronaut or a businessman.
Please don't miss the moment!
With my best wishes!*

Prof. Palis: Dear Chinese students, a great future is ahead for you and China! It's a special moment for China and you should feel enthusiastic about it, no matter if you want to be a mathematician, a biologist, an economist, a social scientist or an astronaut or a businessman.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what you choose to be, you do it with great love or even passion.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be happy and to serve y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to achie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justice. Please, don't miss the moment! With my best wishes!

国承办的ICM2002的感受。Palis给予了极高的评价“a very high point and very successful”，此前ICM从未在发展中国家召开过（他很支持中国申办，因为他自己也来自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IMU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大，候选国竞争也很激烈。1997年他来北京考察。陈先生等安排了他与江泽民等的会面。Palis回忆道“Tha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原计划15分钟的会谈最后延长到一个多小时，使得他们确信了中国政府希望和支持申办ICM2002的决心。最后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是中国数学会出色的组织工作，从中国最高层领导直到青年志愿者（其中很多是北大数学学院的学长），都给与会者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另一方面，Palis认为这场大会对中国数学界和科学界带来的影响也是积极而深远的，让数学更多的为公众所了解和接受。Palis说他听说现在中国数学好像不断升温，我们也确认了这种说法，他非常高兴，不停的说“good, very good”，更加觉得自己“make the right decision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咖啡厅里一直放着轻柔的音乐，我们又坐在水池边，潺潺水声和周围的窃窃私语混在一起，使录音的背景极为丰富。Palis很体贴的提高了音量，放慢了语速，并常常反复解释自己的意思，让我深受感动。在这样的氛围中，我问Palis能否提一个比较private的问题，Palis立刻同意了，于是我问起他的孩子是否也喜欢数学。Palis说他的大女儿似乎对数学还比较感兴趣，但读的经济。另一个女儿和小儿子好像都不太喜欢，所以儿子就去从商了。我对他说，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并且从他身上看来，做数学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本以为他的孩子们也会喜欢数学。Palis耸耸肩，“maybe I scared them……”

最后，在我们结束采访转身离开时，他对身旁的文兰院士说：“She is a very lovely girl.”呵呵，当时我并不知道，整理录音时才听见。其实，这正是我想形容他的话呀:-)

我们结束对Palis的采访时，关元颖和秦伯涛也已经采访过项武义教授了。math曾强烈建议我去采访一下这位很有意思的教授，可终究还是缘悭一面。以下就是二位同学采访的部分摘录。

Interview 4

Q：您对中小学数学教育一向非常关心，请谈

谈您近年来为国内中小学数学教育所作的工作，以及目前我国中小学数学教育有待改进的地方。

A：我73年第一次回国时，国内中小学正在搞教育革命，大多数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告诉我说“正在摸索教育的路线”。78年第二次回国时，中小学教育开始受重视，我应邀编写中小学数学教材，当时编写教材和普及数学教育是个艰巨的任务。此后的十一年，我每年暑假回国并和国内的教师探讨数学教育的问题，至今已接触过三、四千从事中小学数学教育的教师或教材编写人员。在我看来，基础数学教育十分重要，因为数学对于启发思维、认识和解决问题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好的数学教育能使思维变得简明而有条理。这些年国内的中小学数学教育已大有改观，但仍处于“冰河时期”，即实验教材无法和考试统一。好的数学知识的传授需要深入思考重要的问题，这是实验教材的目的所在，而考试要求的大多只是反复练习的公式化的东西。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

Q：听说您这次回国带了一套您编写的基础数学丛书，而且即将出版，您能谈谈有关这套丛书的一些想法吗？（注：我们学院主页上目前有这套教材的链接）

A：我这次回国是准备尽快将这套书出版，一共五本。编写的思想是“精简实用，平实近人，引人入胜”。现在的学生普遍负担很重，但数学教学应该讲究深入而精到，正所谓“至精以至简形式出现”。核心部分和原始问题应该重点诠释，解题应追求精简方法，而不该花大力气在繁琐的计算上。

Q：您曾经在普里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请您谈谈那段求学经历的感受好吗？

A：我是从台湾大学写了一些论文被普林斯顿录取的。在那里选什么课自己决定，每位教授都用一个号码表示。博士生没有考试，每个人的学期总评是一个N，就是no meaning的意思，学习什么课程，到什么程度，都由自己决定，但大家都十分刻苦。休息时老师和学生常坐在一起喝茶，顺便讨论问题。教授没有任何架子，他们知道今天的学生，两年后就可能比他们更强。可以说，老师对学生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度，但好的学生可以有更灵活的选择，我觉得，这可能是国内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差距所在。

Q：能不能谈谈您对数学学科的总体看法，以及它在知识体系中的作用？

A：我个人认为数学是人类理性文明的核心。人的寿命十分有限，但通过理念可以想很远的事情，从时空上大大扩展了我们的生命，而数学是培养这种理念的最好方式。只有具备这种志趣，我们才能在数学事业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拥有海阔天空的气概。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感谢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这两种文明对构造这种理念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能把它们的理念起源很好的结合，就能分析出很多的东西。

Noon, Oct. 24

当我和Fishingsnow下车回到燕园时，已是11点半了，再次像经历了一场战斗一般，我们冲上了农园三楼准备采访陈省身先生（请继续参阅《大话名家》相关章节）。

Interview 5

陈先生让本来坐他左右的两位助手让开，我坐在了他的身边。先生从幼年谈起，说自己很傻的，家里说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上学读书都完全是听从父亲的意思（这时先生像个孩子一样笑了）。功课还过得去，但也不是特别好。后来之所以学数学，实在是因为其他的都做不好：身体素质不行，工科学不好，学文科中文又不好，最后只有念理科了，慢慢的就只剩下数学这条路了……他又说道其实做数学也并不容易，就是当时学得还比较轻松。

当我说很多同学挺喜欢数学，但又觉得做数学很难时，陈先生回答这是肯定的，所以一定要自己感兴趣，能静下心来持之以恒的去钻研，一是有耐心，要静下来；二是不要去想别人得了奖我没得这种事情，对这些看得淡一点。这时陈先生很可爱的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得了奖，我搞来搞去都是搞这个。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自己选定了以后，就是念这个了”。

陈先生常引用英国数学家哈代的话“能不能念数学，就看你是不是比老师好。”杨振宁先生诗云：“天衣岂无缝，匠心剪接成。浑然归一体，广邃妙绝伦。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千古存心事，欧高黎嘉陈。”把陈先生与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并列。我提及这些，勾起了陈先生对恩师嘉当的怀念。陈先生和嘉当的交往，从师生到朋友，关系都极好，和嘉当的几个儿子也是好朋友。让我听了觉得非常羡慕，有这

样的恩师和朋友，真是人生的一种幸运。

1984年陈先生获得沃尔夫奖时，把奖金全部捐赠给了他同年创办的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我说陈先生为南开研究所付出了很多心血时，先生打断了我，摇摇头说：“别听他们瞎说，其实我什么也没做，都是放手让他们年轻人在做。现在这个研究所发展的很不错，在国际上也比较有地位，他们这些年轻人我都认得的，而且很熟。”

先生虽然已九十多高龄，却仍然耳聪目明，思路也很清晰。先生说人要充满爱心、宽容之心，不但自己要做得好，也要为别人的成功而高兴，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义”之心。我想，先生能如此高寿而健康，很大一个原因恐怕就是这种“仁义”之心。美中不足的就是环境太嘈杂使我们不得不中断了采访。先生最后说，假如时间比较长，多谈一些数学方面的问题，就能大概看出我们以后做数学能到什么程度。当然也只有凭先生这么雄厚的数学根底、对数学这么敏锐的感觉和几十年的经验才敢说出这种话来。很可惜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机会，抑或是不能再有，但先生的题字“多了解数学”却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先生一笔一划极其认真的态度和对我们殷切的希望让我们始终难以忘怀。

Afternoon, Oct. 24

当我赶到Atiyah的讲座现场时，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Atiyah报告结束后，很多人找他合影或者签名，还有北大电视台的那个男生记者，又神出鬼没的出现了……

一行人来到了理科楼（这次采访旁听的同学挺多的），第一件事情却是找水。本想叫人买水，却突然发现房间里有大半箱的矿泉水。给Atiyah开了一瓶，让他先喝水休息一下（采访结束后秦伯涛把这瓶水偷走了）。然后我和Atiyah在沙发上并排坐下，其他同学都坐在了我们的对面（怎么感觉怪怪的），正式开始我们的采访。

Interview 6

在很多人看来，Atiyah身上无数的荣耀和光环让人眩目，而当我坐在他的身边时，却只是感受到他作为一个长者的可亲，作为一个数学家的可敬，和作为一个生动的人的可爱……

Atiyah有Lebanese和Scottish的血统，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双重文化身份对他的影响。Atiyah

回忆起儿时在开罗上学，然后举家来到英国，他母亲在的地方。他去过的地方很多，这使得他更加international&open。他很喜欢旅行，可以“learn many countries and people, many languages, many cultures”。当我问他去过多少个国家时，Atiyah回答“Almost all!”，说我应该问他没有去过哪几个国家，这样比较好回答……大家都大笑了起来。

Atiyah自认是一名几何学家，但他觉得做好几何几乎需要所有的东西。我们谈到大学本科数学课程的设置时，Atiyah认为基础应该全面一些，目前的几何课程似乎显得薄弱。最后我们谈到中国数学的发展，Atiyah一本正经的说这个我应该比他清楚，不由得又是满屋笑声。他既指出了中国数学离世界还有一些差距，同时也肯定了中国近年来在数学上的发展，尤其是一些青年数学家的成长，给大家很大的鼓舞。我采访结束之后，在场的同学们又提了几个问题，Atiyah也耐心的回答了大家。然后，我们一起合影，这也是我第

Mathematics is at the basi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t has a long history, is currently of great importance in many fields of application and it has a great future. There is much for the students of today to contribute and I would encourage all mathematics students at Peking University to persist in their studies and to enjoy the beauties of mathematics.

Prof. Atiyah: Mathematics is at the basi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t has a long history, is currently of great importance in many fields of application and it has a great future. There is much for the students of today to contribute and I would encourage all mathematics students at Peking University to persist in their studies and to enjoy the beauties of mathematics.

一次正式和采访的数学家留念，前几次一直都是Fishingsnow在我们采访过程中拍摄的采访场面，所以我都是侧面……

送走Atiyah之后，我又困又累，腿都软了，只想一头栽倒在床上，赌气说晚上的采访不去了。Fishingsnow大惊失色，什么招都用了，甚至短信说校电视台的那个男记者晚上不来了，他们看见

我们派了一个PPMM采访，就准备直接拍我了。其实不管怎样我当然还是会去，也不用这样。晚上到了那边，math还真确认了Fishingsnow的话……

Evening, Oct. 24

之前听到的Smale的传奇经历就让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而在24日晚的那次采访也的确让我终身难忘……他回答问题极其精炼，而且常常“语出惊人”，实在是个让人“惊讶”的可爱家伙。这对于采访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我不至于“语无伦次”、“张口结舌”，不过也被他弄得够“难堪”的啦。他还始终冲着我极其可爱的微笑，颇有些自得之色，仿佛陶醉于我的惊诧和紧张（真受不了他了）……sigh，谁叫人家那么牛又那么酷呢~~

Interview 7

Smale本学物理，可却遇到了麻烦，遂改投数学，成为一代名家。我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数学天赋，他毫不犹豫的说“yeah”，我原本还以为他会谦虚两句……然后又问是什么使得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家？这个问题倒是让他有些为难，恐怕他还是想说自己天赋高……我随口说了句“hard work?”他第一反应居然是

*To Students in
Math Peking University
Liberate yourselves
from following a
Text Book. Following
a Teacher.
Study Math using
the internet instead
(not only of course).
For example
Google.com.
Steve Smale*

Prof. Smale: To students in Math Peking University: Liberate yourselves from following a Text Book, following a teacher. Study math using the internet instead (not only of course). For example, Google.com.

“NO”，马上又觉得这么说似乎有些不妥，于是改口说“yeah, sometimes”，但是更强调“think independently, choose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and work carefully”。

我在Smale主页上看见他和夫人都很喜欢收集水晶，刚才报告时他也提过，便问水晶为什么这么吸引他，他回答主要是它们非常“beautiful”。我想起刚才一个同学提问时所说的“数学之美”，便想听听Smale评价自己的工作。哪知Smale说目前还没独立完成一件让他觉得称得上“beautiful”的工作。我改问道，最“enjoyable”的呢？回答依然很酷：他做的事情都是他enjoy的，假如他不喜欢，他根本就不会去做，所以他有选择的权利。此时，Smale已经开始“采访”我了：问我是否学数学，几年级了，刚才的讲座听得如何，懂了多少，已经采访了哪些人……当我说到有时数学让人有种挫折感时，他表示同感“I know that feeling of frustration, yeah. It is not easy.”表情严肃，似乎勾起了什么往事的回忆……

是夜，终于多睡了几个小时。其实，本来还想准备一下明天的采访，可身体却对我发出了严重“警告”：头烫得不行，全身都软绵绵的……我有些想放弃一两位了，现在倒成了Fishingsnow鼓励我坚持到最后。明天早上的Waterman和Strang，明天下午的田刚教授，再坚持一下……

Morning, Oct. 25

尽管我将要采访的两场报告10:20才开始，但当我起床的时候，就已经10:30了。

抓起采访提纲一路RUSH到英杰交流中心，还好Waterman的报告尚未结束，长舒一口气。他走下台时我立刻迎上去，由于先前没有机会和他预约，我直接说明了来意。他愉快地答应了，但请我原谅，他想听Strang教授的报告，所以请我们等到下场结束时再采访他。不过这就使得我们原先还准备采访Strang的计划打乱了。我和Fishingsnow商量决定，只好放弃了对Strang的采访。



中午Waterman还有安排，所以钱敏平老师推荐我们的时候也说只有一刻钟的时间。于是，就地和Waterman面对面的坐下，直接切入正题。

Interview 8

当我确定采访名单的时候，就觉得Prof. Waterman的名字特别有意思，“水人”立刻就让我们想起了“水车”，“牛人”之类的称呼。当他知道了我是数院学生后，很亲切的问我学什么，我告诉他我才刚刚大二，“have known too little to decide”，他一边听一边不住的点头微笑，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位可爱的美国教授：）

*You are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entury
and your new lives. Explore mathematics
and have a wonderful time!*

Michael Waterman

Prof. Waterman: You are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entury and your new lives. Explore mathematics and have a wonderful time!

Waterman既是数学教授，也是计算机和生物的教授，我便好奇的问他如何能在这么多方面都做的这么棒。他笑笑说其实很自然，他本来学数学，当他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计算机刚刚诞生发展之时——做一项研究时，他的导师就开始使用计算机了，所以他们是最先使用计算机的人之一。他自己对抽象事物和计算机上具体实现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在计算机上把一些摸不着头脑的“神话”生动的表达出来是件相当有意思的事情。“那生物呢？”我接着问道。Waterman继续讲述他的故事：那时实验室里的其他人对生物有兴趣，我便开始接触了解，发现它也很诱人。比如我正在做一些关于基因序列的问题，就像充满诱惑的puzzle一样，不仅让生物学家们为之神魂颠倒，而且勾起人们一种征服的欲望。现在生物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成为一门令人着迷和难以置信的学科，但我并不曾在学校里学习过任何生物的课程……

Waterman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他娓娓的向我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表情和手势极其丰富，很容易引起听者的共鸣，我们时常彼此露出会心的微笑。Waterman还谈到他喜欢在山林

或湖边散步、喜欢出去野营、喜欢与大自然亲密的接触，却不爱到处颠簸的旅行，觉得那样太累（这倒是和Atiyah性情大不相同）。最后聊起他的女儿，他觉得挺奇怪的是，他女儿似乎有些害怕数学，尽管她学的是科学，现在也在一所学校里教science，Waterman一副挺无奈的样子……

钱老师他们还在一旁等着Waterman，所以我也不好占用太多时间，采访中上官圆也赶到现场，并提了一两个问题。Waterman认得我们送他的礼物中间的字是“北京大学”，因为他也带过中国学生，只是可惜没有时间再多聊一会了……

Afternoon, Oct. 25

Strang第二天就要飞回去了，没有采访时间。我们毕竟还是留下了遗憾。但下午对田刚教授的采访仍让人期待。其实他是我们院的长江教授，一年中也有三四个月在北大。

闭幕式前我刚到交流中心门口，已在那里的Fishingsnow便指给我田教授所在方位。呵呵，这两天说英语比中文多，害得我跟田教授说话时，大脑里蹦出来的都是一句句的英文，好在最后控制住了自己。田教授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要求。闭幕式结束后，田教授领着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同行的除了Fishingsnow之外，还有秦伯涛和上官圆。毕竟还是用母语交流比较没有拘束，大家畅所欲言，气氛融洽。

Interview 9

田教授和北大数学的渊源颇深，所以我们的谈话从田教授的研究生开始。田教授现在在北大带三个研究生，其中一个兴趣变了，去搞别的方向，当他不在国内时，他和学生们就互发email联系，有时打电话。田教授说其实很多好学生都很独立，导师需要做的只是指点研究方向。上官圆问田教授是不是从小就对数学特别感兴趣，田教授倒是觉得小时候玩的比较多，因为环境跟现在

希望更多北大三生能成为一流数学家，领未来世界数学发展潮流。

田刚

田刚教授：希望更多北大三生能成为一流数学家，领未来世界数学发展潮流。

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的考试与竞赛，田教授还笑着承认自己的高中荒废了许多时间，但到南大后就好多了（他在南大的四年做了上万道习题）。

很多数学家都强调用功，我想知道，他们所说的用功，究竟到一个什么程度，于是我问田教授一般每天学习多少小时，他回忆道，本科时也不太多，研究生需要多花些功夫，每天要学十四五个小时吧，本科时大概十一二个小时。大家都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惊讶的赞叹，我们问他，那不是只有学习么？他说“那时候我们也玩啊，可能跟你们玩的不一样吧，你们好像比较喜欢电脑游戏，我们是在周末或假日结伴出去玩。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学的时候一定要钻进去。”田教授对北大的学生很有信心，很肯定的说付出就会有回报，但是至于说能做多大的成就就很难说了，要想成为Atiyah那样的，那……

大家边笑边聊，又谈起自己身边或听到的一些事情。说起有些师哥高中本科都很不错，但到了美国后混的挺惨……田教授承认确有这种情况。究其原因，首先也许是运气不好，其次也说明他可能没有真正学进去。一个著名数学家无可否认在学识之外还要有好的机遇。上官圆问田教授觉得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田教授想了一会答道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受束缚。他感慨道很多中国人都在做着他们不愿干的事，却又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改变或放弃。大家纷纷点头，深有同感。田教授觉得自己还算幸运，现在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达到这一层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几位田教授的朋友来访，我们虽意犹未尽，也只得告一段落。我请田教授为同学们写两句话，田教授很认真的想了想说明天给我们。由于走得匆忙，我们甚至都忘了约好明天取字的具体时间地点。当我们已经走出理科楼时，田教授从后面追了上来，和我约好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到他办公室拿题字，在场的同学们无不深受感动。



相关问题汇总

如前所述，我们在设计问题时，一些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与多位数学家讨论过，想能听听不同的意见。当然最终的判断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

第一个广泛关注的问题是学数学广度深度和时间精力的矛盾。田刚教授认为不一定要全部学完再着手做，可以边学边做，边做边学，他就是如此。数学知识那么多，关键是要精通一个方面，中国现在需要更多的“专家”。同时又勉励我们不用担心，大家都是这样学过来的，多多努力就行。Smale肯定了这种趋势，希望我们将目光放长远一些，数学，远远不是数学系所能涵盖的。Waterman认为事物都有其根本，我们要把基础下功夫学好。他结合自己当初学生物的经历，认为多学点东西总是必要的，但也不是每件事情都需了解，关键是把自己要掌握的东西努力学扎实。而可爱的Palis首先表示非常能理解这种沮丧之情。认为最重要的是逻辑思维，这在数学中可以得到极好的体现和锻炼，不论你是否是数学家。另一方面，这点也很不容易，必须有耐心，也许这也是让人们在数学面前犹豫的一个原因。Atiyah对这个问题做了很精辟的阐述，他认为数学的一个主要特性就是“unify”，其他科学也如是。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我们把已知的东西联系并提取精华时，这些东西便成为新理论的特例。总是停留在具体层面，就会陷于琐碎的细节当中，也就无法看清“the bigger picture”。比如微积分，我们可以在一年内学完，但它却花费了像牛顿、莱布尼茨这样的天才无数的心血。

我们常常说“mathematics is beautiful”，但究竟什么是数学之美？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也请教了各位大家。Waterman考虑了一会，觉得很难加以描述，他说这是一种感觉，“The professional will understand it”，他举例说刚才Strang教授的报告就很美。当问及是否认为数学有“beautiful mathematics and ugly mathematics”的时候，他认为的确有些数学更给人以启发，引人入胜；而有些则流于形式或者过于冗长，思想上没有太大的价值。Palis谈到他自己也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正是这种美妙的感觉，让他觉得成为一个数学家是一件极其愉悦的事情。Atiyah回答问题还是很一针见血，美丽的数学应该是简洁、优美、深刻的，并结合例子谈了很多，让我们受益匪浅。而当秦伯涛与刘克峰谈话时谈到数学之美时，刘教授笑

道：你才学了什么数学，就开始谈数学的美？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关系。田教授语出惊人，他觉得应用数学比纯数学更难。他解释道，做好应用数学非常难，又很谦虚的说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做的是纯数学。应用数学要把实际问题变成一个数学问题，研究清楚了再应用到其它实际问题中去，而好问题很多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他常听各方面的报告，希望有一天能做出些东西来。Waterman目前在做Computational Biology， he觉得一个好的数学家不仅能做出很好的数学，也能为其结果找到恰当的用武之地。Smale的回答是最让人FT的，他说“*I won't say it pure mathematics or applied mathematics, is mathematics*”，还和我就“just mathematics”、“Only 'mathematics'" 这些mathematics前的修饰语讨论了半天。最后结果，就是“mathematics”。

谈到大家都很关心的出国问题（我们问了几乎所有华人数学家），他们的意见倒是很一致：赞成真正想要学数学的同学出去，但也都认为应该在个人能力更加完善、学识更加丰富的时候再出去，比如读完研究生，当然并不绝对。田教授针对北大学生出国就一定要去最好的学校的特点，特别谈到很多伟人也不是出自最著名的大学，而且有些不太出众的学校的某个方向可能是很好的，所以应该明确自己的目的再进行选择。

我们还询问了多位数学家对于中国数学界发展现状的看法，整体感觉正在发展，但还不尽如人意。Atiyah笑言这个应该我们更清楚， Smale只用了一个词“developing”，除了历史和文化的一些原因外，他着重谈到了中国数学家待遇太低的因素，使得很多有才能的年轻数学家都跑到国外，国内也就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数学界，当然这种情况也在逐渐的改善。田刚教授觉得问题主要是学术气氛不够浓，学风不够严谨，不过目前国内有一个良好的趋势：数学直线升温。田教授觉得理应如此，并说既然现在我国数学很受重视，投入也多，我们就更应该努力把它做好，不然人家就会问，为什么给数学那么多钱？

数学和数学家对于大众而言，多少还是有些神秘的词语，很多人对数学望而却步，公众也对数学家存在着普遍的误解：疯狂或呆板等等。作为数学家本身，Smale认为绝大部分数学家实际上是非常普通的友好的人，而并非“疯狂的数学，疯狂的数学家”。Atiyah和Waterman也感觉大多都

和平常人一样outgoing，尽管的确有少数人行事比较strange。但当谈及数学家眼中的世界时，Atiyah觉得数学家看问题更有逻辑，可以把事情看得更加清楚明白；尽管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但数学是通用的语言，所以数学家更国际化，整个世界对数学家而言非常自然。而Smale则认为数学家和其他人感受到的世界是完全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反问他难道不觉得数学家更有条理和逻辑性么？Smale居然回答，也许这更糟……

传统的数学家们由于地域时空等等的限制习惯于独立思考，而如今随着世界的变小、交流的便捷，数学家之间和数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当我提及这一点时，Waterman立刻说“*Yes, so that's the true difference.*”，并以他从事研究的亲身经历说明了如今合作的普遍性和重要性。Atiyah觉得二者都不可或缺，合作可以找到更多切入点和交叉点，可以互相学习和启发，也许会得到更多灵感和经验，但独立思考会让人深入，才能真正的想和做一些自己的东西。

问及在20世纪前最喜欢的数学家时，Palis回答Poincaré，他说Poincaré的数学让人着迷，“He could often do some great mathematics and have great influence”。Waterman选择了两位：Poincaré和Gauss，觉得他们的数学非常“elegant”。田刚教授选择了Riemann，因为其深刻。当时我们又追问一句，如果包括20世纪呢？田教授首先谈起Wiles，他能花那么多年攻研Fermat大定理就很了不起，更可贵的是在出错后能顶住压力将证明改对，非常不简单。又谈起最近有个俄国数学家叫Perelman，他在俄罗斯每月只有100美元，仍然执着的做着Poincaré conjecture的证明，做完前哪个大学聘请他都不去。而Smale依然语出惊人：“NO ONE！”，当时我们俩都暴笑起来。说实话，真有些羡慕他，活得这般潇洒、这般自在……

曲终人不散

采访完田刚教授的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取题字。他向我推荐香港科技大学的黄劲松教授，说黄教授昨天下午做的报告十分有意思，报告末还谈了些他对中国数学的看法，很值得一听。他建议我们向黄教授约稿，并给我黄教授的联系方式，可以说是他推荐的。当天下午，我就按照田教授的建议发了信。第二天便收到了回音，黄教授爽快地答应了给我们写篇文章，但

目前一些想法还没有成熟，所以各位敬请期待下期《心桥》吧:-)

采访尽管结束了，但还有很多后期工作。事情做起来总不那么简单，有些录音的效果不好，听起来很费劲，我笑称这是练习“GRE听力”（如果说有的话:P），所以每次整理采访录音都很耗费精力和时间。当然，也有很大的成就感。而当我把整理后的记录发给这些数学家修改时，他们的效率和认真又一次次的让我感动不已。刘克峰教授“三易其稿”；田刚教授对文章的修改意见细致到了标点符号的地步；Smale依然很酷，由于收到信的那两天他正在飞来飞去，便由其夫人发函致歉，最后他复信很高兴的回忆起我们的interview，表示一字都不用改……本来兴奋过后的整理工作是很boring的，正是这些数学家们严谨认真的精神鞭策着我一步一步地走过。

于我而言，这几天的经历已经开始在我的生活中起作用，最直接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我分系的选择，而更深远的，则是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数学的无穷魅力和一个数学家的人性光辉。

深深地感谢他们，与他们短暂的接触，让我更理解了“数学家”这个多少有些距离的名词。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智慧的光荣与梦想。

深深地感谢Fishingsnow，他是当之无愧最辛苦的人。所有跑腿的事情他都包了，所有的杂事也都是他做的，而当我们正式采访的时候，他却默默的在一旁为我们照相、准备题字的笔纸和礼物。我想，称他为“幕后英雄”是毫不过分的。

深深地感谢秦伯涛、关元颖、上官圆、朱凡、骆俊等同学，你们的辛苦努力，让我们的采访顺利完成，也为我们的工作增添了许多乐趣。

深深地感谢学院里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否则，这次interview只是空想而已。我们屡次“骚扰”王长平副院长，每次采访时学院老师的热情引荐，田立青老师和刘雨龙老师的关心与支持，都是我们圆满完成任务的保障。

当然，还要深深感谢所有关心我们工作的同学们。很多同学希望能够有与数学家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未能尽如人意。然而，正是大家的关注和热心，让我们感到自己肩头沉沉，激励着我们不管多苦多累也要努力完成这一切。所以，你们是否满意才是我们成功的判定标准。

是的，这所有的感动，从来都不曾也永远不会被忘记。

平易直爽

小师风范

如果有人问我，这次院庆活动我本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一定会说是结识了刘克峰先生，并且有那么深入的交谈。在没见到他之前，我听到了一些传闻，感觉这个人应该很是狂放强硬，难以接触。这个印象在我进到本阅旁的乒乓球室，硬着头皮找他预约采访时间时，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他一得知我们的来意，就边笑边说：“找我谈什么，我只会吹牛，又不是你们标准下的牛人。”（既然刘先生自己这么谦虚，我们这里也就称刘先生为“小师”吧），然后他便放下了心爱的乒乓球拍（他个人主页的最后一句话是：Can you beat me?）,当即与我们胡侃了一个多小时，看我们还不尽兴，就约好第二天请我们搓饭，而后又由于FlyingSnowR采访S.S.Chern的“迟到”，请我们品尝了勺园地下的咖啡。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平等”，甚至时而提出反对意见地，与一位知名数学家交谈。近三天的接触，将是我永远美好的回忆，或许唯一的遗憾是没能请他品尝西门鸡翅……

刘克峰先生是81级北大数学系的本科生，那时候北大的条件很差，刘师兄仔细的向我们描述了当时学三食堂的师傅们是怎样做出那些像“喂牲口”一样的饭菜的，那时候数学系也比较差，连一个可以上自习的地方都没有，于是只能在宿舍里看书，而一旦在宿舍里，就必然会有人找你来打牌，所以刘师兄开玩笑的说，自己在大学四年里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了“拱猪”和写情书。虽然如此，我仍然觉得刘师兄对北大怀着深厚的感情，不然他也不会再在北大的路上徜徉那么久，也不会希望到最土的食堂再吃一顿饭。

北大毕业后，刘师兄考到中科院读研究生，拜国内知名数学家陆启铿先生为师。他开始发奋的读书、看文章，培养起了自己的taste，两年后赴美国Harvard大学读博，师从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深受丘先生器重。谈起两年的中科院研究生生活，刘师兄感慨良多，觉得这是自己数学生涯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领悟到了很多东西，而

秦伯涛

在美国的日子学到的是海量的知识，后来在研究工作中所用的思想，几乎都是在中国时就已经有了的。谈起刘师兄的博士生导师丘成桐先生，刘师兄由衷的佩服，认为丘先生不仅自己学术水平高人一筹，是中国健在的两位数学大师之一（另一位当然是陈省身先生），而且很会看学生、教学生，刘师兄坦言从丘先生那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他做数学的精神，丘先生从不相信世上有什么天才，所有人都要发奋努力，在他的影响下，刘师兄每天早晨七、八点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才睡，整天勤学数学，始有今日之成。当我们追问做数学中天赋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时，刘师兄打比方说：“这好比打乒乓球。我想省级队与国家队的区别就在于训练量，但是在国家队中谁能拿世界冠军，这就靠天赋。”。刘师兄还特别提到在刻苦这一点上大陆的学生不如台湾的学生做得好，台湾有些女同学，努力程度令被Taylor誉为“数学家中最用功”的丘先生也叹为观止。

对于出国读数学的问题，刘师兄有着和大多数同学传统观念不同的看法，他特别不赞成本科毕业就到国外留学，他认为本科的学生本来数学就学得很少，再由于考T考G浪费了大量时间，学识必将极为有限，到国外后又立刻有语言障碍、环境不适应等诸多问题，数学课再听不懂，很容易一下子就落后很多，如果不赋予超人的努力，就很难再找到好的状态。这样就如好好在国内念研究生，结了婚，生了孩子，解决了一切后顾之忧，再出不迟。而且现在国内的数学活动也越来越多，丘先生和刘师兄自己每年都会以浙大为中心开展一系列暑期活动，所以现如今，只有到国外才能学到的数学已经不多了。

提到浙大数学系的今天，作为现任系主任的刘师兄就显得格外高兴，滔滔不绝的向我介绍他们漂亮的主楼、美丽的风景、优良的师资、先进的导师制度、越来越好的氛围，以及国际标准的乒乓球台。刘师兄说，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每个人都养成在教室里见面就谈数学的习惯，这样久而久之，风气自成。令我感动的是刘师兄还力劝我到浙大去读研究生，且不说我有无这样的水平……

对于数学的学习，刘师兄有一些精辟的见解，如应该多学好的数学，也就是那些极漂亮

今年是北大数学学科创立九十周年，因此许多当代成名数学大师云集北大数学论坛，《心桥》为此特别筹划了对这些名家的采访。虽然他们在京的日程安排大多十分紧凑，但是当听说我们是在校的学生后，都十分爽快地同意了我们的采访请求。

在我们原先的设想中，对他们的采访可能只是三言两语，而且所谈的问题不过是提纲上设计的几个而已；可是真正采访过这些名家后，才发现他们的热情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或许数学家的幽默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但是我们仍然想把这些故事记下，以期诸位的会心一笑。

壹 一波三折 采访陈省身先生

陈省身先生是本次数学论坛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我们采访的重中之重。说来采访陈省身先生还颇费周折。第一次见到陈省身先生是10月23日早上开幕式前的间隙，陈先生刚刚到场就成了所有人的焦点。在进入休息室后，便有“身份不明”的记者对陈先生进行采访，因此我们只能在远处观望。但是陈先生的身边一直不断的有人上前，我们等了半天也找不到他空闲的机会。

的，可以传得下去的，将来即使不做数学也有助于提高修养的那些数学，他特别举了椭圆曲线、模形式、陈示性类的例子，说这些美得不得了，永远都会存在。在深与广的问题上，刘师兄首先肯定当然是知道得越多越好，但每个人总要有自己擅长的一手才行，有些人学得很多，结果就好比《天龙八部》中鸠摩智最后浑身真气自己又无法控制一样，武功全废。

刘师兄认为数学物理将是二十一世纪最主流的数学之一，并对北大现在数学物理的不良状况表示了担忧。现在北大的一些同学，一听到数学物理就认为是偏微分方程，实在令人难堪。数学系的学生学物理，刘师兄认为决不能跟着物理系的人学，应该以数学的眼光去看待物理，这好比切木头，沿不同的角度，效果会有很大不同。

生活中的刘师兄也是活泼可爱的，他自言自己现在已经不够用功了，打乒乓球和上网都是他的业余爱好。他还经常在未名的SMS潜水，对一些著名的id耳熟能详，如曾写了《人在五洲》而给他留下好印象的davibaby，幽默风趣的shadow，

FlyingSnowR觉得这样等下去实在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在姜伯驹、陈维桓两位先生在轮椅前和陈先生交谈的时候，我们站在了姜先生身后，面对着陈先生，准备等他们谈完后和陈先生预约采访的时间。

不想陈先生很快透过姜陈两位先生中间的空隙看到了我们，探身侧过头来问FlyingSnowR是不是有话要说（呵呵， FlyingSnowR一直很有诚意的望着他……）。我们忙上去自我介绍，陈先生听说我们是数学学院学生刊物的记者之后非常高兴地同意了采访请求，并说他当天可能时间比较紧张，希望我们能够第二天去友谊宾馆采访他，

大
话
名
家

Fishingsnow 撰稿
FlyingSnowR 补记

严肃的yjyao、homology and symplectic……，各位水军可要小心了哟~~~如同作为一位成熟的几何学家他不喜欢《心桥》上的数学史文章一样，他也觉得mathematics版趣味不大，倒是SMS让他感到了浓郁的学生活气。刘师兄还说，现在年轻人的心眼活了，不像我们那时候那样傻乎乎的了。不过这对学数学本身是不是一件好事，他就表示怀疑了。闭幕式那天，他一见到我就问：“周末怎么还学习啊？我看不是有舞会么，怎么没去跳舞？”，可谓有趣。

刘师兄曾举他的一位合作者的例子，说她每天必学十五、六个小时数学，到今天已近三十岁仍未婚，人也显得傻傻的。我立刻表示这就不值得了，刘师兄说就凭这句话你就做不好数学。我对这点是颇为不服的，刘师兄自己就很正常嘛！但他也说，他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他还没有竭尽全力的去刻苦（he regrets most in life is that he has not worked as hard as he could）。无论如何，做数学的人群中，活泼开朗者如刘师兄者越多，我自然越是高兴。不知何时再能听他“吹牛”。

时间晚上再预约（能去宾馆采访他当然更好，我们也可以准备充分一些）。说实话，陈先生能够这么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实在是出乎我们预料的，而且陈先生说话清楚，反映敏捷，耳聪目明完全不像九十多岁的样子。不过当时的场面让姜伯驹先生和陈维桓先生颇有些尴尬（FlyingSnowR 补记：sigh，当时走上前时，我很不好意思的对姜陈两位先生说对不起，因为是我们打扰了他们的交谈，没想到姜先生几乎和我同时的说对不起，让我们甚是感动，心中又多少有些过意不去，希望两位先生不要介怀）。

不过当天晚上和陈先生电话预约采访时间的时候，却被他的秘书挡驾了（他还不清楚我们已经和陈先生预约过），搞得我们十分郁闷。但他说明天陈先生还会来北大，我们可以到时候采访（可惜对不起很多也想随我们一同前去采访陈先生的同学们了）。第二天我们采访完Palis回到学校的时候收到秦伯涛DD（另一路采访大军）的短信说陈先生刚刚从交流中心出来，中午可能会在农园吃午饭。于是我们联系了王长平副院长，希望能够和陈先生重新预约采访时间，王院长告诉我们当天中午陈先生午饭前应该可以，让我们12点前赶到农园三层。于是我们迅速赶往本科生阅览室——因为我们的采访提纲和准备作为礼物送给陈先生的《心桥》还放在那里。可是本阅上午不开门，好在存储资料的U盘在身边，而《心桥》math那里还有备份，于是我们转向1416，结果liumath竟然也不在！时间只剩下十几分钟了，正当我们欲哭无泪的时候，走廊的那端传来了脚步声，定睛一看竟真是liumath，当时我们那个兴奋呀~~~~，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我们飞速告别了math，重新打印了一份资料，但等我们到了农园三层的时候，陈先生已经



在农园三楼采访陈省身先生



就在这个时候FlyingSnowR冲了上去……

开始午餐了。我们坐在陈先生对面的桌子上，Fishingsnow还偷拍了一张陈先生吃饭的照片。大约又过了二十分钟，陈先生午餐毕，我们上前说明了来意，并赠给他以前的两期《心桥》。陈先生看到很高兴，还特别问了封面上的“三次数学危机”是什么意思，然后告诉我们他其实不太同意这种说法，说我们还年轻，不要动不动就谈什么危机，当时我们那叫一个汗啊……（后来在和其他数学家接触的过程中发现，其实很多数学家都对这个说法持保留意见）。

陈先生很健谈，不过由于环境太嘈杂，我们和陈先生后来都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FlyingSnowR的耳朵都快竖到陈先生面前了……加之陈先生也有些疲惫，采访只能草草结束。不过陈先生最后为《心桥》欣然题字“多了解数学”，应该也算是本次采访的一大收获吧。

在我们准备撤退的时候，王冠香老师在门口把我们再次拦下——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他以为我们是来吃工作餐的，所以不由分说便指点我们去拿餐具……我们解释说采访任务已经完成，就不必在这里吃饭了，但他特别严肃地说，“就在这里吃，我订的饭你们怎么能不吃呢？”哇，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我们又在农园蹭饭一顿：)

贰 法国帅哥Bourguignon

Bourguignon绝对是帅哥，我们同样在开幕式



Bourguignon正在兴致勃勃地侃电影

前的空档和他预约了23日下午的采访。在他的大会主题报告结束之后，我们就在旁边的休息室对他进行了采访。

按照采访提纲上面的问题采访过后，FlyingSnowR意犹未尽，问了他一个关于电影的问题——因为他曾经参与过几部电影和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还是其数学脚本的作者。据他说除了自己是业余演员之外，导演、摄像等等一干人马都是非常professional的，而且他对自己演技的评价也是professional，还很热情地说有机会可以把英文版本发给我们。他说拍摄这些电影都是为了将数学带进人们的生活，因为人们常常对数学和数学家有很多误解，而从事科学的研究的年轻人也有“decline”的趋势。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应该为改变些作点什么，拍电影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些并不是一个数学家无聊的消遣，Bourguignon把这当成一场战斗——“a battle to stimulate the general public to talk about mathematics, to offer the public chances to ask mathematicians questions, to understand mathematics”。

大多数数学家不愿做这些事情主要因为太耗费时间，而数学需要时间去思考。这是一个很棘手的矛盾，Bourguignon也因此而犹豫过。不过正如他自己说的，内心社会责任感的呼唤使他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也希望看见更多数学家能更关心数学的普及工作。

他说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同样离不开数学，比如交通运输系统的改善主要就是连接和网络问题，实际上就是纯粹的数学。然而公众没有人注意到这些，数学家们又不屑于去考虑，数学，便是这样慢慢的疏远了公众。为此他还特意送了我们一本法文的小册子，就是谈数学在实

际生活中的应用的，里面还有他所写的一篇小文章……

在我们的正式采访之后，于湉MM还特意上前用法语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当他忽然听到有人说话语的时候，眼睛忽然一亮，样子真是可爱极了。可惜我们其他人都不懂法语，于是变成了听天书:-)

卷 超级可爱的Palis

本来和Palis也是预约在23日下午进行采访，不过在Palis的主题报告结束的时候，我们对Bourguignon的采访还没有结束，所以Palis就被别人抢走了……好在他们也在同一间休息室采访，当FlyingSnowR朝他走来的时候，Palis冲着Bourguignon大喊：“She is after me!!”，然后把外衣的领子竖起来，将头藏在衣服里面，做出一副“惊恐”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只是可惜本摄像师没有抓拍的意识，不然一定是一张数学史上的经典照片。

后来因为Palis当天着急回友谊宾馆参加活动，所以我们把采访改在第二天上午了。他让我们晚上给他的房间打电话预约时间，可是当九点我们再和他联系的时候总台提示客人已经设置成“请勿打扰”了，于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只能冒昧地直奔友谊宾馆了（其实在我们出发前也打了电话，可是还是没人接听，但我们抱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还是满怀期待地过去了）。

到了友谊宾馆，总台仍然告诉我们他的房间处于“请勿打扰”的状态，后来我们谎称与他预约过了（嗯，



Palis的“奋笔疾书”

其实昨天也算预约了嘛），于是总台把电话切了进去，可惜没有人接听。我们两个人就在友谊宾馆的大堂中“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连服务员都很疑惑的看着我们……），想他到底能去什么地方了呢？想来想去他似乎昨天说过上午都会在

宾馆的，难道跑北大去了？不会啊，今天上午都是中国人做报告，他又听不懂中文；被别人拉到外面玩去了？这也太FT了，Palis还跟FlyingSnowR许下了promise……正当我们实在不甘心就这样错过Palis，准备去他的房间一探究竟的时候（其实，我们连房间号都不是非常清楚），FlyingSnowR看到了那边的Coffee Bar，恍然大悟道：他不会在里面吧？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他真的在里面和别人讨论问题，而且看样子是讨论严肃的数学问题。我们在周围绕来绕去，一直在想要不要上去打扰他们呢？几进几退之后还是决定先“提醒”一下Palis，我们已经到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汗啊），于是就rush到了他们身边。和他讨论问题的人似乎很是眼熟，不过仔细端详半天，还是没有认出那是文兰院士:-)

Palis看到我们到了，告诉我们他现在还不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过请我们在旁边等他一会儿，他“报告”我们喝咖啡，还很神秘的对我们说“Mathematicians need patience!”。于是我们每人点了一杯卡布基诺在旁边看他们讨论问题，这也是我们采访过程中的“最高礼遇”呢（其实Palis还让我们自己拿蛋糕吃，我们也确实都没有吃早饭，但还是觉得这样太过分了些。我鼓励FlyingSnowR道，“等会出去后我再请你吃面包” :P）。文兰院士也很有趣，看见我们先不好意思点东西，“怂恿”我们道：“不要客气，Palis请客，不用替他省钱！”大概半个多小时后，Palis抽身来到我们这桌，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说话有点口音，但可能是为了方便我们听清楚，说得倒是很慢，而且表情极其可爱。事后我们找到一张他在1986年和陈省身先生的合影，真是判若两人。那个时候是整齐的黑发，脸也是瘦长的，现在虽是满头银发，却是一个个性张扬的发型，而



大家与Atiyah的合影

且脸圆圆的，红扑扑的样子，我和FlyingSnowR事后对他一致的评价是：周伯通！

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Palis提笔给数学学院的同学们写了一段话，慷慨激昂的样子更是可爱，奋笔疾书，“文思泉涌”呀，每写完了一张纸后一定要撕下来。而且在收到我们送他的礼物后，不停地夸“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very much”。最后还特意将文兰院士叫过来看礼物和他写的东西，听到赞赏之后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真是像孩子一样可爱。文兰院士也和我们聊了几句，当听说我们是数学学院的学生后，他很高兴。当我们为打断他们谈话而道歉的时候，Palis连声说“my pleasure”，而且还很感谢我们采访他，于是最后变成了Palis和FlyingSnowR不停地互相说着Thank you……

绅士Atiyah和酷酷的Smale

说来Atiyah和Smale都是1966年的菲尔兹奖得主，而且本次大会主题报告和公众报告也都连在一起，或许他们真的十分有缘。

Atiyah的公众报告安排在24日下午，我们的采访也安排在他的公众报告之后。Atiyah是典型的英国绅士，而且还有爵位，我们先开始时考虑是否应该在采访提纲中把称呼改为Sir，后来总觉得像香港肥皂剧中警官的专用称呼，所以还是决定用Prof.了。

他的公众报告很成功，不过他在准备找一支激光笔的时候竟然将我们的录音笔拿起来比划了半天，发现不是所要的东西后一副很郁闷的样子。在公众报告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了简短的采访，有若干位同学旁听，“伦敦味”的英语听起来的确很爽。他还关切的向FlyingSnowR问及我们的学习生活，特别说道我们一定要劳逸结合，不要成天只是数学，FlyingSnowR笑着回答“我现在不就没看数学，正在采访您吗？”Atiyah也哈哈大笑。最后我们全体和Atiyah合影，可能也是我和采访对象唯一的一次合影……

Smale的报告安排在晚上，文兰院士也出席了，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突然realize原来上午看到的和Palis在一起讨论问题的竟是文兰院士，暴汗。文兰院士人很好，他在报告结束之后看到我们要采访Smale还特意过去和他说有两个学生想做一个Interview。如果不是文兰院士的引荐，恐怕我



采访Smale

们的采访也不会这么顺利。

Smale是个很风趣很直率的人，而且对问题的回答也与众不同，比如我们问了很多数学家20世纪之前他们最欣赏的数学家是谁，只有Smale告诉我们：NO ONE! 这个答案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据说Smale和他的夫人都特别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水晶，他也很喜欢我们为他准备的礼物——一个有机玻璃制的立方体，里面雕着“北京大学”字样。不过在最后扣上盒盖的时候Smale似乎总是试图将翻盖扣到盒子里面，其实那个翻盖本来就是放在外面的。其实Smale不是第一个犯这个错误的人，看来数学家的惯性思维有的时候还是很严重的啊:)

12 我们的大师兄刘克峰

对刘克峰师兄（我们都喜欢这个令人倍感亲切的称呼）的采访颇富戏剧色彩。23日晚上FlyingSnowR和秦伯涛等人在本刊接到秘密线报，听说刘师兄正在隔壁打乒乓球，于是跑去和他预约采访时间，不想就这样聊了起来……

大家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很是畅快。过了很长时间，我们都觉得打扰了刘师兄打球十分不好意思，他却很高兴的邀请我们明天中午一起去吃饭。毕竟远来是客，所以应该由我们做庄。朱凡问他：“要点现代的还是来点土的？”他说越土越好，于是大家商定第二天中午同去学一，顺便也让刘师兄再次回味一下当年的北大生活。可是第二天中午情况突变，FlyingSnowR临时要去农园采访陈省身先生，而且不知怎的就变成了刘师兄“报告”大家，最终还是没有去成学一。待到FlyingSnowR赶到佟园时，桌上早已是一片杯盘狼

藉了……

由于大家聊兴正浓，所以决定转移战场到勺园地下的咖啡厅，刘师兄继续“报告”大家喝咖啡，汗……FlyingSnowR还沉浸在当天上午Palis“报告”的卡布基诺的美味中，毫不犹豫地又点了一份，大家也纷纷效法。刘师兄在一旁看着大家微微地笑，一个同学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不懂这个”，刘师兄说，“不懂咖啡可以喝茶嘛”。刘师兄始终惦记着刚才的“报告”FlyingSnowR没有听到，所以特意为她点了一份冰淇淋“红粉佳人”，事后据她说味道还很不错呢，特别是加到咖啡里面之后……

大家又开始海阔天空地聊天，刘师兄一边翻看我们刚刚送给他的《心桥》，一边不时地插上几句话。当他听说FlyingSnowR是这期《心桥》的责任编辑后，特别建议她多选一些能够反映同学们生活和想法的文章；他说，院刊不是学术期刊，不用为了“数学色彩”而从网上或者书刊搬些“数学”，还是贴近大家生活，让大家感到亲切一些才好。

可惜好时光总是眨眼而过，由于下午还要采访Atiyah，所以一行人只能就此作别了。本来还想请师兄品尝“西门鸡翅”，但由于时间的原因最终没能如愿，不过他答应了下次回北大一定要听我们的“报告”：P虽然我们始终没有对师兄进行预想中的“采访”，但是几次闲谈，刘师兄俨然已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了解到很多“采访”所不能及的东西。我想，这份情意，远远的重于“采访”本身吧……

当然我们的采访对象决不仅限于上面的几位，不过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也只能先选出几位的故事，可以看作对《完全档案》的补充。

其实很多时候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些数学家，未尝不是一种新的体验。平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好像“神”一般，可望而不可及；可是，当他们确确实实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真真切切的发生了这么多的故事，也就还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人。数学和数学家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神秘，我们常常津津乐道数学家们的奇闻逸事，不也就是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美丽星球上，沐浴着同样温暖的阳光，呼吸着同样清新的空气的你我他的故事么？

有人说，燕园的秋天是最美的，金黄的银杏与墨绿的未名湖交相辉映，湛蓝的天空衬托出博雅塔的倩影。而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就在这最美的季节里迎来了她最小的孩子们：一双双充满好奇的眼睛，一袋袋沉甸甸的行李，一个个满是憧憬的燕园梦……

迎新是每年的“传统节目”，也让独在异乡求学的弟弟妹妹们感到了北大的第一丝温暖。师兄师姐们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从准备迎新的资料，到跑前跑后带弟弟妹妹们去宿舍，个个都是争先恐后，甚至还有吓到弟弟妹妹的时候。不过其中是否有些“个人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郁闷的大天使

新生报道的时间本应是9月3日，但是为了保证提前到校的新生能够顺利报道，9月1日学生会就开始准备迎新的材料，其中当然包括特别制作的《心桥》迎新特刊啦~~

其实工作很简单，就是把准备好的各项资料放到文件袋中，然后封口贴上新生的名条就可以了。不过在封口的时候，1416的钉书机似乎总是企图罢工，于是便得了“钉无品”的称号，不想谐音竟和大天使（偶们的学生会副主席）的某一绰号相同，这让他十分郁闷。可怜了大天使的一世英名，不过就算是为伟大的迎新工作牺牲了吧。

偷窥新生宿舍

果然不出所料，9月2日就有不少新生前来报道了，1416一时间人满为患；一面是还略显拘谨的新生，一面是热情的师兄师姐，人来人往好不热闹。甚至还有人站在门口，看到楼道有人过来就大喊：是数学学院报道的新生吗？这让几个路人十分FT，还好至今没听说哪位新同学因为师兄师姐的过分热情而被吓跑的。

由于学校采用了新生的网上报道系统，所以

提前报道的同学还需要第二天再去“迎新据点”正式报道一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晚饭时间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只能专门再去新生宿舍通知一次了。于是我们有了偷窥新生宿舍的大好机会，呵呵。

失去了“奢侈”的45乙，虽然格局和02dd们住的45甲基本相同，但毕竟是新楼，这让我们这些住在革命传统楼中的师兄师姐多少有点郁闷。进去之后发现大部分宿舍还没有人，有些宿舍虽然有人报道了，但是人都不在房间内。还好我们有两手准备，遇到有人的宿舍就直接通知，没人的话就把打印的通知贴在门上。一般都是由我和大宝（偶们的学生会主席啦）通知新生的，后来小新（偶们的学生会副主席）也忍不住了，要和弟弟们说上两句话。于是在通知最后一个宿舍的时候，我们就让小新去通知了。她本以为我们会站在她身后的，不想

Fishingsnow 在开门的一瞬间我和大宝都闪掉了，结果她一下子就郁闷了，不知道怪怪的样子有没有吓到弟弟。

之后是女生宿舍，传说中的47楼，可惜不是二单元，不然就可以瞻仰孔庆东大作《47楼207》的真迹了。开学前的女生宿舍还很安静，楼长阿姨也没有如临大敌似的防止男生进入女生宿舍——实际的情况是门开着但是楼长阿姨不在，所以我就大摇大摆走进去了:-)

女生宿舍有人的也不多，大部分MM的父母也在，他们都一致反映宿舍有点小了，不过想想我们的鸽笼，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和他们解释了——毕竟不好刚来就打击人家嘛。

痛苦的Liumath

9月3日的迎新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24点，但是早上5点30分，第一批参加迎新的同学就在1416集合了。Liumath昨天在万柳主持研究生迎新大局，直到半夜才回来，所以就在1416将就了一夜，早上看起来有点憔悴。大家七手八脚把迎新的材料、电脑、旗帜搬到指定迎新地点，也便差不多6点了。只是学院的大旗似乎颇难处置，立直

就看不到上面的字了，横挂起来又没办法固定。后来不知哪位高人出的主意，把旗杆中间绑在树上，下面用自行车别住，总算把这个大问题搞定了。

第一批新生很快就到了，似乎小新给大家买回来的早饭还没来得及吃就忙得不可开交了。小新在桌子的一边大喊：新生请先到这边来领资料，然后大宝告诉他们认真检查资料是否齐全，个人信息是否正确等等，之后便到我们这边进行网上注册。迎新刚刚开始不久，liumath就面露痛苦之情，大家纷纷表示关切之情。Math说肚子有些痛，无独有偶，在场的教务李老师也是肚子痛，后来几位同学护送他们去校医院看病，liumath还专门让人回来叮嘱大家：“中午千万不要去农园吃饭啊！”

一塌糊涂

迎新的时候我穿了一件一塌糊涂BBS的站衫，上面有“一塌糊涂”的图样，是大牛saikexi同学设计的（据小道消息，本次90周年院庆的标志也是saikexi同学设计的）。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我们上午的繁忙程度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早上8点左右，新生已经如潮水一般涌来，那边小新大喊“新生请先来这边领资料”的声音已经有些开始沙哑了。而这边网上注册的两台电脑也是全负荷运转，几乎三两分钟就会来一位新同学。开始还有人对新同学品头论足的，不久之后就发现身后的议论声音越来越小——原来所有人都带着新同学去宿舍



了。

坐镇的liumath不在了，所以很多涉及到申请助学贷款或借款的问题都不知道该怎样处理了。好在田老师及时出现，大天使负责跑腿，才帮这些需要办理借款的同学顺利报道了。到了将近中午的时候，高峰终于过去了，我们也才有时间喘一口气。

一个也不能少

午餐会大家谨记liumath的嘱托，坚决不去农园吃饭，于是在外面订了盒饭。午餐会后，又有一个新生报道的小高潮，还好人不算多，加上上午积累的经验，自然可以轻松应对了。

有位同学行李比较多，所以学校里面的志愿者就骑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帮他把行李运到数学学院的“迎新据点”。恰巧大天使对三轮车发生了兴趣，非要骑上遛一圈，结果又得一绰号“丁板儿”。

晚饭前基本上所有新生都来了，只剩下两人尚未到校，而“迎新据点”也只剩下几个人留守，大部分新生和家长都去参加迎新的家长会了。据称田老师在迎新家长会上曾经说：“同学们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学生工作办公室，我们一定会尽力解决的，包括感情问题……”，不知道新生对这句话的印象是否深刻，不过我们这些toooooold的家伙倒是记得很清楚的，而且也经常用这句话互相开玩笑:-)

终于在晚上八点多最后一位到了，

我们的“迎新大战”也算告一段落了……

二次战役

如果说迎新算是一次战役，那选课绝对是另一次丝毫不逊色于迎新的战役。9月5日0时是选课中心开放的时间，为了保证还没有电脑的新同学能够顺利选课，学生会组织部分新生代替所有同学一起在学院本科生机房和研究生机房选课。

晚上9点英语分级考试刚过，选课战役就正式打响了。新生被分为四批，每批50人到机房参加“选课培训”，保证每个人都能够熟悉选课系统的操作。到了最后一批结束的时候，选课的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

大宝安排每个宿舍的代表按照宿舍号挨个坐好，为了保证整个机房的秩序，大宝作了一回黑脸：把所有其它的同学都赶回宿舍了，然后安排人把守门口。到了选课真正开始的时候，整个机房里面就都是抱怨声了——选课系统根本登陆不上去。其实在第四批“培训”的时候就已经很慢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选课系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好不容易有人能够登陆上去，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一选课就会被踢下线。我们作为被选课系统虐待了两年的师兄师姐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只能不断地安抚他们，告诉他们不要着急，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到了1点多的时候，大家都饿了，于是rojack和vlbasten受大家委托出去买面包和咖啡，过了漫长的二十分钟他们才把东西买回来，那个时候大家饿的脸都绿了。新生弟弟妹妹们眼巴巴地看着面包，作为学长我们自然不能先动手了，于是招呼还在和选课系统作斗争的弟弟妹妹们先过来拿面包吃。几袋面包不一会儿就分完了，rojack和demetrio委屈地说，我们都把人家商店的东西买光了！

后来在大宝的指点下，他们又打车去更远的一家24小时便利超市买夜宵，并且再次把店内的面包搜刮一空，不知道第二天去买早餐的人会怎么想:-)

这次的面包和火腿肠比较多一些，所以赶快送到楼下的另一个机房，刚才都没来得及送去就被分光了:(

只可惜能用冷水冲开的冰咖啡还是没有买到，所以几大桶农夫山泉只能赋闲在旁，后来多亏Eternityz大牛帮大家找到了一台饮水机，于是我们手忙脚乱地帮弟弟妹妹们冲咖啡，给他们疲惫的神经来点物质上的刺激。

到了早上4点多的时候终于所有的新生都选过课了，不知道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刚刚来到大学的第二天就经历了这样一场恶战后有何感想，不过对于我们这些老家伙来说，折腾到半夜也算平常了。

在机房中收拾停当已近五点，大家商议了一下，决定还是去城隍庙吃点东西再回宿舍睡觉吧。谁知道凌晨时分的城隍庙能吃的东西已经很少，不过这个时候大家已经不在乎吃什么了，狼吞虎咽之后困意袭来……

罗罗嗦嗦写了这么多，只为了记下那段曾经的故事。

鲁迅曾说，北大是常为新的。一年年新生入学，一年年老生毕业，寒来暑往，似乎一切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看着这些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的孩子们，心中不由长叹：廉颇老矣。

他们还有四年或充实或荒废的时间，他们还



有几十门或有用或枯燥的课程。明年的这个时候，他们也就是学长了，可能也会经历这样的故事；明年的明年，他们便和我现在一样了，开始大学后一半的生活。之后，总有一天，他们也会离开这燕园，开始他们新的生活——当然，这对于他们来说，还太遥远。

希望明年，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2003.10

很多次的这样跟人讲起：“去年的11月9日，是我第一次去本阅的日子。”如果听的人有兴趣，我会继续讲下去：“那天星期六，本阅的气温超过20度。第二天我们有高代的期中考试，00级要考的是实变。我坐在那个靠窗，面向门的座位，我的右边是cece。zxprodigal在我斜对面的位置，桌上放着一本《时间序列分析》，和02的SBR讨论数学题。”就这样，我能把那天晚上的细节喋喋不休的讲下去，祥林嫂一般的细致，直到听的人厌倦为止。确实，一直到现在，我都清晰的记得那天那张桌子旁边八个人的位置，记得他们手中的书，记得他们说过的话，记得那天本阅明亮的气温，温暖的有些浮躁。

有时候自己都会惊叹，为何记忆会如此固执的停留在某一个瞬间，我甚至都怀疑着，在对片段的过于细致的再现中，各种微小的情绪都一次次的被放大了。

比如说，快乐的情绪，更多的，也许是念旧的情绪。



翻看一年前的日记，2002年11月9日的那一页简单的写着：开始喜欢数院。

现在还能记得，刚入学时那种不知所措的空旷心情。那时候就喜欢一个人站在理教的楼顶。秋天的午后，独自看着远处的图书馆，感觉这所学校对我来说依然可望而不可及。

这种内在的距离我一直无法化解，直到我发现了本阅，我才明白我该停留在怎样的地方：亲切安宁的角落，少而固定的人带出一个和谐的气氛——这正是我想要的。

那天晚上看高代书的间隙跟一位刚认识的师兄聊着，小心翼翼的询问考试会不会很难这一类的问题，到了后来，这样零星的问答终于演变成了大规模的聊天，从大一到大四的七八个人，谈论的话题从考试到数学，还有数院的一些有趣的人有趣的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zxprodigal突然很严肃的说：“其实学数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低头看书，5分钟后又突然开口，“刚才我说学数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现在我补上后半句——可是我总能找到更有趣的。”

不知道多少人记得这句话，至少我一字一句的记得。

感谢zxprodigal，这句话已经成为我回忆中的经典。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重新喜欢上数学的。虽然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轻松的应付考试，拿到漂亮的成绩。可是我喜欢，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喜欢上数学，喜欢上数院。这样一种微妙的感情，就是在那天晚上，本阅温暖的空气里悄无声息的萌芽。

我对aprildy说过，我那个时候把本阅当成家一样的地方呐。dy说，我从来不会把学习的地方当成家。于是我跟dy说，本阅对我来说不只是学习的地方啊。

是的，一年前，我的大一，本阅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间挂着1570S门牌的房间那么简单，我已经不把那里当作单纯学习的地方，而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那时侯甚至会把所有的书都放在本阅的书架上，相比之下宿舍变成了只是用来睡觉的地方。

大一上的生活就是如此：每天中午一点装一个苹

果在书包里，骑车去本阅，选择我第一次去那里的座位：靠窗，面向门。坐在那里写数学题，累了就去书架上找本书，坐在高高的书架中间慢慢的看。一直到现在，我都怀念本阅那个时候的格局，坐在书架中间读书时，那种隐秘、安宁、妙不可言的私人化的心境。

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出去吃苹果，和cece一起，一个苹果两个人分，一边吃一边聊天。有那么一段时间，zxprodigal总会在我们吃苹果的时候在走廊的拐角处出现，墨绿色的毛衣，长长的头发零乱的碰着眼镜框。每次出现的时间都准确的恰到好处，刚好三分之一的苹果，也刚好带上神秘的色彩。

晚上单独一人的时候，经常去的地方是楼顶。北京的秋天，楼顶会有很大的风，清冷的空气凌厉的流动。远处太平洋的灯一闪一闪，我的思绪也不由得跟着一跳一跳的，然而跳来跳去总逃不出北京的寒风。

都是习惯，只是习惯。当习惯已经如此深刻

留在1570的回忆

的浸入生活，习惯就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这样的生活不可多得，暗自享受，偏又不会贪心。

大一下的时候却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本阅，去图书馆自习。在那个人来人往的陌生地方开始学会占座，坐在318朝北窗户的旁边，有时候就趴在数分书上睡过去，醒来时候已临近黄昏，怔怔的看向窗外，古塔灰蒙蒙的笼住夕照。

一个学期，开始过天天去318的生活。图书馆的走廊里总是光线惨淡，空气清冷。是个和本阅截然不同的地方。然而时间久了，也将成为一种习惯。

再回到本阅，就已经是大二上的事情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本阅可以开到晚上十二点，只是因为这个季节的本阅还是很温暖很舒服的。

只是本阅的人已经和半年前完全不同了。熟悉的那些00级的师兄都不来这里了，取而代之的是03的师弟师妹们，小心翼翼的询问考试会不会很难一类的问题，或者拿了高代题来问我怎么做。就像是，一年前的自己所做的那样。然而本阅毕竟还是当初的本阅，依然习惯挑选靠窗的位置，做题做烦了的时候去书架上找本书，坐在高高的书架后面低着头读书。

一直到10月26日，本阅的书架和桌子位置全部改变，面目全非。

说不上好坏，只是已经把以前本阅的格局作为一种习惯，加入了我的生活方式。

从那天起，每次推开本阅的门的时候，我都以为我会看到一台电脑摆在门边，有个人坐在后面灌水。正对门的是一张大的桌子，有我熟悉的朋友抬起头来，对我微笑着打招呼。

物是人非事事休。

今年10月30日的晚上，又在本阅，第二天我们考数据结构，03的师弟师妹们考解析几何。9点多的时候aprildy和03的FYH出去买橘子吃，回来的时候dy微笑着在我桌子上放下一个苹果，一袋橘子里唯一的一个苹果。dy说，他买水果的时候就跟那老板说，买三斤橘子，加一个苹果。而我看到那个苹果的时候就乐了，叫了dy和FYH一起出去，站在走廊里削苹果分给他们。我跟FYH说，

你不用担心师姐这里没有水果刀，你要知道，只要我在本阅，我的包里必定会装着水果刀，等待苹果。

那天的情绪因为一个苹果简单的明快起来，怀旧的心情，也不一定都是老照片的黯淡。

03的师妹背着书包低着头走过，皮鞋的后跟撞在地面上小心翼翼的响。我对她微笑着说再见，看着她从走廊的转角处走过去。不知道一年之后，她对本阅，会有怎样的心情？

哪怕现在的本阅早已不是当初的本阅，哪怕来这里的人已换了一批又一批，我的那些留在1570的回忆，还完完整整的保存着。

哪怕物是人非，我相信的是，不离不弃。
这已经足够好。

写到这里，我可以来说说我的题目了。我刻意只写了前半句的“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而回避着后半句。

这与其说是一个文字上的小把戏，还不如说是长时间以来——包括现在一直缠绕着我的一个困惑。有人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也有人说“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纵有旧欢新怨，更与何人说？

现在依然去本阅上自习，并非为了纪念或者忘却。只是因为本阅可以开到晚上十二点，只是因为这个季节的本阅比起图书馆的空旷过道还是很温暖很舒服的。

有一天在本阅遇到了00级的ethan师兄——当年我在本阅认识的第一个管理员。站在本阅门口的过道聊天，我问他，怎么00级的师兄师姐们现在都不来本阅了？ethan笑着说，我这不就来了么。

和ethan一起下楼，走到电梯跟前，正好是鲜亮的一个“4”加上闪动的向下箭头。抬头看看外面暗红的夜空，我淡淡的对他说，我们走路下楼吧，反正它走走停停，不见得比我们快。

茕茕白兔，东走西顾。我已经不记得这句话的后半句和前一半有什么关系，我只记得，zxprodigal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字一句的记得：

生活第一。欣赏第一。其余的，可以忽略不计。

完稿于2003-11-9 7:09

在我提起笔的一刹那，感到这决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倒不是因为此刻已是凌晨一点，而是我的文字在对“初入数院”这一事件加以描述时是那么苍白。是的，苍白，没有更合适的字眼了。但我还是要试着记下这段正在，或已然流逝的岁月。

数学的博大精深似乎直接导致了数院的“博大精深”。理科教学楼的恢宏气势在一瞬间便震慑了我。尔后才发现那一片地方不只属于我们，计算中心也分了一杯羹，再除去“英杰交流中心”就所剩无几，但当我真正身处楼中时，却又发现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迷宫，诸如“1416M”之类的门牌号让我顿感绝望。突然出现的老师无疑是救星，他告诉我，你只要向东走然后往南再往西就是楼梯。他说完便离开了，我任由目光久久停驻在天花板上，试图寻觅熟悉却又陌生的北极星。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只身闯入这个圈圈。没有特别的事的时候总喜欢待在宿舍。尤其是夜幕降临后，蜷缩在这个温暖的地方几乎成为一种必然。室友们摆弄着手里的东西：《数学分析讲义》、《高等代数简明教程》、《解析几何》、《哈利波特与凤凰令》（人民大学出版社，定价55元，售价10元，据说还是八折）和蛋黄派。分别对应于星期一，二，三，四，五。其中的前三天会有作业本在旁边，外加一个个的愁眉苦脸。而我则在床上看着《玉观音》，或是《毛泽东诗词选集》；至于作业，不是不愿意做，而是没有能力做。我以为这光明正大问心无愧。空气就在三人手中和我的眼里凝固着。

当然这种沉静在不久之后便注定被他们1/3打破。室友李加生突然宣布他要出去吃饭了，并且不顾众人的诧异，说吃完饭回来睡觉。回来之后却抓起《吉米多维奇》。我很震惊，说你不是要睡觉么？他面无表情地说我在谋求睡意。三分钟后他一边钻入肥大的被子一边嘀咕：“我总觉得我的做法是可耻的。”然后沉沉睡去。尽管其实才21点，尽管前一天他睡了十个小时。

另一室友毛京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手中的书替换成《联合国演义》。此书来自图书馆，第一回“横扫欧洲希特勒燃战火 挽救危机邱吉尔掌权柄”。如此题目使我对作者心生敬意，并产生一种用英文写《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冲动。除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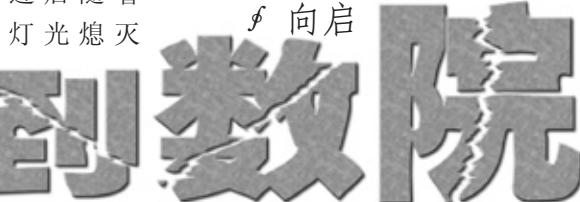
外，他还涉猎：《环球时报》广告部分，《泛读教程》中文部分，《数码时尚》美女插图部分。

还有一个室友方笑，前几天称要参加乒乓球比赛，说小组出线是板上钉钉，叫我们不用观战，最后却惨遭淘汰。昨夜又说他象棋无敌，可以让李加生双马。次日执红不让子被李加生收拾掉。此人晚九时以后不喝水，但有时十点了还吃泡面。早上六时他的大功率收噪音机运作，从他的床头向外做功。我，毛京，李加生纷纷起床。十分钟后他醒来，揉揉眼睛说，你们真早啊。

毫无疑问寝室生活是最有趣的。但这毕竟不是全部，我们还得上课。数院的课，理所当然水平不菲，这与三位名师是分不开的，他们是：数学分析彭立中老师，高等代数赵春来老师，解析几何刘张炬老师。彭老师的课紧贴教材（因为是自己编的），赵老师的课遵循教材（因为手指受伤？），而刘老师的课不用教材。刘张炬老师自从第一节课大谈白菜开始，每次总用一大部分时间来说一些让人似懂非懂的问题，讲一些诸如四维之类的神话。这直接导致了我总是能从几何课上收获不少体力，不过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然后是习题课。终于找到“班”的感觉了——即被叫起来回答问题，答不出并尴尬坐下的感觉。兴许还应加上尴尬坐下后因当天不会再被叫起来而产生的释然。

接下来又是晚上，又要面对第二天必须交的作业了。也知道那些“强悍”的人们不为这个头痛，也知道总有些人如我一般艰难。于是在鬼画桃符之后，再一次心安理得躺下看《玉观音》。再一次被他们三个中的一个打断，再一次在喧闹过后随着



灯光熄灭入睡，再一次被方笑的东东吵醒，再一次坐着或者伏着度过数学课，再一次在习题课上提心吊胆而面带微笑，再一次回到堆满食物的书桌旁，再一次在作业本上鬼画桃符……

日子，就这么重复，单调而不阴郁。

然而我知道不会总这么重复。会有一个时间，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有一件事，让重复成为历史。但那，已不是“初到数院”了吧。

仅以此文，深深怀念初到数院的日子。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光阴它带走四季的歌里我轻轻的悠唱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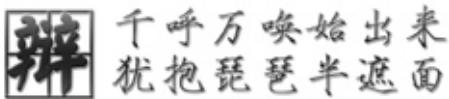
.....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周晨师兄那句话，“辩论赛是一件费时费力的无聊事，它既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也不能加速人类文明发展。”但是当我再次参加过这种“无聊事”之后，又重新体会到了那种似曾相识的感动，这也是我会提笔写下这样一篇文字的原因。或许这些可以算作对这“无聊事”带给我的——更确切地说是带给我们的——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的纪念。

数学科学学院参加“北大之锋”辩论赛已经整整三次了，而我也是第二次参与其中——前一次是辩手，后一次是“赤脚教练”。虽然两次的结果都不太令人满意，但其中却有许多超乎胜负之外的东西值得玩味……



按照惯例，“北大之锋”辩论赛应在春季学期举办，所以当今年春天刚拿到辩论赛报名表的时候，院学生会实践部部长詹婷婷就找到我，希望我能够担任教练。其实以我的水平作教练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不过盛情难却就只好应承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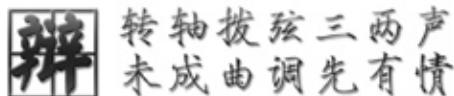
开始似乎大家热情都不太高，所以报名参加的DDMM寥寥无几，最后我和詹婷婷还有学生会主席马宗明不得不采取了以“三堂会审”形式展开“个别谈话”的手段，终于说服了几位同学作为辩手参赛。辩论队的第一次碰头会选在了1479，大概有八九个人作为“候选队员”。开始是我站在前面给大家讲解辩论的规则，而后就是让DDMM们上去做自我介绍。当时我试图将

DDMM们都记清楚，结果由于记忆力衰退，第二天再见到大家的时候，还是将几个人记混了。

记得去年周晨师兄作教练的时候一直宣称由于我的参加导致他企图建立“帅哥美女”辩论队的计划破产，不过今年参加的DDMM似乎气质形象都相当不错，而且其中MM特别多，所以当时差点组建了一支PPMM辩论队。确定辩题后的碰面改

在1418，人员规模似乎也有所减小，不过组建PPMM辩论队的基本条件还是有的。但当时谢季纯MM的脚不小心崴到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去年王鹏带伤上场的情景……

无奈好事多磨，在我们已经精心准备过两三次的时候，传来了“北大之锋”辩论赛因为SARS防控形势严峻被迫取消的消息。所以我们此前关于“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和“成大事者也拘小节”的讨论也就自然地作废了。不过现在想来，如果将来数学学院真的能派出四位PPMM组成的辩论队的话，一定是相当有震撼力的:D



还记得SARS期间曾经有人问我，“北大之锋”会不会在秋天重新开赛，我也没有认真想过，所以随口答道：可能吧。不想这个学期期中真的又听说了“北大之锋”辩论赛报名的消息。但是因为当时我的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打算将教练的工作委托给02级的邓杨DD，可惜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还是由我来。匆忙赶制了海报后，还没有来得及发到各个宿舍，就抓到了第一个辩手——高赛昂DD，而后陆续又有胡兴MM、杨静毅MM和李博萌MM加入其中。这一次真的组成了“帅哥美女”辩论队:-)

一辩胡兴MM，是去年一辩胡懿娟MM的“嫡系师妹”，虽然也是重庆人却并不泼辣，可能是不吃辣椒的原因吧——杨静毅MM后来还十分疑惑地问过她，不吃辣椒在重庆怎么活啊？胡兴MM说话声音不大，娓娓道来的感觉极适合说理，无疑是一辩最合适的人选。二辩杨静毅MM，湖南的牛MM，而且思路清楚，每次讨论问题的时候她总是最活跃的。三辩高赛昂DD是典型东北汉子的身材，不过发型却并不张扬，为其人平添了几分可爱之气，所以说叫大男孩更合适一些吧。四辩李

博萌MM是广东省的理科状元，不过也是东北人，据说曾问鼎过英语演讲比赛大奖，所以特意安排她来做四辩——总结陈词最后的抒情部分本来就应该是一段激情演讲嘛！

准备工作开始后，最让人头疼的事情就是“时间紧，任务急”。我们得到辩题是在11月2日（星期日），即比赛前整整一周。当晚我们就开了一个碰头会，大家介绍自己的特长、确定了四位辩手的顺序：一辩胡兴、二辩杨静毅、三辩高赛昂和四辩李博萌。之后星期一晚上又碰了一次面，因为星期三02级期中考试，所以星期二晚上放假各自复习。星期三的碰头会是少有的几次讨论机会之一；星期四晚上因为01级实变函数的考试，所以也是选在了9点碰面，星期五同样是因为晚上有微分流形的考试，碰面时间被定在9点。加上周六下午、晚上，周日上午、下午，满打满算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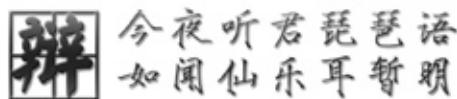
不过还好有陈轩、王鹏和胡懿娟这些去年的队友帮忙。特别是素有“超人气帅哥”美誉的陈轩，从星期一开始几乎每次碰面都要参与，而且还带着DDMM们“横扫”图书馆，虽然不是挂名的教练，不过付出的一点都不比我这个“教练”少。而且最终的思路就是按照陈帅哥的提议确定的。

虽然平时讨论的时候大家都很严肃，但也不乏搞笑的情节。有一次我用胳膊将身体支在讲台上，拿着粉笔正在考虑一个细节，不想高赛昂DD竟然用他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偷拍了我，不知道样子会不会很诡异……还有一次谈到学院里面老师的轶闻趣事及各自与众不同的风格，我即兴模仿了一下某老师讲课的样子，不料又被他偷拍了一次，搞得我后来始终有些草木皆兵。不过似乎有一次李博萌MM不小心打开了相机的后盖，不知道这些照片是不是已经曝光掉了……

还有在为高赛昂DD策划攻辩题目的时候，大家绞尽脑汁还是找不到三个递进式的问题，后来不知谁出的主意，建议高DD第一个问题问对方：“请问对方一辩，你知道我要问你什么问题吗？”对方肯定会回答“不知道”；然后再问：“请问对方四辩，你知道我刚才要问一辩什么问题吗？”对方只能回答“不知道”；最后又问：“请问对方二辩，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问这样的两个问题吗？”对方仍是：“不知道”。这样高DD在攻辩小结的时候只要说，“大家请看，对方辩友真是‘一问三不知’啊！”

终于到了比赛的日子，早上一起来大家就开始为衣服而忙碌。高赛昂DD的西装相对容易解决，他早和air师兄联系借到了已经尘封多年的西装，Liumath又贡献了仅有的一条领带，加上徐斐MM在最后时刻从物美买来的领带夹，又包装出一个“超人气帅哥”。

但是三位MM的衣服却颇费周折——因为实在很难找到三件样式相近的女式正装，大家绞尽脑汁也只是想到资源宾馆的waitresses可能会有。马宗明在比赛当天上午听说后，连忙联系了两位留学生，请他们帮忙留意是否能够借到正装；陈轩也拜托法学院的徐婷同学联系国关前一天着正装上场的三位女辩手。最后在晚饭前后，才从国关的三位同学那里借来了正装，而里面的白色衬衫则是马宗明费尽千辛万苦从01级女生那里借来的。据说他在女生宿舍里面挨个寝室叫门，逢人便问：“有白色衬衫吗？”在上场前最后一个半小时，我们的帅哥美女终于打扮停当了……



到了上场的时候，说实话坐在场下的我丝毫不比台上的他们轻松。主席首先介绍了双方队员和辩题：社会安定主要靠法律/道德维护。

作为正方一辩，胡兴MM第一个陈词，她首先指出“安定”就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相对缓和的状态，进而说明法律具有统一性和强制性，但道德的标准却因人而异；此外法律的强制性和惩戒作用更是道德所没有的，而这也恰恰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关键。一开始她似乎有些紧张，没有完全发挥出演练时的状态，说话声音也有些小，但是娓娓道来的说理、层层展开的逻辑还是很好地铺陈和论证了我方的观点。

随后二辩杨静毅MM的陈词巧妙地利用了抢银行的例子，说明了道德这种不具强制约束力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可能有效阻止少数人在利益的驱动下铤而走险，正如杨静毅MM所说：道德只能背转身去，长叹口气罢了。而如果以法律的强制力作为保障，则可使之受到应有的处罚，从而也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强大的威慑。最后她还不忘搞笑一句：对方辩友是不是心里虚虚的呢？

三辩的攻辩才是真正交锋的开始，高赛昂DD以惯有的快言快语向对方提出了三个问题，结果似乎是说得太快了对方没有听明白，因而王顾左右而言他。在对方向我方攻辩询问“在网络法

规诞生之前网民靠什么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四辩李博萌MM拍案而起，只一句“所以我们要制定网络法规啊！”便博得满堂喝彩。高赛昂DD的总结陈词同样指出了对方所答非所问的问题，还好没有把“对方辩友真是一问三不知”也搬到场上来。

自由辩论向来是最具观赏性的部分，李博萌MM首先发言，继续质问网络法的问题，而对方则避实就虚。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纵论古今，好不热闹：从爱国主义到美国的暴力色情，从原始社会到贪污腐败。台上辩手妙语连珠，台下观众更是跃跃欲试，甚至还有人“插嘴”自由辩论……在最后的时刻，反方因为时间不够所以被迫停止发言，而我方辩手则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重新论述我方观点。最后主席宣布自由辩论阶段结束的时候，不由叹道：被双方夹在中间都感到心里“虚虚的”。

观众提问再次掀起高潮，刚才跃跃欲试的观众也终于得到了表现的机会。第一个和第二个提



问机会很荣幸地被陈轩帅哥和我得到。陈轩帅哥再展当年三辩的风采，以亚洲金融风暴为例质问反方仅依靠道德如何能够保证金融领域的安定；而我则提问我方辩手，何以见得惩戒少数人的法律比人人或多或少都有的道德更重要，此问题也正是我方逻辑精妙之所在。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大家都觉得我这个“托儿”太假了，因为不论是提问还是回答都很流利，不太像现场发挥的样子……随后的两个提问机会由02级的邓杨和一位不知名的同学（看样子是艺术系的）抢得。

观众提问后就进入了最后的总结陈词阶段，反方四辩首先陈词，接连飞过来五顶大帽子，诸如“李代桃僵”、“避实就虚”、“扬汤止沸”等等，说得我在台下都不由得“心里虚虚的”。

反方四辩同学最后说：“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100多年前生活在哥尼斯堡的一位叫做康德的老人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惟有两样东西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二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底下不愧都是数学学院的同学，当听到“哥尼斯堡”的时候，第一反应恐怕都是“七桥问题”吧……

还好我们的辩手在台上应变敏捷，李博萌MM作总结陈词的时候，首先就指出了对方“扣帽子”的把戏。而后从统一性和强制性两个方面论证了法律之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意义。最后，她以一段激情讲演为本场辩论画上了句号：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看到古今中外许多有识之士与我方有相同的观点，柏拉图就曾经说过：人类必须有法律，并遵守法律，否则人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法治昌明、在法制的基础上又有良好社会道德的社会。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搞这场辩论，并不是为了要让这题目辩个明白，而是因为我们坚信，法律才是维护社会安定最主要的因素。愿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高悬！”

之后各评委退席评议，场内观众自由提问，刚才意犹未尽的观众们继续向双方“发难”，正方、反方的“五辩”、“六辩”纷纷登场，慷慨激昂地陈词。艺术学系的几位观众向我方辩手连连发问，而丁琦、马宗明也言词犀利地质问对方辩手。丁琦先是大喝一声“我告诉你！”，而后反诘道：“噫？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法律吗？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暴力机器吗？”

反方三辩同样质问：“一个国家可以没有道德吗？”场上气氛一时剑拔弩张。马宗明随后补充道：“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中法律和道德哪个更重要，你们刚才不是反复强调道德是目标吗？”随后场下之间也开始相互质询，场面一度失控……

在混乱中，后面一位SSGG起身发言，他说“我既不是数学学院的同学，也不是艺术系的同学，今天我来听这场辩论赛，就是因为我的女友正坐在台上。”随后他走到前排，谈了自己对这个辩题的两点看法，此时场下观众也暂停了“口水战”，纷纷猜测“神秘女友”究竟是台上哪位MM。SSGG最后说：“我希望用正方四辩的发言来结束我的发言，愿丘比特之箭永远高悬！”场

下一时掌声雷动。

在评委老师开始点评整场比赛后，主席宣布了比赛结果：最佳辩手：正方四辩李博萌，获胜队伍：反方艺术学系……

是夜，西门鸡翅。



真辞更坐弹一曲
为君翻作琵琶行

辩论赛终于结束了，也终于到了落笔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了。辩论赛刚刚结束时候，每每提笔总觉得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而现在，这样的感觉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只是，时间的脚步已经自顾向前了。虽然比赛的结果是输了，但当听到那句“愿丘比特之箭永远高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便已经感受到那些超乎于胜负之外的东西了……

首先应该感谢四位DDMM能够在期中考试最紧张的时候参加辩论队，并且以最短的时间进入了状态。在那些寒风凛冽，雪花纷飞的夜晚，1479不灭的灯光下一个个或埋头苦读，或奋笔疾书的身影；一段段或慷慨激昂，或轻松幽默的对白都是这漫漫寒夜中亮丽的风景。辩论赛最重要的是四位辩手思想上的默契，不论先前对题目有什么样的想法，不论心中是否支持我方的观点，一旦确定了题目和逻辑，在场上就要用这样的逻辑去思考问题。而我们的四位辩手不仅很好地把这些逻辑用在了场上，甚至赛后都不时地冒出一句：“这影响社会安定吗？”，“法律不起作用难道道德就起作用了吗？”以至于有人“指责”我把他们的脑袋都弄坏了。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或许我们最终的失利就是因为过分强调逻辑而忽视了语言的华丽，但我们的辩手在场上的表现仍然是可圈可点的，他们机智敏睿的应变、落落大方的风度无疑都是场上的亮点。

其次要感谢陈轩、王鹏、胡懿娟三位去年的搭档和王鋆泊师兄。陈轩帅哥就不用说了，王鹏和胡懿娟也多次到1479现场指导四位辩手准备陈词和提问，为他们讲解发言的技巧，甚至逐字逐句地帮他们推敲陈词的内容、设计手势动作等等。王鋆泊师兄去年和今年春天都很关心数学学院的辩论队，现在虽然已经毕业却仍然多次过来帮助我们考虑逻辑上的漏洞和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如果不是他们的热心帮助，恐怕单靠我这个“猪头教练”——一群小猪的头儿——是难以让四位DDMM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入状态的。

Liumath和学生会的诸位同学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领队刘畅、秦臻和朱霖几次跑前跑后落实房间、饮用水等问题，最后还自费报告了我们:)。宣传部部长张斌在赛前亲自披挂上阵制作PP的海报并以最快的速度发到了各个宿舍。主席马宗明更是多次参加我们的讨论，并且在最后时刻只身闯入女生楼借到了上场的服装。实践部部长詹婷婷、副校长刘冉，文体部部长易欣，同样十分关心辩论队的准备工作。

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学值得我们去感谢，他们点滴的鼓励是我们不断进取的动力，一个笑脸，一句问候都值得我们铭刻在心。此外，其它院系也有很多同学十分关心我们的辩论队，并且提供了大力的帮助，恕不一一列举了。

在比赛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有两位03的MM跑过来问我，为什么她们不知道辩论队报名的消息；此前还有另一位03的MM也表示过希望参加辩论赛。虽然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参与下届“北大之锋”，但不论如何，只要有这样热心的同学，我相信总有一天数学科学学院的辩论队能够以自己的逻辑优势傲视群雄……

辩论是一件无聊事，但能够认识这么多可爱的DDMM，能够和他们一起体会那种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打拼的感觉，仍然是大学生活中最值得怀念的事情之一。或许正如《光阴的故事》中所唱的那样：“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希望在那遥远的将来，当生活已经变成安逸的重复的时候，这篇文字能唤回心中那曾经的感动……

2003年12月4日2:00于1479

【编后记】当我在修改这篇稿子的时候，数院辩论队的一位MM专门跑来跟我说，请一定要写写教练的辛苦并表达一下所有人对教练深深的感谢之情。的确，他是为这次辩论赛付出最多的人之一，他的聪明睿智、他的才华横溢、他的勤勉辛劳、他的无私奉献……都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和感动。尽管作者本人不愿太多提及自己，尽管辩论赛也已经曲终人散，但我们曾经对它所倾注的爱是不会被忘记的。正如那句让所有人深深震撼的话一样：愿丘比特之箭永远高悬！

〔编者按〕从本期《心桥》开始，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板块“新闻现场”，主要的内容是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刊物《新传人》中摘选的文章。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文章促进数学学院同新传学院同学间的交流，也加强文理科间的相互了解。:-)

这次我们挑选了《从“不嫁帅哥”谈起》、《幼年趣事》和《我的非典型校园生活》三篇文章献给大家。

《羊城晚报》曾做一调查（面向年轻女性）：如果非要你嫁给唐僧师徒四人之一，你会嫁给谁？结果出乎意料，得票数：猪八戒>沙僧>孙悟空>唐僧。

我也在莫名其妙者之列。若评“帅哥”，唐、孙二人当之无愧：论堂堂仪表，论君子风度，论高洁品格，唐僧无人可比；论大智大勇，论百折不挠，论社交能力，猴哥首屈一指。如

好小伙儿，可由于背着不可饶恕的原罪，他非得听命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家伙，尽管二人毫无共同语言，还得装作恭顺加崇拜的样子。人间痛苦莫过大此！另外，表面上看他在天庭上下混得如鱼得水，跟谁都敢嘻笑怒骂，其实人家都把他当猴耍。只要他得罪了更高层的人物，谁都不帮他说说话，即使帮他降伏妖魔也是看他师父的面子，更确切的讲是观音的面子。这是命运对强者的讽刺！最热爱自由的人却忍受着最残酷的束缚，最恃才傲物者偏要向所有的庸人低头。

沙师弟任劳任怨，忠厚老实，尚可一用，姑且排在唐、孙之前。

唐、孙的被冷落，从另一个角度看许是件好事：人们活得越来越真实，不再迷信虚幻，迷信高不可攀。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之所以生活越来越好，就是因为那么多圣贤和英雄在支撑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星球。前者满足我们对善的渴求，后者使我们改天换地，一往无前。我们对他们如此的冷漠是否太过分了？

先让圣贤到一边歇会儿，关

从不嫁帅哥谈起

此出类拔萃，凭什么排在猪、沙两人之后？若正直憨厚的沙悟净受宠还多少能让人接受，偏偏是一个好吃懒做又劣迹斑斑的家伙雄居榜首。恶心！

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八戒大面积占领芳心自有他的优势。拿小姐们的话说：此猪有人情味，性格随和，爱玩，肯花钱，能为女人不顾一切，而且不太狡猾，易控制。若与之组建家庭，此老公属“外战内行，内战外行”型无疑。

唐、孙又为何以被冷落？唐的劣势像他的优点一样明显：碰到实际问题就束手无策，“才智不及中人”，而且最要命的一点是不近女色，毫无享受世俗生活乐趣的念头。所以纵有潘安之貌也难得有人青睐——我们滚滚红尘中的小女子可不能跟西域诸国的女皇公主们比，这种人等不起啊。孙悟空虽精明干练过人，但整日忙碌奔波，战天斗地，肩负着比泰山还重的使命，连睡觉都得睁一只眼，心理压力可谓大矣。更关键的是他毫无个人空间，虽本是个豪放不羁、天性自由的

♂ 李铭 注一下咱们的英雄。不容置疑的一点：英雄正在淡出历史。现代人看似空前忙碌，人人好强，个个争先，其实毫无英雄色彩。活着为了口中餐，身上衣，似乎是英雄也免不了的俗。但还是有句老话能解释二者本质的区别：为吃饭而活着，还是为活着而吃饭。而现在新的问题是，英雄内部也在闹分裂！早在2000年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剧在央视热播之时，社会上就掀起过关于“英雄标准”的大讨论，其焦点是“保尔和盖茨谁是真正的英雄？”最后九成的群众赞成：美国式英雄取代苏联式英雄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我对此持谨慎的赞同。首先，保尔身上的闪光点盖茨未必就没有。有句英国谚语叫“穷人总显得很有道理”，富豪的身份掩盖不了盖茨生活细节上的美德。其次，硬拿两人相比有关公战秦琼之嫌，盖茨不能理解牺牲个人的生命去换取全人类的解放有何必要，保尔也决不会相信互联网能比马刀更能改变世界。第三，美国式英雄也未必就等于高科技加金元，林肯和马丁路德金，爱迪生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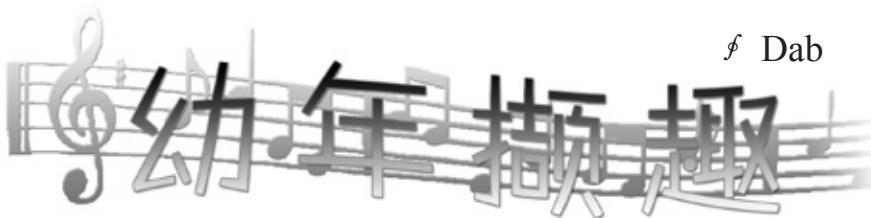
家人常言，余幼时颇具异禀，呀呀学语之际辄有惊人之句，众皆以为异。妙语箴言不敢自秘，摘录以飨，聊博一笑耳。安知数十年后非为“论语第二”也哉？



某日，有客来访，众人围坐堂中，茶话正酣。时余在母怀，手脚无片刻息宁，辄欲离席而去。母亲大人斥曰：“小儿郎怎生不安分！”余指客鼻尖，凛然曰：“此人甚丑，吾羞与同坐。”



余自幼好听西游、三国。某日，婢娘戏余



曰：“汝貌甚是丑陋，猪悟能之所不及也。”霎时，泪作倾盆状，嚎啕而不止，数劝亦不能息。婢娘恐惊扰四邻，遽曰：“吾错看汝矣。汝实美甚，胜似齐天大圣。”余乃破涕为笑，不复哭闹矣。



一日，婢娘过余所居，语余曰：“家中苦无粮，断炊久矣。将售汝于市。”时余正埋头游戏，闻言，恚曰：“不若售吾婢娘，或可多得两

明威，巴顿和基辛格，乃至乔丹与施瓦辛格，都是美国式的英雄。他们有很多不同，可有一点相通：热爱生活，但不拘泥于自己的生活。

对英雄的崇拜与向往、追求，几乎是每个不愿虚度此生的人的共同特征。当然，我们不敢奢望每个人都成为英雄，但号召所有人都尊重英雄却是十分必要的。唉，好像跑题了吧？不是在说女性择偶吗，怎么说到英雄的标准了。英雄美女总是粘在一起的两个话题，一个民族要改变世界靠的是（主要是）伟大的男人，要改变自己离不了伟大的妻子和母亲。如果举国美女都去追求猪八戒们，那么孙悟空们迟早会愤然离去，不再为咱们除暴安良。大家都不希望出现这种后果吧！

三文，亦未可知。”不顾而去。婢娘遂不复有此议。



某和风丽日，余独坐庭前椅上，静观花木之潜滋暗长，鸟虫之俯仰生息，顾盼自雄，颇为得意。忽仰天长啸，昂昂然有高祖“大风”之势。家人惊愕，皆曰：“吾儿今日突有异鸣，日后当非常人乎！”后数日，一驴食草庭前树下，饱餐之余不免仰颈而鸣。余闻之，兴奋异常，乃复作前状，长啸以应。家人愕然。



余四岁时，常于某中学作耍。时英文教育初兴，诸学生皆言必不列颠，以为时尚。余浸润日久，亦习得一二短句。

f Dab

虽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不知其义，但知其音，然持之睥睨群童，则已足矣。“狗打猫儿拧”之句既出，所向披靡。众伙伴无不倾倒，乡人亦目为神童。余益欣欣然。

一日，有客慕名至，固请之。余敝帚自珍，坚不肯授。客出糖果以诱，余心大动，遂与成约。乃沉吟良久，徐徐道出四字：“油一啊一道一格。”自忖平日诸学生多互道此言，定是良好祝愿之句，客必闻言大悦。孰料来客悲愤满面，紧握双拳，作势欲打。余乍见形势突变，逃命不暇，罔顾其他。终究未明其故，自此不复言英文矣。

当然，苛求美女去爱所有的英雄确实有点难。为了成为第一夫人而伴着大英雄出生入死、爬雪山过草地的想法确实缺乏诱惑力，谁不想在有限的生命中把小日子过得滋润点呢？我们应该理解美女们的为难。但，谁又来理解我们的英雄呢？

如果将终生伴侣的选择改为人生目标的选择，我想我一定选择做英雄——纵使风餐露宿，纵使遍体鳞伤，纵使一生寂寞。但若实在做不到，那就退而求其次，做个圣贤也不错。

猪八戒确实过得挺滋润：吃好，睡好，没烦恼，还有美女陪。但是说到底，他也不过是头猪！

非典袭来的消息是一点一点地渗入我的大脑皮层的，起初只是未名BBS上似真似假的帖子，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我没有想到事情后来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切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大概也超出每个人的梦想……

在那个时候我还在规划考完G以后的生活，我是3月15号中午12点从三教的GRE考场出来的时候才彻底从那场恶梦中解放出来的，之前的两个月我每天学习超过12个小时，考G是一个缠绕了我将

候意外地接到班长的电话，他非常严肃一本正经地说：“下午4点去静园开会，讨论非典的问题。”

我的心当下一沉，难道问题严重到要开本学期首次班会来讨论了？

在去静园的路上，发现学校里竟然有不少人戴口罩了。

静园的阳光明晃晃的，我用手遮住额头，看着班长的嘴唇一张一合，没有听清他的每一句



康康兔

近6个月的噩梦，成绩要5月底才能出来，于是我决定彻底放松自己，以补偿之前那非人的生活。在狂看了N部韩剧N部电影N集我猜之后，我终于决定好好学习了，那个时候是四月二十九号，可是，就在那个时候，SARS来了！

消息浮出水面的那个星期二的晚上，我睡得很安稳，一个安静的无梦的夜晚，其后几天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夜晚，没有一点的征兆。

.....

第二天是个星期三，无课的一天。中午的时

话，但是大意就是两点吧：第一非典的确是来了，而且来势凶猛令人始料不及以至于学校现在要把很多别的事情往后放而要把抗非典列为第一要务；第二就是：可能要停课了！

上课的时候我有时会逃课，我从大一就开始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逃课，之前为了考G有一个月基本没有上课，现在我开始习惯坐在教室里看窗外绿绿的杨树了，可是他却告诉我，要停课了！

.....

第一个艰难的选择

开完会是4:45，往常的这个时候，我会去听一门电影课，那是我在北大比较偏爱的一门课，瘦瘦高高有些忧郁的男老师，北影毕业的，抱着对电影很虔诚的态度，放很多艺术片给学生看。

今天应该放台湾片，我想我会喜欢。

可是，那个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黑暗的紧闭的空间里夹杂着各种气味，应该蛮危险的。那我到底要去不去呢？

一个困难的抉择：一边是正常生活带给我的固定的快乐、观影的愉悦，一边是潜伏的危险，难以预料的可怕后果。

如果没有小丁的怂恿，我想我是不会去的。

小丁是班上的一个女孩，喜欢电影和讲电影课的老师，她没有丝毫的犹豫，如果更想看电影的话，为什么不去呢？要不然会后悔的！她很干脆地说。

我也想明白了，只要知道自己更想做什么就够了。我当然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啊！

后来我们真的去了。教室里人少了很多，在黑暗中我们在第二排坐下，老师已经讲完，开始放片子，银幕上光影乍现，我的心顿时平静了下来，

那部叫《黑暗之光》的片子，讲述发生在台湾基隆的故事，盲人按摩师平静而令人绝望的生活，范植伟饰演的帅气的男青年突然闯入，他和盲人的女儿顺理成章的爱情，械斗和厮打，令人心悸的死亡……

一切与我们身处的现实无关，我们只是平静而自足地受用了这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

电影放完之后忧郁的男老师上台来特别说了几句，大部分是在班会上已经听说了的。他叮嘱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然后就告诉大家，这门课也要停掉，什么时候再上，还不得而知。

出了理教，和小丁走在夜幕降临的校园里。我们两个都有些遗憾，看来要错过很多好电影了。说着说着她突然问我：“你有没有在别的片子里见过那个女主角？”

我一愣，是有些面熟，但是……

“呵呵！就是流星花园续集里面那个喜欢周渝民的村姑啊！”

啊！我恍然大悟，真的就是她，不过比起流星里面她肤浅拙劣的表演，这部片子里简直是判若两人啊！

她的这个小发现让我们两个高兴了许多，一路嘻嘻哈哈的，我们回到了宿舍。

后来的事实越发证明了我这个选择的正确，因为，电影课一停就是好多天，直到现在，都没有复课。

回家？还是不回？

事情开始向我想象得到的方向发展了，学院全面停课，我们开始赋闲在宿舍里，于是有些人开始考虑回家，我也是。

那时候大家都慌了，谁也不知道怎样是理性地选择，至于责任什么的，大概都让位于自保的想法了。后来很多人骂我们80年代的人，说我们没有责任感，说我们随便乱跑给国家、政府、学校带来很大麻烦，可是那个时候，真的很动摇。

我在宿舍狭小的空间里跑来跑去，接到一个一个通报局势的电话，逼得我不得不去考虑自己的处境，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我平安回家，在我安全温暖的家中享受4月的阳光和家人的关怀；一是我虽然坐飞机或者火车回了家，但是在路上染病，很惨，不仅自己痛苦还会传染家人，这也是我最怕的；或者我待在学校，过山顶洞人的生活，寄希望于学校有效的应对措施和自己的好运气。选择往往是权衡利弊之后挑出最有利代价最小的，看起来很容易，可是在随大流的压力和顾此失彼的担心之下，要做个选择实在是很难。于是我就在那样的彷徨和犹豫之中度过了三天。

有一天晚上9点晶晶给我打电话，她是我高中同学，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就读于北京一所高校，那天晚上，她说着说着竟然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听着她无助的声音我倍感孤独，是不是我们真的成了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却没有依傍呢？

终于有一天一个高中同学决定回家了，因为她们屋已经走光了，那个时候盛传着封城的谣言，她要赶在封城之前逃离这个危险的城市。逃离！逃离！那个时候北京仿佛成了一座连空气都有毒的撒旦之城，她在电话里语气很急迫，恨不能插翅飞回去的样子，手里拿着的火车票大概使她感到一点点的安心，再看我这个还不打算走的人，不免带些同情的意思，仿佛是一个即将跳出火坑脱离苦海的人在俯视我这还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同志。可我知道，她回家的旅行也是一次凶险之旅，“我豁出去了！”电话里她毅然地

说，一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架势。

4月26日凌晨1点，我接到她的又一条短信：“车到郑州，安好，我已换了3个口罩，憋死我了！”

而我呢，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给她发短信，发到很晚很晚，那天晚上没有熄灯，在发短信的同时，我在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本小说《怎么办？》。车氏在里面从头到尾的观点就是：“人的行为唯一的动机就是利己主义的。”如果是在平时，我当然不会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可是在那个时候，看到周围很多的人和事，又反观自己的想法，我突然觉得他说的的确是真理。利己主义是无可厚非的，即使在行为之后得到了高尚与不高尚，道德与不道德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其实当初的动机是一样的利己主义，无所谓高尚与不高尚。

就在那个发短信到很晚的夜晚，我终于下定决心留下来，我的不走的行为也是我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的结果，虽然我现在可以不被人骂，但是大概并不代表我比走的人更高尚更有责任感吧！

庆幸的是，我现在还过得好好的，身体健康。

而且后来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大海中的孤舟，学校想方设法在保护我们，我们生活的校园，其实很安全，很温暖。

很少有人有先见之明的，那些回了家的同学，现在整日如热锅上的蚂蚁企盼回校但却遥遥无期，每每想到这里，我便会庆幸自己在那个晚上的决定。

我的非典新生活

决定不走之后，我开始规划这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了。之前真的制定了一张白纸黑字的计划，现在看来好多计划并未执行，不过，总算是在受限的生活条件下，过出了点滋味吧！

瘦身大行动

瘦身是一直以来的期望，考G那会儿整天一吃完就坐在电脑前傻看单词，只觉得腰部等处的肉都在一寸一寸地疯长，心想再这样长下去等到夏天原形毕露的时候就见不得人了，趁这个时候瘦一点，成为我非典时期的一大要务。

准备减肥的第一天去未名的减肥版狂看了一

通，读罢N篇减肥日记，看了众多瘦身男女的减肥故事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校园里还有一批人在为自己的瘦身之梦而节食不息锻炼不已，才知道自己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意志的薄弱和决心的不坚定。

非典开始于这个温暖的气温逐渐升高初夏将至的暮春，仿佛是老天在盛夏到来之前给我提供的最后的机会了。

我的计划是老套的节食加运动。

节食就是与肠胃和食欲做斗争，艺园的素食窗口永远是北大减肥者的最爱，连丸子和鸡丁都是素的，我一直很佩服那个师傅，居然可以用面之类的东西做成鸡丁的形状，这种“假冒”鸡丁论色泽、口感都跟真正的鸡丁差不多，让我既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欲又不至于因为吃了太多肉而内疚自责。

突然发现这段时间素食窗口人突然就多了起来，据说是因大家害怕肉会传染非典所以都改吃素了，当然也不乏我这样的减肥者，那些只要1两米饭或者干脆不要米饭的女孩子当然都是要减肥的。

疯狂的运动使我在大汗淋漓、肢体疲惫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去除了心中所谓的恐慌。起初还在考虑是否要戴着口罩去打羽毛球，后来发现完全是多此一举，非典时期的燕园已经成了一个大操场，到处是运动的身影。

很喜欢在树荫下打球的感觉，头顶是密密匝匝的绿色树叶，那杨树的叶子如同玉一般的翠绿，树叶之间的缝隙中插入几道明晃晃的阳光。

阳光依旧灿烂，我没有理由蜷缩在狭窄阴暗的宿舍里，像这样在阳光下运动和出汗，生活才算有点意思吧！

我至今还没有胆量在洗完澡以后去称一下体重，但进入非常时期以来，经过一个个活动肢体节制饮食的日子，生活的调子似乎明快了很多。突然袭来的疾病让我知道了健康的可贵，而要健康，首先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再接再厉！生命不息，减肥不止！”我在日记里这样勉励自己。

四月，读书天

很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守着一个藏书几百万册的图书馆，不在大学这几年好好读读书，实为一桩憾事。

我知道这是闭门读书的好日子。

非典时期第一次进图书馆，我戴着21层的口罩。

在书架之间转了半个钟头之后，终于忍不住摘下了口罩，因为它几乎遮住了我的整张脸，让我连书名都看不清楚。一气之下我扯掉了口罩，扔在书架上。

旧馆昏黑的空间里弥漫着旧书的味道，那是我熟悉又喜欢的味道。我没有拉开灯，借着从窗户里透过来的阳光，一本本地看着书名，一本本地翻看。

我的阅读大餐是精心搭配的。在精力旺盛的早间，阅读专业方面的比较枯燥的书，午饭过后，读点饭后甜点似的小说，其实主要是温习我喜欢的奥斯丁的作品，她的六本小说都看过了，却是百看不厌的，折服于她对英国乡间生活和男女爱情的精密描写，在午后温习她的文字，掩卷之后，会心一笑，大概就是我想要的感觉吧。

午觉之后，去啃那本全英文的专业书，偶尔在里面发现几个GRE单词，免不了得意一下。之后便是自由的阅读时间，杂七杂八听过名字却没有读过的书都弄来看个究竟，一些书架上积满了灰尘的书，也被我找出来再读。大多是以前被老师推荐买了却没有勇气看完的，抱着试读的想法重拾，却给我意外的惊喜，比如那本《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记得当时是在临考的时候为了应付考试赶去买来的。因为花了30RMB还心疼了好久，考前匆匆看了几眼，之后就束之高阁了。现在仔细一读，竟发现作者对历史的叙述如此缜密而且里面包含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实，比如对一战爆发前各国的分析，实在不愧为名著，读罢也让我思索良久。

在无法出门的日子，我们只好待在自己的窝里。这个时候，大概阅读和思考是最好的度日的方式。其实我一直都相信，独处和阅读，是最能使人的心灵丰富的方式。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会这么惊慌，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在灾难快要到来的时候，感到无助和没有依傍。可是，我觉得，丰富和理性的心灵，是能够战胜恐慌的，而阅读和思考，不失为丰富心灵的一种方式。

我上电视了

那天中午突然接到班长的电话，说是央视的记者要来我们屋拍电视。记者10分钟之后就到。于是我们风卷残云般地把能拖到阳台上的东西都

拖到阳台上把能塞到衣柜里的东西塞到衣柜里。正在气喘吁吁之时，“咚咚咚”有人敲门了。

两个年轻的男的扛着摄像机进来了，非典时期的北大校园生活，那是他们关心的，最近记者来得特别多，似乎全国人民都很关心我们的状况。

今天来拍我们网上授课的情况，于是我们装模作样地在电脑前折腾了半天，让他的摄像机捣鼓来捣鼓去，大概取到了几个镜头，后来，就是采访了。

说是谈谈网上授课的感受，我大脑一热，对着话筒说了一堆，大意是网上授课很好我很喜欢之类的，没想到面对镜头还是蛮沉着的。

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面。拍完之后我并没有告诉家里，心里想也不是大事。

后来，我的外公外婆竟然奇迹般地在电视上看到了我。节目播出的那个下午，外公一觉醒来，说要看电视，说最近电视上老是有北大的学生，说不定会有我。外婆说是啊是啊于是打开电视，是新闻频道，一个关于非典的节目，难以置信，他们真的在打开电视机的那个时刻，在电视上看到了我。

我那天说了什么，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可是他们在电话里，居然可以清楚地复述我说过的话。

我的外公外婆，据说从我一进北大时就开始企盼在电视上看到我了。他们天真地认为北大的学生最有上电视的权力，可是我不争气，直到现在大三了，才好不容易在央视露了回脸，侥幸让他们看到了，也算是了了他们的一个心愿。

外公电话里的一番话差点儿没让我感动得哭出来，他说，看到你在电视上精神那么好，说话那么快，就知道你身体很好，这样就放心了！

我知道他们一直很挂念我。进入非常时期以来，妈妈每天一个电话，爸爸每天N条短信，有时候我像例行公事般的向他们汇报工作，也会厌烦他们反反复复的叮嘱。

妈妈说如果有一天她打电话找不到我，她会非常害怕的，因为找不到我就意味着我可能出事了，被隔离或者传染了。所以她每天都要听到我的声音。

他们其实只想知道我还在离他们很远的这座危险的城市里面健康地生活着。我想，为了我远在湖北的家人，我也应该平安地渡过这场危机。

此文作于2003年5月

SARS 岁月真实记录

吴铭 梦见福柯 飞雪

每提“非典”，总有千言万语奔涌而出，思绪虽乱，却仍滔滔不绝。非典时期的生活渐渐远去，记忆也开始模糊，觉得那许多天好似同一天，才知道什么叫光阴荏苒，白驹过隙……

而我们，终究是幸运的，无论当时在校还是在家。至少，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或是微笑或是略带沉重的写下这些文字。那段时间曾经充溢我们生活的那个词，仿佛就像一场梦一般。梦醒后，我们继续，在我们的世界中，过着我们该过的生活。

可是，毕竟我们曾经真实的记下了那些日子，一些人，一些事，一点点感触。这里，只是我们身边人的足迹，是否也能让你想起自己那时的影子？偶尔翻开时，提醒着我们，年轻的我们是怎样一天天的成长……



奏响我的非典交响曲
回家“非典型”生活

序曲：紧张

春节时期在香港时，就看各处媒体竞相报道港粤两地非典型肺炎的传播情况，可那时真的不以为意，而且还有点幸灾乐祸之嫌——毕竟快开学了，要回京了，这病，咱算赶不上了。哪料得四月上旬，“非典”这两个字伴随着“SARS”新名词铺天盖地的席卷至京，震撼着首都大地，摇曳着北大校园。宿舍里广东深圳的同学难免紧张兮兮，因为她对这“非典”的认识远远高于我这个尚不知道“疫”为何物的首都人民。可惜的是，我仍旧毫不在意。图书馆，自习室，管他公共场所，任他人多嘴多污染多，本人照去不误。然而渐渐的，我也发现，周遭的人少了，周遭的口罩多了，不再是人声鼎沸，不再是充满喧嚣，校园里到处弥漫着八四、过氧乙酸、熏香，连板蓝根的味道也都齐集一团，在紧张的氛围中抢占了一席之地。

校运动会决定推迟的那个下午，我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我们宿舍被迫一口气买了五十个七层口罩，在数学院也开始发放板蓝根，消毒液。经院、化学、国政等等纷纷停了专业课，我竟也企盼着数院的老爷爷们“高抬贵手”放我们几天假吧。虽然这个幻想最终仍

是归入破灭，不过我似乎也察觉到，纵使没有停课，北大的教学工作生活，也已经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第一章：彷徨

“五一”假期临近，做选择的时刻也随之而来，留校，还是回家呢？

只不过是传染性疾病而已，所以留校吧。于是，我依然去上课，专业课、通选课，还有体育课。可是结果大出我意料：专业课——那天一二节的数学分析课，只上了四十分钟；通选课——心理学概论的张老师决定给当天上课的所有同学期末加上一分，他的观点是，这年头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学习的人已经不多了，虽然那天他只讲了半节课，虽然他也带着口罩，虽然那要加的分最后也不了了之；体育课——乖乖，看哪，只有不到十个人，看老师抬头与三教某教室招招手，才知上面一位老师守着五个学生愣讲足了一百分钟的课。我知道已经很严重了，但又忍不住觉得好笑。周一晚上我回家取点东西，戴口罩走在大街上还成了个焦点，若是在校园里不带口罩，就快成孤立点了。

那一天听到北京SARS患者人数报道的时候，我才真的是彻底震惊了。不为他三百余人的暴发数，只为那一天一百多的新增人。回家吧，可当我周四回家收拾东西时，北京的大街上已经有一半的口罩了。对，回老家去！我向班主任请假，得到的答复是：“我知道你要走的这件事了，原则上我不批准，不过你可以走。”惊奇并迷惑着，我就真的一路逃难般地回了东北老家。

第二乐章：迷茫

到家了，长舒一口气，又长叹一口气。我离开了，是该，还是不该呢？

家里人不敢对外说我从北京疫区回来，我便在家里足不出户足足一整月，过了世卫组织公布的潜伏期，确定了身体不发热，呼吸不困难，我才敢出门理了理发，剪掉那沾带着星星点点北京疫区味道的头发。我开始觉得自己像逃兵，又告诉自己生命诚可贵；我觉得其实留校也无所谓，大不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可又发现还是家

里安全，落叶总要归根，又何苦客死他乡？哎，想不透啊推不开，不在迷茫中爆发，就在迷茫中灭亡。

第三乐章：烦躁

看起来，我是走向了在迷茫中灭亡的道路了。家里太幸福了，幸福就有了安逸，安逸就导致了堕落，堕落便引发了灭亡。

我从一天看八个小时的书，逐渐变成看六个小时书打两个小时球，又逐渐变成看四个小时书打两个小时球和上两个小时网，再逐渐变成看两个小时书打两个小时球上两个小时网看两个小时电视，直至最后完全变成打两个小时球上两个小时网看两个小时电视聊两个小时天看趋于零个小时的书。给同学发条短信问他非典在家都干了啥，他回道：咳，还能干啥，不过就跟乔丹打球，跟拉登炸炸楼，跟郭靖报报仇，再就跟你发短信了。妥，东北话讲出来，又是一个“无脊六受”。

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依旧两天报一次体温，三天问一遍返校安排，谁道在家轻松了？人家心里可真是烦着呢。

尾声：合流

七月二十八日，我同数学院02级其余九十几人重返北大，开始所谓的一个月“非典”补课生活。谢天谢地，好在还给了一个月的死缓期，若是回来直接考试，那可就直接执行死刑了。仿佛一切又归于平静，似乎所有都恢复正常，依然是宿舍教室食堂多点一大片，我们在校园里也没有口罩，没有八四，没有“非典”的重新绕着圈子。

九月四日，新生入校，一切就真的又如往常了，可能唯一的不同，就是那四个月非典型的经历，和欠下的三周军训。

梦见福柯 “非典型”生活 孩子一般的心境

将近三个月的非常时期，家在异乡的人们纷纷逃离北京。那些日子，时常在午后走在温暖的街道上，看着厚厚的口罩从自己身边经过……那些就是我曾经熟悉的北京人，仍旧保有着那股天子脚下、坐怀不乱的精神气魄，令我欣慰不已。不知为什么，在这样的灾难下，我反而庆幸自己是北京人，庆幸自己能够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土地上驻扎，仿似战士一般坚守阵地。

也许我已不能称自己为孩子，不过在那段特殊日子里的心情确实是如孩子一般，没有惊恐，

反而过了个清爽的假期。非典袭来，我便离开学校，在家赋闲了。五一后的一个月里，看了无数的DVD，接下来的一个月，又每天上午睡到九、十点，起床，午饭，健身，晚饭，电视，电脑……规律得不能再规律，放松得不能再放松。逐渐的，也开始到公共运动场与不相识的人打篮球，虽然现在想来是相当危险的举动，不过细想一下，也许我的非典生活也是“非典”的，好像一个孩子被放逐在无人的城市，随心地、乃至放肆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现在觉得有些愧疚了，为了当时对那些离去生命的疏于关注，为了当时纵情的玩耍而忽略了周遭的苦难。或者可以说，我是没心没肺的，缺乏阶级感情的，只不过有时真实，往往不尽如人意抑或不够合情合理。

谨在此缅怀逝去的生命，愿非典永不再来。

飞雪 非典日记 美好的一天

假如，上天告诉我，只能让我保留那段日子中一天的回忆，我会，毫不犹豫的，只愿意永远记住那天如此美丽的心情……也是，我非典时唯一的一篇日记。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

天气很不错，阳光温暖得让人忍不住微笑，徐徐清风又一扫心中的躁动和不安。中午很偶然的碰上了师哥的BG，呵呵，我好爱冰淇淋的哦：)

该吃晚饭的时候却没有胃口，于是干脆勇敢地冲出了南门。好长时间都没出过校门了，一出去实在是感觉很不一样，颇有点悲壮的豪迈，连口罩也索性不带了。走在空旷的大街上（相对平时而言），没带口罩的我似乎是个另类。本来只准备在门口转转就回来的，可一不小心就走到了西门的那条道上，突然想起好久没去吃鸡翅了，于是乎，信步走向西门。

望着空空如也的店，你很难想象那昔日宾客如云的日子。看来我是今天唯一的顾客。呵呵，也好，偌大一个店，此刻就为我一个人服务了。

今天不用多等，串就来了。吃了三串还觉得不过瘾，又加了两串。本来一直说要减肥减肥，来大学以后太堕落了，如今因为非典也都无所了。要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嘛，非常时期，当然不能减肥啦！所以觉得吃的也特别心安理得，尽情享受独自一人的悠哉悠哉。

享受完美味，满足了肚皮，便又踏上归途。

近来很是怀念子洋，其实我和子洋并无深交，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可是这两日眼前挥之不去的却总是子洋的影子，大概是因为已经春天了。

子洋是我的一个同学，单名一个洋字，只因一日她妈妈到我们寝室来看她，叫她洋子，听来很是亲昵，于是我们也笑呼洋子，谁知洋子出语惊人：“洋子是只有妈妈和情人才能叫的。”空气里一片尴尬，不知谁说了一句，“那我们叫子洋，子洋可是只有室友才能叫的哦。”从此我们就叫她子洋。

高三住校，校园里于是多了许多双飞的燕影。学校制度很死板，晚饭时是我们唯一空闲的时间。那时我们的四栋教学楼之间都有虹桥相连，黄昏时分夕阳无限，楼上有人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从教室里看人。我跟同桌每每饶有兴趣地品评桥上风景，最后将那幅画定名为“楼观沧海日”。可是老师们很看不惯，思想政治工作提为第一要务，

不知是哪位英明的老师自以为是的决定以女生为突破口，召开年级女生会，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我们班主任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说了一句让所有听过的女生都不会忘记的话，说有些女生“骗吃骗喝”，听的时候非常震撼，从此再也不敢请排队排在前边的男生帮忙打饭，就餐只坐全是女生的桌子。直到现在我和男生一起吃饭还有心理障碍，尽管大家各刷各的卡。然而子洋是个例外。她依旧我行我素，继续享受我们不得已而避之的熊猫待遇，让某些人大叹学风不古。虽然子洋不理会恶言恶语，但她自己绝不涉水，我们几个晚上一起跑步看星星，顺便聊天，对班里的男生评头品足，结尾总是子洋对那些楼观沧海日的

我所认识的 子洋

李璐

才走几步，就闻到一阵花香。这段时间成天浸润在消毒液的气息中，真怕自己的嗅觉已经失去功能了。走近一看，啊呀，正好碰上花店停业甩卖，许多很PP的花都出人意料的便宜。为什么不在寝室里也摆上鲜花呢？这个想法让我很兴奋，于是立刻挑了几朵含苞待放的玫瑰、扶郎和康乃馨，不知怎么突然想起初中时学的朱自清的《春》——“红的象火，粉的象霞，白的象雪……”，还挑了一个很精致的花瓶，硕长挺拔，双层磨砂，半透明的，素雅的近乎高贵，表面做了碎花纹的处理，很优雅很安静的立在那里。

没遇到任何麻烦的通过了西门，晚上似乎风更大了些，有一点点凉也有一丝丝甜。空旷的晚风吹散了种种的郁结，连日来的劳累、疲倦和紧张似乎也都随风而去。索性把头绳也解开了，任凭长发随风飘飘，我的心情也随风飘飘。上一次的散步是在何时？我已记不清了。平日总是以三角地为中心的学习和生活，此刻享受着这仿佛已经很远很远的傍晚，如此宁静的校园，没有了往日的喧哗，更多了一份沉淀，现在才由衷地感觉北大一切一切的好都不象外界所想的那样悬在博雅塔尖，而是静静地，深深地，潜在未名湖底。此时此刻，走在这般的校园里，似乎SARS已是一

件不与我相关的事情，而我，早已放任自己沉浸在路旁芳草的清香中……

回到寝身后，打开电脑，开始放我最喜欢的音乐。将花瓶蓄上半瓶水，随台灯的光影涟漪轻荡，清澈的照耀着我的眼睛。把花儿细细的修剪，一朵一朵插入瓶中。虽然只是寥寥几朵，我也对插花没有太深的研究，但还是象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左右摆弄了好一阵子。其实美丽就是如此简单，幸福也是如此的透明，深呼吸，仿佛进入了ENYA轻灵的歌声中。

如果活在世上，想看花时不能看，想吃鸡翅时不能吃，连新鲜空气都不敢自由的呼吸，那么生命之与我，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生活中却绝不仅仅只是非典。

如此难得的美好，如花般的美丽心情……

现在想来，“非典”一词已不再富有激情与创伤；留下的串串足迹，细细琢磨，又是甘苦掺半。渐渐地，非典远离了，应该走开的已经一去不复返。即使再回首那段时光，我们依然毫无头绪，却仍旧滔滔不绝。每个人的那段生活都不是空白，每个人的生活都绝非典型，你的呢？

女生大发哀叹“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一中找，一中本来草就少，今年收成又不好……”。

班里有个同学很喜欢写东西，我们叫他作家，作家曾经很赞叹地誉子洋为“二十一世纪新女性”，很是任劳任怨的帮子洋打饭，子洋总是无声无形之间就从作家的饭盒里将最赏心悦目的精华部分扫荡一空，还说帮助作家减肥，其实子洋自己的体重也很成问题。她曾有一篇大作题为《戒肉》，渲染她曾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毅力吃了一年的素，任她妈每餐炖排骨炸鸡腿红烧肉轮番诱惑。实践了誓言以后子洋大彻大悟，认为现下流行的审美标准一钱不值，放弃口腹之乐实乃逆天地之道，人生之本，于是较之从前更加逍遥，只是苦了作家。

我们语文老师喜欢机器生产的文章，偏偏班里有一群恪守夫子“君子不器”教条的人坚守38分阵地，60满分，36及格，加两分辛苦费，38。那时我喜欢炮制充满了酸腐的书生气的痴人梦话，子洋虽和我是一条分数线上的战友，可她是另外一个极端，她从来不写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总让人大吃一惊。一次考试，刚好是那个斥人“骗吃骗喝”的老师监考语文，从考试一半的时间开始就没见他离开过子洋的座位，表情丰富的简直可以直接录下来放哑剧。我们知道无论是什么事，子洋死定了。我敢说子洋那次作文创下了全年级无人不知的历史纪录，题为《生为女人》。大意是说每个女孩从一出生起心里都拴着一只老虎，她自己却从不知道，直到有一天老虎和女孩一起长大，突然就挣脱了绳索，把她吃掉（听上去很像一个反演变换），这只老虎就叫爱情。女人都被老虎吃掉了，没被吃掉的不是女人，于是子洋断言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夸张一点说我总觉得子洋那些不经意的胡说八道其实含着大悲喜大境界。那时“女人”是一个犯忌的词汇，有人统计这个词在子洋这篇文章里出现的次数对某些老师而言相当于500毫升DDT。要是午睡醒来还记得做了什么梦，子洋就会宏论一篇，说“女人天生爱做梦”。

一次作家请我解诗，大概是他觉得我比较诗气，也就是比较酸，我们看人喜欢看气。原文记不全了，前四句是“是鵠教会歌声游泳，是歌声追溯最初的风，是父亲确认了黑暗，是黑暗通向经典的闪电”，彼时子洋刚做了那篇惊世骇俗的大作，我就叫他去找子洋。隔着两排座位就见子洋将桌子一拍，“这么浅的诗还来找我”，作

家毕恭毕敬的请闻其详，子洋细解道“歌声呢是一个少女，鵠鹰呢就是那个让老虎醒来的人，最初的风呢就是爱情，父亲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自然就横加阻拦也就是说‘确认了黑暗’，有压迫必有反抗，于是黑暗必然通向闪电。”看子洋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已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作家还穷根究底的问闪电为什么经典呢，子洋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作家，“你没有读过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该听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吧，不是经典又是什么，真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说的作家直拍自己的脑袋，大有朝问道夕死可以的畅快。此后再找子洋解诗，不变的总是这个套路，从此作家得了法门，再没有看不懂的诗。于是子洋总被我臭骂该为那些被作家读过的诗出钱做法事。

那时我们理科班里只有9个女生，运动会必须每人报两三项才凑得够定额，我总是先抢下短跑跳远之类谁都可以滥竽一下的项目，子洋虽然体形、平衡、反应都很没有优势却喜欢报标枪，100米栏等等。最喜欢看子洋跑100米栏，冠军已经到了终点子洋才跑到一半，而且动作一点也不优美，甚至有点笨，但是她跨线的时候，全班还是疯狂地为她尖叫为她鼓掌。

子洋是不虚饰的，或者说子洋的虚饰是不虚饰的。高三最紧张的时候她也从不像我们冷水洗脸，囫囵吞饭，必是收拾得妥妥贴贴，饭吃得细细致致。男生们背着我们说子洋是班里唯一像女生的女生，尤其是那次服装表演之后。我们劳动课女生本来是要学缝纫，可是没人愿意学，于是那个小女老师就教我们做扎染和蜡染，大家玩得很是开心，我还做了一张岳飞的《小重山》的蜡染，得意非凡。半期以后小老师突发奇想，要我们用自己染的布设计服装穿出来展示，当时文科班的女生一个比一个做得漂亮，我们班却只有子洋一个人参加。于是T形台上子洋就成了我们班唯一的女生，骄傲地向我们炫耀“二十一世纪新女性”的风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满脑子的漂亮设计，我甚至想到穿旱冰鞋走场以获得足够的速度使得复迭的长裙后摆飘起来。然而只有子洋一个人把它们实现并且表现出来。

在子洋缤纷澄澈的世界里，我是一个暗淡的影子，在我的世界里，子洋是一团头晕目眩的色彩。现在子洋和我的空间距离不到一个小时单车，但是我们从来不曾互访。我说过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然而这团色彩我却总不能忘。我想，也许子洋是我心里想做而不敢做的自己。

非典，如同一个突然造访的惊吓，霸道地闯进中国，让北京陷入一阵不小的混乱。正是这一阵混乱，酿造出了各种各样“非典型性生活”。

于是，用此拙笔记录下当时的点滴，作为一种……纪念吧。

山雨欲来风满楼

寒假将近时，就听说了非典型性肺炎这个名词。当这个词气势汹汹的从广东闯到湖南的时候，板蓝根、醋以及一切和消毒有关的什物价格飞涨，不少店还断货。

将离家时，一边与满屋子白醋味恋恋不舍，一边怀揣着妈妈抢购回来的几包板蓝根，耳朵里反复地回响着“一天三次，一次一袋”的嘱咐，就这样上了火车。

当时还觉得有些许好笑，却全然不料这个小小的词日后在北京城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

昨夜风疏雨骤

大约四月中旬，非典这个词又一次在生活中出现，这一次更是“气吞山河”。

仿佛一日之间，生活因非典而改变。

不敢去上大课，

也无风雨也无晴

不敢去大讲堂，图书馆也骤然闭馆。

去上语文课，稀稀拉拉几个人，老师笑笑地说感动。上高代习题，到一半，老师突然说：

“请同学们戴上口罩”，全教室失笑，尤其几个大大咧咧的男生。也不知老师是心理权衡了多久才说出这样的话。

走在校园里，不带口罩变成了孤立点。偶尔大着胆子走出校门，发现纵然带着口罩也快成了孤立点了——往日熙熙攘攘的大街已近似“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此时，一位好心的姐姐要我去她家住几天，于是赶紧逃离。

在去姐姐家的路上，看到随风飘飞的柳絮，心中在不由自主地想：柳絮会携带着病菌乱跑吗？立时，美丽的柳树仿佛也蒙上了一层邪恶的阴影。心中既有不安，又觉得如此风声鹤唳实在可笑。

到姐姐家中，人是足不出户，各种各样的消息却纷至沓来。上网，看电视新闻——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数字一天比一天令人惊骇。然后给同学电话，短信，询问北大和其他学校的情况。那几天手机费暴涨。曾开玩笑地说“京城不幸通讯幸，事到恐慌话费多。”

也许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既是消息的接收点，又是消息的中转站吧。静下心来想一想，可能当人在恐慌时，会不自觉地去夸大这种恐慌，让自己相较不显得那么懦弱。于是原本的一点点小小的恐慌被扩大了不少。

当时真的以为很严重，只觉得偌大的京城似乎在风雨中飘摇。甚至有和同学探讨：如果仅仅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也便“生亦何哀，死亦何伤”了，感染上就感染上了吧，看开了，还能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心情关注这件事。但是我们不仅仅是自己，我们承担着责任，那么多亲人，好友，最重要的是——父母，没有报答他们之前怎可轻言生命。

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可笑，但当时的想法真的有这么沉重和严肃。

父母那边，早已是“家人折断门前柳”了。一天好几次电话来询问我的情况，催我回家。家，那毕竟是最让人有安全感的港湾，最让人感到温馨的字眼。

家乡的疫情并不严重，即便严重，也还是想回家，至少会有亲人温暖的陪伴。

很多同学已经回家了。班主任说：“原则上不准假，但学校不阻拦”。如蒙大赦。

打点行装，回家。

走过非典

躲进小楼成一统

回家了。

尽管一回来就被居委会跟踪量体温，并“勒令”我一个星期不准出门，尽管能看到地方政府在做着严密的防非典工作，尽管仍为每天居高不下的数字内心揣测，但是没有漫天的谣言，没有弥漫的恐慌，而有亲人亲切的问候，父母温暖的微笑，心顿时安了不少。

心安了不少的同时，也松了不少。堕落生活由此开始……

刚开始一两个星期，过得还算有条不紊。每天按部就班的学习，偶尔看看电视。可没有约束，这样的日子能过几天？

现在翻看那段时间的日记，满满的是计划和自责——周密详尽的计划，没有完成计划的自责，然后安慰自己“过去属于死神，从明天开始”，又是周密详尽的计划，可仍然是做不到，于是陷入循环的怪圈。

可笑！不仅可笑，而且可悲！眼睁睁的看着光阴在毫无意义的流逝，内心在痛，在追悔，行动上却是如此的漠然。

好几次给老师打电话问情况，心情都很矛盾。一方面期待着能迟些回学校，给自己一个继续堕落的机会，另一方面，又祈祷着必须早点回，迫使自己不能再放纵……

记得当时和高中同学联系，有说“我暑假不回家”，然后向我讲述其密密麻麻的安排，也有回家一星期就回校，说“我觉得我知识实在太贫乏，想泡泡图书馆”。每每听到这些，心中都会一恸，仿佛飞鸟掠过天空，空气会震荡一下，可是不久飞翔的痕迹就消失了。我似乎总在有意的忽略这些，不愿去想——其实是在逃避。期间，爸爸也和我长谈过一次，说了一些分量不轻的话。可仍然如一颗石头投入心湖，猛然受一下冲击，荡起一圈圈涟漪，最终却依然归于沉寂。

总之，那段日子，觉得生活中弥漫着颓废。有时候，也会想这与《千年一叹》中余秋雨所形容的埃及人的散漫生活是否有几分相似呢，只是心态是大大的不同了。

也许说得有点过于沉重了。不过那个时候，通宵看小说，整天看电视，游戏玩到晚上两三点，白天不看表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这些都是常有的事。以至于现在回忆起来，非典期间谈得上“收获”的只有看完了金庸，扫雷玩到一百秒多一点这两件事了。

云淡风轻过午天

也许堕落到了极点，人就会有突变吧。如同直线上正负无穷映射到圆上是同一点。从六月底开始，我就强烈地想回学校。爸爸妈妈也很支持。

那个时候，关于非典，疫情已经趋于稳定。人们不再那么恐慌，只以一种沉重而平静的语调分析着非典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分析着非典恐慌背后的文化内涵，颂扬着灾难中凸现的人性的

光辉。非典仍在介入我们的生活，不过我们已经在尝试着用理智和非典对话。

7.11回到了学校，后来的那段日子过得很充实，非典于我个人，已经成了一个淡淡的影子。

刚回学校的那段时间，每天早上6:00起，读一会英语，再泡一天图书馆。借很多慕名已久的书，认真读，细细品，兴至之处做一做读书笔记。晚上锻炼一下，偶尔看电影放松放松。那是一段真正惬意的日子。以至于有同学戏言：“你怎么回到学校也一天到晚不学习”，她所谓的学习是指学习课本。而我淡淡一笑，在心中说：“这才是我更认同的一种学习。”

很快到了7.28，补课开始了。那段时间说忙到焦头烂额不过分吧。一个月的时间补半个学期的课，而我由于自信跟着老师进度就可以应付课程，没有提前预习，时间显得更为紧迫。

紧张归紧张，紧张的同时还有一丝莫名的兴奋——因为预感这段日子时间会充分发挥其价值。因此没有心急，没有浮躁，学习效率也不错。记得当时一同学惊异于我不足一天的时间里复习完一本力学和半本热学，而我心中还很自豪地说：“这可不仅是速度，质量也很不错的。”而非典，自然已抛诸脑后。

补课时压力大，自然要找一个释放的方式。于是每天拉着朋友出去腐败。一顿饭吃上两个小时，除了数学，什么都聊。会谈及非典，偶尔会抱怨，因为它缔造了副产品——让我非人地堕落后非人地学习，而更多的是一种暴风骤雨后的云淡风轻；会回想前一段时间的生活，也会因蹉跎岁月而悔恨，更多的是包容地笑，的确“已知现在，与过去无关。”

随着一门又一门的考试，补课结束了。无论结果如何，相信每个人都是长吁了一口气。北京城也长吁了一口气，因为非典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尾巴了。

山头斜照已相迎

又过几天，新的学期如约而至，一切走入正轨。北京污浊的空气似乎一扫而光，街上又恢复了往昔的繁华。SARS似乎已成了一个记号，代表着一种生活，过去时。而我，也坐在桌前，开始“忆往昔”，记录着个人的“非典型生活”。

此时，脑海中骤然浮现对SARS的另一种解释，那么就以此作为文章的结尾吧——面对生活，Smile And Retain Smile。

我喜欢家乡的柳，春天刚到就急急地发了芽，嫩黄的叶在温暖的风里绽着小小的笑脸。不过几日，叶儿就会舒展开，青青的柳眉如花般缀在其间，开得满树都是新生的喜悦。再几日，柳絮就飘了起来，于是满村都荡着白白的雪，它温柔地抚摩你的脸，然后再调皮地飞走。童年每到柳絮飘飞的时候，总会到林间装回几捧，留到冬天让妈妈给缝到棉袄里。柳极易生长，每年春天水渠边都会挤满它们柔弱而细小的身子，在微风里醉人地舞蹈。

喜欢未名湖边的柳，低垂的柳枝轻柔而又调皮地拂过湖面，漾起一圈圈的涟漪，荡碎了夕阳的倩影，于是整个湖面流动着美丽而细碎的金色。也看过冬天的垂柳，灰黄的柳枝笔直地垂挂下来，极具生命的质感。

去年的这个时候知道了大二时要搬去万柳，而且是无论如何都要搬，于是在心理上就没有很大的排斥。何况柳以万计，应该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军训结束，初住万柳，忙着在尘沙弥漫的马路上来回，忙着在睡眼朦胧时挤公车抢座位，忙着在三区一层打饭吃饭，竟忘了计较万柳这个名字应该蕴涵的浪漫。

我们住在万柳学生宿舍，这是一个有着高高的楼房，圆圆的花圃，弯弯的天桥的小小的院子。万柳周围没有树，也就理所当然的没有柳树。马路两边绿色的围墙上绘着“人与树的舞蹈”，抽象的柳树下一个抽象的人在舞蹈。

住在外面，终究是没有在学校方便。然而既然住下来了，就不再需要计较。于是安然而努力地克服着生活中的困难，就像渠边的柳，努力扎根，在温暖的春风里恬淡而美丽的笑。

我在万柳始终分不清方向，即便在门外还很清楚，进得门来，却不得不按第一次的印象重新定位，但是我依然喜欢在宿舍里通过电话指挥来看我的人怎么走。

在学校找不到自习的地方，于是连趴着午觉的桌子都没有，于是戏称“北颠一族”去湖边的椅子上小憩。

要回去的时候落了雨，于是张罗着找认识的人借雨衣，拿到的时候雨停了，却还是一路穿着笑笑的回去。

冬天的晚上在西门外等332支，脸冻麻了，于是捧着水杯放在脸上，跟男友跳石头剪刀布，在冷冷的空气里大声的笑。

周末的晚上，没有可以玩的地方，于是跟男友在圆圆的花坛边，在弯弯的天桥上散步说话。

住在12层急着下楼却没等到电梯，于是一不小心从窄窄的楼梯摔下去，在安静的早晨夸张地大喊救命，事后想起在害怕之后竟是好笑。

SARS突袭，于是全民健身，万柳小小的花坛忽然热闹，到处都是生机勃勃。

一棵碧绿的祝福树静静的立在花坛一角，上面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祝福，在暮春的暖风里摇荡。

.....

人在万柳，这一年学到了好多。也许是宽容，是忍耐，是随遇而安，也许只是一种很淡泊的心境。

一次出游，汽车沿着四环路疾驶，车窗外是颐和园朦胧的山水，安静地融在初秋黄昏的日光里。将近巴沟的时候，我的视线猛然被吸引住了。那是好大一片柳林！都是还没长成的小树，温柔的长发在夕阳里随风舞动，绿得让人心醉。

我释然了，我终于知道了这儿为什么叫做“万柳”。

是万柳，一万棵柳树在春天里发出嫩芽，结出柳眉，飘出柳絮；是万柳，一万棵柳树，有家乡的，也有未名湖边的，它们都扎了根，在和煦的风里跳着醉人的舞蹈。

03.5.19



今天是2003年8月22日，离搬回学校的日子还有3天。

几天以来，大家一直在忙着收拾自己的东西，看着大厅里一摞摞教科书，一个个大编织袋以及一堆堆清理出来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我才真的意识到：我们就要告别万柳，重返燕园了。

说起万柳，01级的本科生都不会陌生，在住进北大一年后，甚至于还没有把北大完全熟悉时，我们便被无情的“赶”出了燕园，“赶”进了万柳。说成“赶”，是因为我们当时都很不情愿，别说住进万柳，我们连万柳在哪里都不知道，只听别人说离北大要20分钟的车程；后来，听说有人到万柳前期打探宿舍，却道那边很脏很乱，路很难走，公寓周围都在建房，放眼望去，一片狼藉。

还清楚记得我们刚从军训基地被一辆辆汽车拉到这里时的陌生与不安，那时连五区在哪里都不知道，还是田立青老师亲自当我们的向导。当我们推开门看了宿舍的格局以后，我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从此以后，这里便是家了。

为了充分利用宿舍的空间，也为了把它打扮的更像一个家，初到万柳我们就开始了疯狂的大采购，买台灯，买窗帘，买电脑，买洗衣机（每个大屋一台）……有的宿舍甚至还买了锅，电风扇，微波炉等等，真是应有尽有，俨然一副要过日子的打算:P。对于住过狭窄昏暗的31楼的我们而言，万柳最大的优点莫过于空间大、地方多，有足够的柜子来塞我们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有用的或者没用的物品，于是，大家拿出看家本领，各显神通，把空间的利用度达到极限。

然而，搬家的新鲜感没维持几天，开学以后，我们就遇到了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各种麻烦。作为第一批入住万柳的同学，我们开始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涯”，也开始了我们的“四挤”生活：挤电梯，挤公共汽车，挤食堂，挤图书馆。由于万柳的公寓有十四层，而我们住在十二层，爬楼梯上下基本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每天早晚的高峰期电梯前都站满了等待的人，大家背着沉沉的书包，眼睛盯着电梯旁显示楼层的数字，焦急之情不言自明。

万柳共住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6000多人，这么多人每天到北大上课，课余时间无处可去，食堂和图书馆便成了容身之处。在图书馆几乎抢不到位置，中午放眼望去，都是俯在桌上小

憩的学生，我们已把图书馆当成了临时宿舍，除了上课吃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那里渡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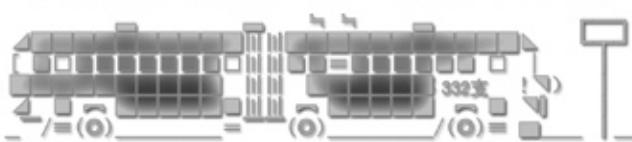
其实这些都还不是最麻烦的，让我们最烦心的还是“有名”的332支公共汽车。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忘记332支的“一流的”的简陋与“超一流的”拥挤。每天晚上上完自习，最痛苦的就是在西南门的车站等车。人人翘首遥望，就是不见332支的踪影，好不容易来了一辆，几百人蜂拥而上，而我们这些“残兵弱将”根本挤不上去，无奈只有等下一辆车。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女生从十点等到近十一点只来了一辆车还没挤进去，最后只有打车回万柳。其实麻烦还不止这些，比如下雨下雪的时候，比如生病的时候，等车真的是很折磨人的一件苦差，再加上车上人杂，手机，钱包被偷，都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现在把大家都练就成了反扒高手。

或许很多住在北大里的人会说我们挑剔、娇嫩、不能吃苦，但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又怎能体会，当你中午无处可去而浪迹北大时，当你突然生病而又不能马上回宿舍时，当你在马路上一个人骑车时……

苦归苦，累归累，但关于万柳，仍然是有很多有趣的事。

殷巾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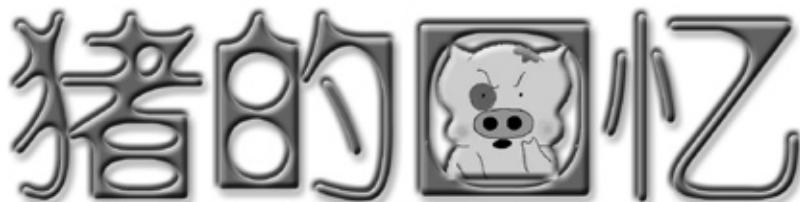
告别万柳



万柳附近是万泉河，记得第一次骑车回万柳时我和同学迷路了，走到了河边，结果折腾到学校找人带路，到了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公寓就在万泉河边，不免在心中窃笑好久。后来那条河还被我们称为“小未名湖”。还有挤车，为了能让自己不讨厌它，很多女生把它纳入了“瘦身计划”当中。非典时期封校，我们的学生证都给贴上了一个特殊的标志，这个标志在暑假回家的火车上被列车员误认为是防伪标志，还向我询问如何辨伪。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被称为“多功能厅”的“三区”，因为它的用途很多，一楼是小超市，体育馆，二楼既是食堂又是自习室，逢年过节又

〔编者按〕一年前，几位99级的学长一起在yht bbs上开辟了一个猪的家园——“MyLovelyPig”版，它和后来的“99概率版”一起并称为SMS的分版，留下了许许多多院人的无尽快乐和美好回忆。“记忆像淡淡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转眼已到猪版一岁生日，谨以此文献给那所有过去的好时光……

大学四年中，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一塌糊涂BBS上度过的，糊涂上有很多我的朋友，我的快乐和我的骄傲。在这里，我要写的，是作



为糊涂上的一只“猪”的回忆——关于“我爱我猪”版的点点滴滴——送给即将一周年的猪版，和我亲爱的猪版的朋友们。当然，由于猪的记性不太好，所以记得并不全面，提到的可能也是很琐碎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那的确是一段开心异常的美好时光。（由于这里写的是网络的事，所以朋友们的名字我也都用id来代替了，呵呵）

猪版的成立

先从猪版成立的前夕写起吧。其实猪版的成立时间不算早，当时是大四的上学期，我们在一

成了娱乐厅，开个会啦，联个欢啦都落户那里。

在万柳住久了，我们也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渐渐喜欢上了万柳。我倒觉得，和偌大的北大相比，万柳更像一个家。还记得五一SARS期间我们在三区前的花坛旁跳健美操，打太极拳，玩排球，打羽毛球，踢毽子，跳皮筋……不爱去食堂就买一堆东西用锅煮着吃，一个个都吃得有滋有味，日子也过得其乐融融。万柳像是一个大家，而每户16个人又是一个小家，我们在家里生活，很幸福也很快乐。在这一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家的变化：电话从无到有，食堂从自带餐具型变为今天的“多功能”型，浴室也是很先进的可以计水量型，就连332支公共汽车也比以前多

次腐败的过程中，经过热烈的讨论，忽然发现猪猪是那么的可爱，于是决定要在大家喜爱的一塌糊涂bbs上成立关于猪的版面，并确定了版名“我爱我猪/MyLovelyPig”。然后，由那时还不是版猪的版猪——暂且还是叫她tiny吧——在Newboard版发一个开版申请。不过，写申请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我费尽心思才想到猪版的开版理由——表达对猪的喜爱之情，讨论猪的可爱之处，甚至还列举了一堆现实生活中大家对猪猪赋予的美好含义……

申请发出去之后，我一直关注着，还经常看当时的站务们在不在线，给他们发消息问关于猪

版的事，尤其是当时跟我比较熟的站务，我都跟他们说了好多好话……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因为这个版的开版理由实在是太猪了。不过最终，一个在KFC做出的决定

boringray 使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那时我、tiny、雨点和戈多在KFC腐败，同时也在商讨申请猪版的对策……当时正值糊涂筹集网友捐款以升级硬件，我们也就想到了集体给糊涂捐款。虽然是在KFC这个鸡的地盘，但并不妨碍我们做出一个对猪至关重要的决定。我们四个共出了一百多元，然后我回到宿舍再说服了weiwei，香蕉猪，cojie，wildwind……总共凑了200大元。当晚，我不停地在糊涂上寻找可以接收这笔捐款的站务，终于联系上了大鸟同学。从消息中得知大鸟正要去买煎饼的时候，我马上发挥了猪的特性……最终，我交给大鸟202元，大鸟给我一个煎饼，哈哈～～第二天也就是11月27日糊涂的捐款版上多了

了很多，而且有区间车专门供我们上学回宿舍了……

万柳，这里留下过我们的足迹，洒下过我们的汗与泪。一年，不寻常的一年，值得回忆的一年，苦也好，累也罢，高兴也好，埋怨也罢，我们都经历过了，在我们的心里，都曾把万柳看成是家。有过这样的一年的经历，让我们更多地接触了社会，接触了生活，让我们不断地长大，不断地成熟。住进万柳，这远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学证明题，我们不能用逻辑推理出它是好是坏，这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真正明白。

多年后的一天，当我们回想起这段日子再想起这种感受，也许只有淡然的一笑了。

一篇被m的文章，标题是：“收到“我爱我猪”俱乐部发起人集体捐款一笔”。

猪版顺利地在2002年12月1日开张了。那天晚上猪版开版的时候，我正好很幸运地在站上。一发现这个好消息，我就马上跑到隔壁告诉当时正在游戏中的版三paradise，让他马上开始把猪猪们加进版。从这一刻起，tiny就成了版猪，雨点猪做了版二，paradise也开始被香蕉猪等猪称为猪三。

开版之初

刚开版的时候，版上的猪还不多。我们都在发表猪的各类知识、各种图片甚至如何做猪肉的菜谱……最早进版的那几只猪猪，用香蕉猪的话来说就是“开版元猪”，都是互相熟识的数学学院99级的几个，包括我，tiny，雨点，戈多，weiwei，paradise等等，所以版上的气氛非常好。可以说，猪版的好氛围是从开版一直延续到现在。

开版之后，zizhen随即被我们推举为猪版的宠物，理由么，对于在现实生活中见过zizhen的人来说，就很好理解了；而对于没有见过zizhen的人来说，也是很好想象的……而我，就当上了猪版的经纪猪。说实话，其实当时我真的很想当猪版的版务的，可惜那时我是Beggar、Cantonese和Fairytale三个版的版务，已经不能再当版务了，所以只好遗憾的错过了当猪版版务的机会。

我的工作

当时的我实在很想为猪版做些什么，于是在开版之初就开始使用这个猪号——其实更确切的说，是担任这个职位——经纪猪。但是在刚当上经纪猪的时候我真的没想到，原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制作签名档……其实，起因是刚加入猪版的时候，我决定为自己做个新的签名档。可惜我没有什么艺术天分，不会画画，尤其是要用ASCII字符，太难了……我只好模仿其他人的风格，好不容易写出了“我”字和“猪”字，做了第一个签名档“我爱我猪”。香蕉猪看到之后，要我为他写一个“香蕉猪”，鉴于他的报告承诺，我便答应了，写得还不错，于是，我就开始在众猪的要求下一一为他们写签名档……当然，在所有的

签名档里，那个“猪”字都是不变的。:)

由于我写出的字都是一个风格（其实是因为我只会写这样一个风格），很多猪或人都问我是不是用软件写的，我想，要是有这样的软件就好了……每次要写一个签名，我都在文集的隐藏目录里建立一个文件，在里面不停修改，修改到满意为止。有时候，有的字实在写不出来，只好再问猪猪们能不能写别的字，然后要按他们的意愿上色，还要教猪猪们怎么把有特殊效果的签名放到签名档里……最后看着猪版上又多了一篇show签名的文章，感觉还是挺好的。回想一下，那么多对猪版的回忆都跟为猪猪们制作签名联系在一起，可见那是当时我在猪版最主要的工作了。只是，这些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最近做的“小美女猪”，已经是在侠客猪做的基础上加以修改的了。或许，我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在28#的猪窝里认真的制作签名档了……

除此之外，猪版的备忘录，也是我“偷”回来别人画的小屋，然后加了很多修正和点缀做成的。冒着炊烟的温馨小屋旁边写着“欢迎我们可爱的猪猪”，充分体现了猪版温馨融洽的“猪圈”气氛。

在猪版的灌水

开版的时候集体吃喝的活动还不是很多，于是灌水就是猪版最主要的活动了。而猪猪们灌水都是很有特点的。在猪版经常出现的动作有：

——kiss。这是当时的版三paradise的招牌动作，对象是猪版的所有他熟识的jjmm……除了bluecherry没见过被他kiss，嘿嘿……当然，版猪也会kiss雨点猪或其他猪mm的。

——ft。这个自然就是我说得最多了，从ft版带过来的习惯……weiwei曾经说过我发的文章有一半是ft，其实还是没这么多的。

——hug。也是我最爱做的动作，后来香蕉猪也学会了……

——嗷嗷。香蕉猪最喜欢说了。但我认为“嗷嗷”是狼的声音，“哼哼”才是猪的。于是香蕉猪说“嗷嗷”之后我就带头鄙视或者kick他，香蕉猪被鄙视被kick之后就5555555……然后我就说“乖，不哭”。而这时cojie也会不时跳出来cmft他一下，呵呵。

香蕉猪和乒乓猪是我当时最喜欢的灌水伙

伴。很巧，boringray、bananazhl和buttercup都是b开头而且都是9个字母，长度也一样。我们一灌起来，满屏都是我们的id，只要paradise等不来捣乱的话，是很整齐很好看的，呵呵，香蕉猪也把它称为“3b”大水：）。

回想起那时的猪版，给了我如此多的乐趣，甚至能让我把别的版务都辞了，专心做个经纪猪，在猪版灌水、做签名档……

猪猪爱吃

当然，猪版的活动远不止灌水这么简单，猪以食为天，报告、版聚等活动是少不了的了，更不要说那是在大四的腐败岁月……

第一次版聚是在中午，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天我很猪的睡过了版聚的约定时间，结果还是被其他的猪猪叫醒，匆忙刷牙洗脸，睡眼朦胧地和群猪一起到了版聚地点——海淀郭林。一进门就见到两只猪猪很亲热的拱在一起，使我们觉得这里的确是猪版版聚的好地方，呵呵。然后群猪入座、点菜。点菜的时候，正好见到有个菜叫“菠萝香蕉鸡”，我们就说怎么没有“香蕉猪”吖，然后毫不犹豫的点了它。过了一会，由于有事而姗姗来迟的乒乓猪出现了，而且她还带来了她答应报告大家的一袋香蕉，正巧这时候服务员来告诉我们“香蕉猪”这菜由于没有香蕉而做不成了，于是我们建议香蕉由我们提供……不过，最后香蕉问题还是由饭馆解决，而乒乓猪带来的香蕉也顺利成为大家的饭后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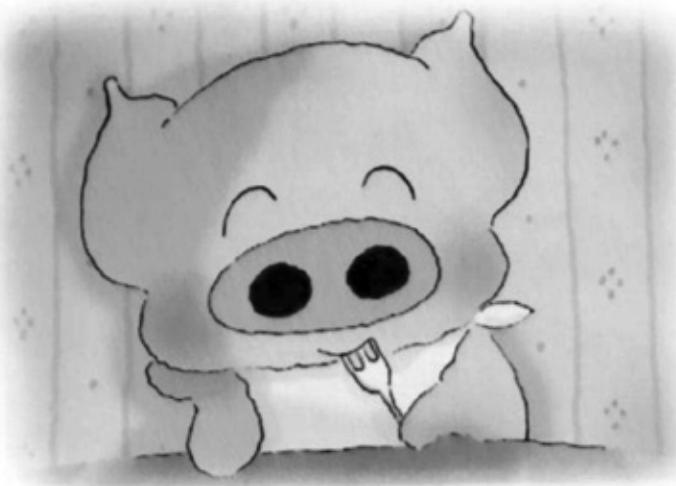
说到吃，自然就得提到aprildy，虽然可能版猪比他更爱吃，但dy惊猪的食量相信给每个跟他一起吃过饭的猪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见到dy就是由于吃，那是我过完寒假从家里带来一些好吃的特产分给众猪，于是就有机会在宿舍见到了dy。当时真没看出来他那么能吃，而dy在猪版一举成名就是在猪版的第一次版聚上。那回版聚大家吃完之后，都放下筷子海阔天空的聊天，他左看看右看看，居然又要了个炒饭，而且还消灭干净了，令众猪都对他刮目相看……此后dy又多次展现自己吃的实力，只不过有一次他吃得不算多，因为那是他报告……

回想在北大最后的那个学期，几乎就是在报告与听报告中度过的……我经常报告雪糕，以至于博识卖雪糕的售货员都认得我了，每次都对我说“怎么又是你请客？”而我报告雪糕的时候，FlyingSnowR总要旁听，连我报告ft版的朋友时也不例外，充分展示了她当小版猪的潜质:)至于鸡翅、西瓜等就是我听其他猪报告的了，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本来乒乓猪要报告西瓜的，结果付钱的时候由于那张钱太破旧而被拒收，于是一贯一毛不拔的“铁公猪”paradise只好报告了，哈哈:)那样报告与被报告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但对猪来说，那绝对是十分美好的时光。

回想版衫

除了报告，猪版还有很多其他活动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制作版衫了。

记得当时版猪提出要制作版衫，大家反应都



十分踊跃，因为这可是我们猪猪展示自己的机会吖。版猪首先在版上发了几个图片，让大家投票选一个图案。选图案很容易，但要联系制作厂家就不容易了。版猪，还有雨点猪和宠物猪的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呵呵，版猪真的很少有这么勤劳的时候的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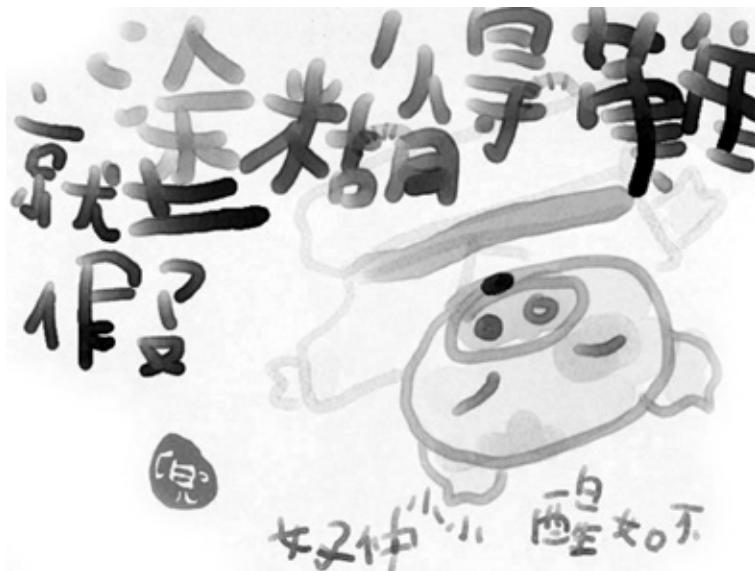
版衫后面要印上每只猪猪的签名档，而这就是我的工作了。在版猪积极联系厂家的同时，我也在积极的制作签名档，因为当时很多要做版衫的猪们都没有签名档。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状态实在太好了，速度是以前的几倍，而且效果还不错。不过其中有个小波折，waterskin一开始要我写的是“瓜皮猪”，可我实在是写不出“皮”

字，他只好改叫“呆瓜猪”了……当然，这也是后面的伏笔。

后来就遇到了钱的问题。真的非常感谢liumath的捐助，使猪版版衫的制作可以继续下去。为此，我还特地申请了个猪甲叫做“我爱liumath”：）

版猪终于把版衫领回来了，当我在28#门口从版猪猪蹄中接过一部分版衫的时候，感觉真的是太好了！而当最后我颇费周折的把所有版衫分发完毕时，我也算是完成了作为经纪猪的又一项任务。

在之后的全校毕业典礼上，好多猪猪们都穿着版衫参加了那天的活动，waterskin还上台去领奖。当时我真的很想知道，在waterskin转过身来之后，那几位校领导有没有看到他衣服背后写的“呆瓜猪”三个字，呵呵。当然，我们都穿着版衫集体活动也是少不了的了。有次我和paradise、log都穿着版衫在路上走，路上的人都投来异样的眼光。而一群穿着版衫的猪猪在学三打牌，已经成为我脑海中的经典画面了。



比较遗憾的是，有些猪猪穿版衫的样子我还没见过，要是什么时候，猪猪们能在一起穿着版衫照一张全家福，那该多好……

版猪的生日

回忆到毕业典礼，也就回忆到了七月，那离别的日子……不过离别之前还是要迎接一个节日——7月4日，版猪的生日。

版猪在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就收到了一个蛋

糕，是liumath和远在美国的蓝莓猪送的。当时馋嘴的版猪提议趁着群猪都在就把蛋糕分了，但生日蛋糕的确该在生日那天吃的，即使是猪的蛋糕也一样，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学一瓜分蛋糕。

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各自的猪窝，开始灌水，同时也在策划第二天的十大。很遗憾，由于猪版是俱乐部，文章不能上十大，于是我们决定了一到12点，就由我在sms版先发一个猪福，然后大家一起re。可是，很擅长抢第一的我这次出了点意外，我实在是太激动了，在7月3日23:59:59把猪福发了出去——结果sms上无数个re和ft同时出现，乱做一团……幸亏戈多是版务，一个同主题删除就解决了，使得版上7月4日的第一篇文章还是我重新发的猪福。然后，就是极其壮观的猪甲大展示，猪猪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有的猪猪的猪id都re了，有猪甲的当然也全部贡献了出来。dy的猪甲多得都数不过来，而我出动了自己的所有猪甲，包括以前从来没发过文章的秘密猪甲，又向糊涂的大水车番茄借了她的所有马甲，还在糊涂大富翁版用糊涂币聘人来re。当天不止是在sms版，在pku_sms99stat和blessing版也一样“猪气鼎盛”。结果，版猪通过当天的十大一举成名：）

7月4日的那天，我不到早上7点就醒了，因为要去瓜分版猪的生日蛋糕。那是我到北大四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学一。群猪在学一聚集，蛋糕自然是版猪给大家分，而饮料就是由我来负责。作为经纪猪，总算有个机会为猪猪们服务了；而当天在场的猪猪们也肯定都忘不了，居然要那么早起床去吃生日蛋糕……

到了下午，我们去唱卡拉ok。众猪纷纷一展猪喉。当然，是唱歌，而不是“哼哼”。然后，晚上我们又在学三和版猪分享她收到的另一个蛋糕。从吃开始，又以吃结束：这就是版猪在成为版猪之后过的第一个生日。版猪以后的生日会怎样过呢？这就是想象和期待，而不是回忆了。

猪的回忆，停留在七月。随着离别的到来，我走出了燕园，离开了北京。但是作为猪的回忆，或许会一直留在某个地方；又或许在某一瞬间被提起，便泉涌而出，就像现在一样。

〔编者按〕不知02级的同学们是否还记得新生文艺汇演时的那个引起轰动的小品《北大群英传一》及元旦晚会上的《北大群英传二》？剧中的郭靖、黄蓉、令狐冲、段誉、杨过、岳灵珊、任盈盈……曾带给我们那么多的欢乐和美好的回忆，以至于这些剧中人物的名字甚至都取代了他们的名字。在03级的新生文艺汇演上，《北大群英传三》倾情上演，你、我、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仔细算算，自己来到燕园，进入数院已有两月。这两个月来，发生了许多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也见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人。而他们，使我的大学生活变得更充实，更精彩。下面仅仅是我一些所见所感，谨以此篇献给已经进入数院的人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幻想

高中时的我完全是个竞赛狂，牺牲了N多时间，自己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想题、做题，无视外面的精彩世界。尽管代价昂贵，但也换回了两块金牌的收获，同时也取得了无可辩驳的保送资格。而在清华和北大之间，我徘徊了很久。

试想，一个从清华幼儿园到清华附小，从清华二附中到清华附中的学生会有什么理由选择清华以外的大学？

但是北大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那里有全国公认最好的数学系，有很多我认识的人和很好的学习气氛。所以，经过了整整一夜的辗转反侧，第二天早晨起来看见父母时，我只说了两个字：“北大”，而我父母也只说了两个字“很好”。

北大，那时我虽然选择了北大，但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它。偶尔也会放下手中的笔，不再去看那厚厚的草稿纸，而站起身来仰望着天空，幻想着，我的北大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北大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小品，名字和内容待定。想不到这个决定竟给我带来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东西，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了向师兄讨教小品的经验，中午我去了45甲，并得知02级的学长们曾经在他们的新生文艺汇演上演出过室内剧《北大群英传》，而且我所熟识的王彬在剧中出演郭靖。当时的编剧兼导演，是217室一个叫邓杨的师兄，但他那时不在。傍晚我再探45甲217时，忽然一人推门而入，冲我问道：“你就是付云皓吧。”当我还在想自己是因为哪点做得恶心而被这个面容猥琐家伙视为同道中人的时候，他突然又冒出两句话：“你知道我是谁么？我就是邓杨。”

相逢

“懒虫起床，懒虫起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闹钟又欢快地响了起来。由于闹钟的发音不太标准，我总是听成“懒猪起床”而饱受刺激的醒来。我伸了个懒腰，尽量使自己的大脑保持清醒。

今天虽然没课，可事情还是很多的。作为班长的我刚刚忙完了分书、办图书证、给学生证盖章等班级事务，又在十一假期组织了一次秋游香山，尽管出席率只有五分之二（比《此间的少年》里的令狐冲要好一点）。现在十一假期即将结束，要开始准备新生文艺汇演了。

我现在是新生文艺汇演的导演，尽管我还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唯一肯定的是，我已经是室内剧《北大群英传三》剧组的一员了。

这要追溯到9月21号，整整2个星期前。汇演要求每班报3个节目，我们班已有2个，我想我们班39个堂堂七尺男儿，怎么也能编出一个小品啥的，所以为了交差，我说我们班还有一个男生

付诸东流 aprildy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觉得唯一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但他接下来的几句话就立刻让我明白

“人不可貌相”的真正含义。他从剧组的创建说到剧组的发达，从剧组的排练讲到剧组的演出，我们谈得很投机。最后我们约定我先在03级物色一些演员，然后再根据角色需要定剧本。

那两天，我找到了5个男生，尽管有些是被抓壮丁的，但邓杨说已然足够。晚上10点，我接到邓杨电话，要我带那5个男生到47楼楼下见见面。可谁知关键时刻他们居然有3个逃得无影无踪（其中还有一个逃到美国去了，哼哼，别以为我抓不到你，只是时间问题）。我硬着头皮带着剩下的两个男生到了47楼楼下，可都没有通过严厉的面试。我本来以为邓杨会大怒而杀了我，谁知他只是微微一笑，说：“还是先写剧本吧。”

其实我知道那时大家心情都不好，幸亏曹茜婷师姐带来了好消息：原定于15号左右的汇演改成了18号，我们又多了宝贵的3天。邓杨给我介绍了两个人：刘洋和杨光。我强烈要求参与写剧本（也是对自己鲁莽工作的惩罚），于是刘洋和杨光就先去西门鸡翅找地方，而邓杨就给我看前面两部剧的剧本和演出情况。当晚，我和这两个师兄一个师姐（唉，都叫师猪算了，我们都是猪版的猪嘛）就一边吃西门鸡翅一边讨论了一夜。但是没有演员，我想大家总不能干在这耗一晚上吧，就自告奋勇地申请。那3头猪把我打量了许久，最终杨光挤出了三个字：张无忌。

读者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另外那2头猪居然拍前肢叫好！如果当天不在西门鸡翅而是在四教的话，我想我会用自己的鲜血为代价，成为未名和糊涂上的热门话题……但仔细一想，我和张无忌还有那么三分象，所以就勉强答应了（谁叫他们是我的师猪呢！）。于是，我们就围绕张无忌展开了讨论，但最后杨光突然想起来什么，并说了一句：这样会把张无忌累死的！

因为实在无法确定别的演员，讨论最终不了了之，但这一夜大家还是得到了很多东西。

② 排练

不管怎样，剧本还是一天天地完善着。10月7号，小粉猪骗来了几个女生入伙。10月8号傍晚，我和邓杨厚着脸皮去45乙各个宿舍作宣传、拉演员（本该先在我们班拉的，可怜邓杨和杨光连

“总不能让付猪独赏群芳”这种话都说出来了，还是没起作用）。

我们不得不承认45乙343是个绝对的风水宝地。当我们敲开343的大门并问出那句当天已经问过数十遍的话时，10秒钟之内，他们的回答就给了我们几乎可以拥抱在一起的激动：居然有两个同学希望参加演出，而且毫不犹豫的就报出了所饰演的人物，并很热情地留下了联系方式。这让我想起了耐克公司的那个著名的广告：一切皆有可能。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顺理成章了：约了几个人，定下人物，之后讨论剧本。大家各抒己见，最后剧本好象有了很多内容，但又似乎太零散。不过邓杨的实力是不容忽视的，一觉醒来，他只用了短短几小时，就把前一日大家说的七零八落的东西，再加上了一点自己的构思，变成了一篇完整的文章。于是，9号晚上，我们开始第一次排练。

当时的演员阵容是：郭靖、张无忌、石破天、田伯光、穆念慈、阿绣、殷离、小昭。其中小昭同学因故缺席，郭靖师兄因故迟到。说是排练，其实不过是大家串串词，互相熟悉一下而已。这样邓杨就比较郁闷了，他不但要串郭靖的词，还要作为唯一的师兄进行场外指导。记得有一回说到一句话时，邓杨突然大怒并且指着鼻子斥责我，我还以为我哪里演错了，后来才弄清楚那是句台词（就是剧中郭靖指责张无忌的那句话的原形），弄得我十分尴尬。

第二天，剧本又发生了不少变化。首先是小昭同学因回西域省亲而退出，让张无忌向殷离介绍数院的一段话变得很单调。再者就是穆念慈同学在指责张无忌时的慷慨激昂使几位师兄师姐的脸个个变色：他们实在不能想象穆念慈可以这样。尤其是这位演员姓黄，单名一个榕字，大家可以想象“黄榕演的穆念慈”……因此经多方面协商决定：穆念慈下，阿朱上。而阿朱要上的话，就绝不是那么一点戏，是故又在前面给阿朱加了戏份，把向殷离介绍数院情况的差事推给了阿朱（这样张无忌也落得个清闲，何乐而不为呢？我举双前肢赞成）。

实际上，每天的排练的都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无论是表妹的那句“你不就是那个刚刚被我们楼长骂出来的什么石破天吗！”（实际被骂出来的是田伯光），还是邓杨临时串演的田伯光及石破天，亦或是郭靖师兄笑呵呵地问“阿绣你没

事吧”之后同样笑呵呵地看着田伯光，都能使我们在跌倒之余放声大笑。就这样，我们度过了快乐而充实的一个星期，而大家最终都炼到了“观演而不笑”的境界。好在新生文艺汇演即将开始，否则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排练下去。

表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排练中大家都已经觉得十分平淡的剧情，仍然在同学当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尤其是田伯光的开场白和他说那句“和45甲的师兄们学的”时，反响尤甚。不管怎么样，大家总算是幸不辱命，演出了我们的精彩。

新生文艺汇演结束了，但剧组依然存在，剧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和故事仍然会继续下去。

四个人

自入燕园以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上面所提的四位师兄师姐了，尤其是邓杨，倒不是因为他影响能力特别强，而是与他接触太频繁。

他高中时也曾得过江苏省高联的第一名，也有属于自己的荣耀，但是在燕园，他显示的却是另一种强势，另一种光芒。当年他被室友暗害而要被迫组织一个02级新生文艺汇演的节目时，他也只是怒了一阵子，随即便把室友抓起来一起想了一个晚上，最终得到《北大群英传》这个流传至今的经典。他能够把《北大群英传》做到现在，并在时间超紧的情况下圆满完成这一次的一切工作，足见其领导能力。他在剧组中的表现尤其突出，作为剧组导演，作为一个师兄，确实起到了榜样的作用。有哪位男生没到，就由他暂替。而在排练间歇，他也总不忘要去“准备后勤工作”。因此，至少在剧组内部，称他是老大哥级人物并不过分。

如果说邓杨还有一个特点，无疑就是灌水了。据我不完全统计，他的回帖速度大约为每分钟6-10帖（其中还夹杂着两三封回信）。这固然显示出了邓杨高超的技能和疯狂的手速，但也使我明白了他的无聊（据邓杨自己招供，只有闲得无聊的人才会灌水）。

邓杨的确是个奇怪（不，应该说是猪性偏激）的家伙，前一天还哭穷，追着人家后面讨钱，后一天就能拿出一百元放开报告；前一晚上还晕晕忽忽不省猪事，第二天早上就能写出条理清楚的剧本；前一天文章数还没超过boringray，后

一天就……

此猪对我的影响绝对不小，仅短短六周，我就已对燕园尤其是数院了如指掌，也让我过上了现在这样不太像新生的生活（正如他所说，他一直都把我看作02级的人），同时也让高中时那个天真的、自命不凡的、随心所欲的我，变得更加成熟，懂得去关心别人、理解别人。某日一高中同学说：“你变化得可真快啊，要不是你的体型，我都认不出你了”的时候，我心里不由涌起一丝感激之情。

再说说另外三只猪。杨光是99的师兄，举手投足间都有大师兄的姿态。在正式商量问题时他起一个表率（或者说是中心）作用，但在大家嘻嘻哈哈时，他也能和我们这些师弟师妹们打成一片，甚至比我们还能搞笑。杨光实际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看我们的剧本和排练，因此能更加敏锐、快捷地发现和解决在排练中的种种问题。邓杨不在场上时，他就指导我们排练。正由于他俩的存在，我们的剧本才变得更加完善。他一向秉承“生活第一，欣赏第一，其它的都不重要”（呵呵，这一点就是打死邓杨我也不会support



的）。他也经常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们一些真正应该知道的东西，尽管我现在还不能完全听懂。

刘洋是02元培的师姐（不是有猪说过数院元培本一家云云吗？），虽然她经常被损得很惨，但面对我们这些师弟师妹们时，她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师姐的姿态，以她的聪颖、周到、勤快为剧组服务。最后连田伯光这种人都会一本正经地叫“师姐您好，师姐再见……”，她在剧组的生活中更像一个家长。

虽然与平婧师姐的接触比以上几位稍少一些，但感觉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嘿嘿，在剧组里混的都不是简单人物，比如说我是吧:P）。与刘洋师姐不同，在我们03级同学看来，她更像一个平

起平坐的朋友（也许是因为她比我们之中很多人都年轻的缘故吧）。偶尔我也听她说起以前的本阅，包括本阅的苹果以及水果刀……

正是因为剧组的这些师兄师姐给我的感觉各不相同，才让我觉得剧组更像一个家，其中性格各异的家长，告诉我各式各样的知识和本领。身在剧组，在这些人之中，感觉就是这么一种快乐。尽管当初加入剧组是很唐突的，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运气实在太好了（5555，当时我为什么没去买彩票？）。

现在的我们

剧组的每个新成员，在来剧组之前是什么样的我并不清楚。但是，经过剧组的熏陶，大家都改变了不少。所以，有必要说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了。

石破天和田伯光已经像在剧本中所说的那样帮女生占座了，而且一占就是好几个，343的另外两位仁兄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都比不上邓杨某一次突发奇想来03级上课时发生的事：他一个人就占了20多个座，而且全都是前几排的（估计邓杨再这么变本加厉下去，前三排就不会再有我们03级的男生了……）。

阿绣她们寝室都在抢着看《侠客行》，其中数阿绣看的最少……她们寝室和其它几个寝室的女生好象已经习惯了有人帮她们占座，就像吃剥好的橘子一样。而石破天和田伯光他们也就……什么？你说我？我自己还坐后面呢！

由于之前在邓杨的寝室，我曾经得到过很多快乐，抛却了很多烦恼。所以，心情很乱的时候，就会跑到45甲217清净一下。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因为……

表妹要考试了，我被抓去帮她复习！555555.....

我们的《北大群英传三》已经演完了。但是，我们一直在生活中演绎着我们自己的《北大群英传》。

To Be Continued / For Every Year / For Every Month / For Every Week / For Every Day / For Every Hour / For Every Minute / For Every Second.....

付诸东流2003年11月

写于汉水舟，蝴蝶谷，明教地道及绿柳山庄钢牢

预告片

【编者按】我们特意将aprildy的文章和付诸东流的放在一起，一位剧组的元老，一位新秀，两人以两个不同的身份用两个不同的眼光怀念着《北大群英传》那段美好的时光。Dy的原文太长，所以，我们选取了其中的一些故事，作为前文的补记，继续分享他们的精彩、快乐和感动……

“谢谢aialiu。谢谢她那个通宵的辛苦工作。谢谢她的幻灯片给我永远的震撼。谢谢她这段日子给剧组所带来的一切。谢谢她这段日子给我们所带来的一切。”

——aprildy

先说预告片的故事吧。

不知道哪天吃饭时突然冒出来的创意，大概是在北新饺子馆靠窗的某个桌子上，懒洋洋地躺在角落里的zxprodigal突然说了一句：“咱们来做个幻灯片吧，插在晚会的中间，先预告一下。”正在猪吞猪咽口水鸡的我差点把一根骨头吃下去而就此英年早逝……不过刚提出来的三张幻灯片的创意很快就在饭桌上完成了。

第一张幻灯片，出现金庸小说中著名的人物和曾经电视里的剧照，大家对这些人名早已如雷贯耳，就给我们的节目一个宣传效果。

第二张幻灯片：

“也许你不认识我们的郭靖；也许你不认识我们的黄蓉；也许你不认识我们的段誉；也许你不认识我们的小师妹；也许你不认识我们的令狐冲；也许你不认识我们的任盈盈。

他们展示了他们的热情，他们诠释了他们的青春。

今天，你们的生活由你们自己演绎，你们的梦想由你们自己追求，加入我们的剧组，加入我们的生活，一起走过一段美好时光。”

这段文字带着追忆的气息回顾我们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小品。

第三张幻灯片：

三个男生，三个女生，三个电话，三个人情，《北大群英传三》就这样走进了03数院。

剩下的当时没想好，前面的描述也已不是最初的版本，然而终究已有这样的想法，就要付诸行动。先告诉FlyingSnowR我们的想法，问她能

不能借到投影仪，能不能在晚会的现场插播等问题，小版猪的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快就给了我们满意的答复：）赞一个！下面的工作就要麻烦广告专业的aiailiu了……尽管我们平时老损她，然而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还是不得不发自内心地赞叹一句：“她真强！”

于是开始收集素材，琢磨具体语言，想动画场景，考虑背景音乐……整个下午，我在网上到处找需要的图片，aiailiu就在我电脑上做第一张和第三张幻灯片。第一张的想法很简单，背景音乐倒是费了一番周折，最初想用《谁是大英雄》，但没找到mp3，只有作罢；《北大群英传二》的开始用过83年版射雕中的主题曲《铁血丹心》，所以一直没打算再用，可后来找了半天，居然除了那首《铁血丹心》以外没有合适的，而它又正好合拍。天意，当真是天意！下午的进展不是很好，为了一些技术问题，我去询问saikexi和Eternityz，还是没起什么作用。于是我们决定通宵工作，才有了1303的那个晚上和我永远无法忘记的那张幻灯片……

而那日的情况也实在bt，理科楼教室的端口居然无法连上网络，本阅也不行，原以为是网线或者笔记本的问题，结果onlyzero的机器也一样，实在令人费解。不得已我只能抱着笔记本冲回宿舍把我机器上的资料下载过去，并从Eternityz那儿搞到了剪截mp3的工具，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扔给aiailiu之后，我能做的就只有在一边玩任天堂了……

当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aiailiu的第一张幻灯片也做出来了，激昂的音乐带动着闪烁的人名。突然，令我震惊的一个场景出现了……不知道看过预告片的人还有谁能记得那3秒的一个片段，阿朱作为影子在萧峰背后出现，然后逐渐远去，消失……整张幻灯片，整个小品，唯有此处，让我如此震撼，旁边七个字“塞上牛羊



空许约”，随着阿朱的离去也渐渐消失，飘向远方，飘向曾经美丽的梦想。原来，逝去是如此的简单，仅仅是一个瞬间，那从前的一切都化作云烟，所谓的拥有，所谓的永远，所谓的承诺，变得支离破碎，耳边仍然回荡着阿朱的声音“有一个人敬重你、钦佩你、感激你，愿意永永远远、生生世世陪在你身边，和你一同抵受患难屈辱、艰险困苦。”

突然想到一个情节：阿朱嫣然一笑：“这样吧，我算是给你掳掠来的奴仆，你高兴时向我笑笑，不开心时便打我骂我，好不好呢？”乔峰微笑道：“我一拳打下来，只怕登时便将你打死了。”阿朱道：“当然你只轻轻的打，可不能出手太重。”

曾经的一句玩笑，在命运的捉弄下竟变成了刻骨铭心的痛。可怜的萧峰啊，当你夹杂着电闪雷鸣的气势打出那一招横行天下的“亢龙有悔”时，你是否知道，那惊天动地的一掌打碎了人世间的最美，打碎了那一丛绿意盎然的温柔，打碎了草原边际天苍野茫牧牛羊的允诺……

当你在长白山上赤手屠熊搏虎时，是否想起了茫茫草原驰马打猎放牛牧羊的许诺？

当你于千军万马中力擒楚王时，是否想起了杏子林中平息叛乱时一双眼睛的注视？

当你携燕云十八飞骑再斗群雄时，是否想起了聚贤庄只为红颜的一战？

当你把锋利的箭尖插入胸膛时，是否想起了雁门关外那已作往日的柔情？

亢龙有悔，英雄悔恨的眼泪将伴随阿朱永远安息，当两个灵魂在遥远的未知国度相逢时，是否还记得那曾经的相识、相伴、相许、相约……

上面写的大概已和剧组无关，这是那3秒时的心情。次日早上，疲倦的我们带着最后的成果跑到zxprodigal宿舍，大家赞叹之余，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把我的电脑搬过去，也要放映这张幻灯片，因为它凝聚了我们太多的感动……哪怕只有onlythree，已经足够。

演出前后

媳妇终究是要见公婆的，18号的演出就要开始，而我们还在为未完成的片尾而忙碌，我们甚至担心这张幻灯片要比我们的小品精彩得多……

在最后一次排练结束后aiailiu和zxprodigal在我宿舍做幻灯片，终于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而用笔记本放映的效果实在不尽人意，于是我扛着我的机箱往艺园四楼奔去。

艺园四楼一片忙碌，我不禁想起了我们那一年的新生文艺汇演，当然，zxprodigal肯定会有更多的回忆。忙着放幻灯片的幕布，调整投影仪的位置，却发现我的电脑居然无法输出图象！没有USB接口的驱动，甚至无法将我们做出来的幻灯片导到笔记本上。天啊，当时的我已经完全混乱，事先所策划好的一切全部乱套，谁都没有心情再看外面热闹的演出……所幸石破天的笔记本还在，把我们以前存在他电脑里的版本导出，再打电话给小版猪借她的笔记本，小版猪毫不犹豫地搬了过来。后来才知道我打电话时她已到了东门外，那一刻心中真是感激涕零……接着aiailiu就临时在笔记本上再修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节目一个一个地演完，那时的我们，全然不顾外面的精彩，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改好我们的预告片，一定要展示这段精彩。然而改幻灯片我帮不上任何忙，我们的演员除了郭靖是久经沙场以外，其余都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可以看出来阿绣还是挺紧张的：）于是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说以前的故事，还不时地张望着屋子里，看aiailiu做得怎么样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手忙脚乱地搞定幻灯片，才想起借DV的事情，得到aiailiu肯定的答复后长舒一口气……而这时，我们的小品就快上场了。

伴随着听了无数遍的《铁血丹心》，我们的《北大群英传三》终于登场。看着排练了无数遍的剧情，听着修改了无数遍的台词，想起曾经的一幕幕：剧组招新的艰难，排练的乐趣，1303的笑声，预告片的震撼……心中突然很是失落，是啊，演出开始了，我们曾经付出的，就将这样结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去用心地做一件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有这种奋斗的感觉，喧闹的尽头留下的只是无尽的惆怅。情绪带着这样的底色，然而终究会被那群可爱的孩子们感动，看着他们表演的激情，平时的排练从来没有的神韵被他们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许这部剧有很多很多的缺点，有很多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终究要为他们的精彩演出而鼓掌！

不过20分钟，浓缩了我们20天的时间，如此地漫长，又如此地短暂。演出结束后，阿绣激

动地拉着onlyzero的手，不停地说：“师姐，我们成功了！”付猪和田伯光说：“看看下面03级的同学……”是的，下面坐的是03级的师弟师妹们，不是我们；这是他们的舞台，不是我们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青春应该由他们自己书写，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我和zxprodigal相对击掌，彼此感受到对方眼中的坚定。我说：“我们一定会把《北大群英传》继续做下去，一直到我们毕业，让它成为数院永远的经典！”aiailiu说：“等《北大群英传十》结束时，我们做一个专题片，来回忆我们曾经走过的一切。”onlyzero在文章里写：“今天演出结束后阿绣mm很高兴的走过来说，师姐，我们成功了！我看到她的眼睛里神采奕奕，脸颊因为兴奋泛着微红。这样的表情真的很有感染力，因为真挚。于是我也对着她微笑，拍拍她的肩，说演的真棒。不光是阿绣，我看到剧组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激动不已哪……今天晚上dy跟我说，等到北大群英传演到十的时候要做一个纪录片。我没说话，我只是觉得如此的羡慕，不管能做到几，还有机会，还能继续，这就很好了。”是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情，每个人的喜悦，每个人的期待，每个人的梦想，这一切，不会消逝……

四 无聊的结尾

自己再回头看这篇文章时，发现如果不了解我们的生活，很多人会看不懂其中的一些地方。想修改一下，却发现其中的每句话，甚至每个词语都能让我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的气氛，洋溢着青春、沉浸于感动、淡淡的失落的气氛……这篇文章或许说是为我们的小品做了一些解释，然而，如果为这篇文章做解释，那将需要记录我们所有的生活，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息息相关的，正如zxprodigal所说：“如果把我们的生活写成一部小说，我们会发现，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生活，终究是一个需要玩味的词语。

北大群英传三的故事写完了，或者说，发生的一切已经可以当作记忆来留存在我的大脑中，尽管每个人的故事都仍然在延续，而这些是写不完的。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aprildy

11.20于侠客猪圈

PART A

一个人独自走在校园里，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偶尔吹来阵阵的风，却不凛冽，反倒颇有春风拂面的感觉。口中低吟着雪莱的诗句：When winter comes, will the spring be far behind? 一丝欣喜滑过心头。

信步而行，到了未名湖畔，远远地看着挺立的博雅塔，和湖面上滑冰的人群，感受着冬天的活力。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独自坐在长椅上，超然世外。阳光斜斜地照在冰面上，连反光也金灿灿的，看得痴了，仿佛那湖便是一面铜镜。欢笑的声音不时地传来，却又不甚真切。身体还在，精神却飞走了。那感觉，如同自己便是这湖、这塔，甚或这世界了。

太阳落山了。红红的太阳，一点点地隐没在山后，偶尔跳上跳下，似乎在调皮地玩笑。仍然独自地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的变化。喧嚣的未名湖沉寂下来了。好像一个矜持的女孩，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声地笑着。一个人都没有，除了自己。刹那间，仿佛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

.....

吃过晚饭，躺在床上。电脑里放着《Yesterday Once More》，柔柔的。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听刚刚打开的可乐。瓶口能看到跳动的液体，好像在跳着欢快的圆舞曲。手里拿着一本书，静静地读着。体会心灵的碰撞，甚至觉得自己便是那睿智作者的化身。看得累了，抬头看看床头的照片，她笑得那么灿烂。霎时间，那照片中的阳光似乎穿了出来，将这温馨的斗室照得光亮起来。想想，有一个人值得牵挂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静静地躺着，没有饥饿，没有寒冷，不必为生计而担忧，也不必为生活而打拼。闲适，正是此时的心境。

.....

电话响了，出去夜宵如何？几个人，围坐一桌，谈天说地，喝着略苦的啤酒。不时发出一阵放肆的笑声。夜深了，尽兴而归。天上的月亮也是圆圆的，亮亮的。朦胧的眼睛，看着那月亮；不知怎地，总觉得能将那它伸手摘下。

想想，平凡而普通的一天结束了，但却时时感到满足，安逸游走于心灵。生活的幸福和快乐，难以言喻。



PART B

一个人独自走在校园里，冬日无能的白色的阳光，懒懒地照在身上。偶尔吹来阵阵的风，并不凛冽。心中暗自抱怨着，这日子，连冬天也不纯粹。

漫无目的地游荡，到了未名湖畔，远远地看着灰暗的博雅塔，湖边的树木裸露着枝丫，似乎在向天空申诉。一切都是萧索破败的样子。独自坐在长椅上，超然世外。阳光斜斜地照在冰面上，连反光也白晃晃的，刺得眼睛生痛。滑冰的人们发出阵阵的欢笑，那声音不时地传来，刺激着耳膜。身体还在，魂魄却丢了。那感觉，好像自己是这塔、这湖，甚或这阳光，却似乎又什么都不是，迷茫和失落充斥了心灵。

太阳落山了。冷冷的太阳，一点点地隐没在山后，偶尔跳上跳下，好像在作垂死的挣扎。仍然独自地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的变化。喧嚣的未名湖沉寂下来了。只剩下湖面的冰块，散发着阵阵寒气。一个人都没有，除了自己。刹那间，仿佛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



吃过晚饭，躺在床上。电脑里放着《Yesterday Once More》，劣质的音箱传来变味的声音，让人感到无端的烦躁。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听刚刚打开的可乐。瓶口能看到跳动的液体，好像在尝试着突破自己的极限。心中暗暗地嘲笑着：跳吧，跳吧，看看你们还能跳多高？手里拿着一本

江寒书，心却无法宁静，每句话好像都是作者故意写出来为难自己的。看得烦了，抬头看看床头的照片，她笑得那么灿烂，但不是为我。霎时间，那照片似乎变成了黑洞，将所有的光线吸了进去。想想，牵挂别人却不被牵挂是多么无望！

静静地躺着，没有饥饿，没有寒冷，不必为生计而担忧，也不必为生活而打拼，无聊，正是此刻的感受。

.....

电话响了，出去夜宵如何？几个人，围坐一桌，闷头喝着苦苦的啤酒。郁闷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房间。夜深了，兴却不尽。天上的月亮也不知道那里去了，黑黑的夜路，看不到尽头。

想想，平凡而普通的一天结束了，无奈游走于心灵。生活的郁闷和无聊，难以言喻。



当我第一眼远远看到她的时候
就已经被她迷住了
灿烂的微笑
高贵的气质
任何语言都不足以歌颂她的美丽
那不就是我梦中的天使么

我飞过去和她打招呼
努力让自己像个绅士
她轻声的回应着
比任何淑女都要娇羞
那声音本来细弱
却蛮横的紧扣我的心弦

我们一同在云端起舞
我们一同在风中歌唱
她津津有味的
听我讲我去过的地方
我搜肠刮肚
捕捉她那温柔的目光

我决定要带她去海边
看日出 看朝霞
我兴奋的告诉她
她却是一怔 怯怯的说
“对不起
我只是一面风筝”



孙鹏

那一天他在我身边出现
一切都让人目眩神迷
强健的臂膀
优雅的举止
蓝天上自由的梦想
从未有过的美妙感觉

好想好想
一直这样和他在云端舞蹈
好想好想
一直这样和他在风中歌唱
好想好想

跟他一起去天涯海角 比翼飞翔

忽然间我从梦中惊醒
告诉自己要面对现实
我真的
一度忘了自己
却终于不得不
忍住泪拒绝他的好意

晚霞渐渐露出笑脸
我知道我该回去了
我看到他迷蒙的双眼
和怅然若失的身影
“明天见”
他很用力的说



我眼睁睁的
看着她被那根线带走
下坠 下坠
带着我的心一起下坠
太阳都收起了笑脸
风变得越来越冷

我失眠了
一整夜
睁眼也是她
闭眼也是她
不 我要带她走
带她一起自由的飞翔



第二天
他如约而来
他说他要带我走
他很坚定
他说他要和我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他开始尝试咬断那线
我感到一丝不安

他要我不必害怕
他说他会牢牢抓住那断了的线
即使风雨也会一直守护着我
一生不变



我拼尽全力
要扯断她身上的镣铐
因为憧憬着美丽的未来
我忘记了疲倦
她温柔的目光轻抚我的肩膀
我们是蓝天上最幸福的一对

.....

“不行 我不能跟你走”
她忽然冷冷的说
每个字都像根锐利的刺
扎在我心里
她说她还是没有安全感
她说她还是喜欢现在的生活 很安逸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她的眼中看不到一丝的哀怨
我的梦醒了
原来地狱就在天堂的隔壁
原来一直都是我自做多情
原来相识就已经注定了分离

她走了
不再理我了
独自去和白云打情骂俏了
似乎我们之间的一切都从来没有发生过
她怎么可以这么绝情
留下我自己在风中哭泣？



他认真的样子
好可爱
那美丽的未来
真的好值得期待

忽然间我注意到了线的那一头
地面上一个拿着弹弓的男孩

.....

我努力定格自己的表情
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
我知道每一个字
都在戳着他脆弱的心
可是我必须这么做
他会有更美丽的未来

我转过身去
不忍见他在风中哭泣
只好和白云有一搭没一搭的闲扯
掩饰心中说不出的苦涩
我听到他在骂天骂地
他心中一定在骂我

所谓比翼齐飞
不过是个美丽的梦
我是风筝
我不过只是风筝
就算我可以如此接近幸福
却终究难以逃脱这可悲的宿命



后来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爱妻
一样温柔 一样美丽
我依然珍藏着那段的回忆
不怪她 只怪自己年少无知
风筝终究是风筝
不会懂得鸟儿的爱情



后来我目睹了有的姐妹断线远去
我也目睹了远方飘来的尸骸
我庆幸当初没有跟他走
那个男孩始终对我无微不至
忘记他和那些虚妄的梦想吧
这小小的幸福我要好好珍惜

人间别久不成悲

昨夜星辰昨夜风

前两天被单位派出去培训，几个前辈看我比较面生吧，就问：“小伙子，你是哪个学校的？”

“北大。”我轻轻地说，然后埋下头去，继续吃我的饭。

“哦，北大的呀……（此处省去很多评论，我不太关心也就没记下来）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的头猛地抬了起来，眼睛也亮了：“数学。”

数学？数学？数学？回答的一瞬间我自己都愣了——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机会说自己是学数

或许用这个题目太过苍凉了，因为事情本身也许不过是only a joke。只不过，这个玩笑的缔造者，是上帝。

我是说院庆，我是说非典。这两个貌似无关的词一组合，便给99留下了“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遗憾。

有道是大学四年一轮回，可我事前实在没有想到我们会被交接的如此痛彻。我们等了四年的院庆，我们盼了四年的院庆，就这样与我们擦肩而过——而错过的方式，我只能用宿命来解释：99级是在一院待过的最后一届，99级是孙丽老师带过的最后一级……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对咱



学的了，以至于，我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资格那么说。

培训回来，我马上把自己在BBS上的签名档改为：“当别人问及我的身份，迄今我最满意的回答是‘99数学’。”

可惜，我已经很久没有那样气派的回答自己的身份了——自从毕业的那天起。其实，毕了业之后，自称99固然不易，自称数学居然也变得渺茫起来。再过两年，当我重回数学学院读研的时候，我又该如何解析这种不连续性？

你可知数学才是我姓名，我已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也许，你们会觉得四个月——从毕业到今天——这个区间的测度几乎不算什么，可是谁又能知道，此间生活的无常变化和剧烈振荡是否会造生活在数学空间内的不可积呢？

们的院衫有任何抱怨，99级有数不清的人想要它而不可得。当然，如果没有非典，院庆在今年六月如期进行的话，如果院衫发到我们手上的话，我想对院衫抱怨的可能就是我们了……

然而99级毕竟是不在了，留在院里读研的那些，也只好作为“03”的新生入住万柳。而作为我，终于可以冷静的思考一下这四年在数学学院的生活，因为在2000年、2001年乃至2002年，我都会因为身在此山中而想不清楚或说不明白。那三年的迎新，或许是在找寻并回忆着自己逝去的少年时光——看到那一张张年轻干净的笑脸，多少可以唤出心底里年少的感觉。然而，现在，回首相望，数学似乎就在眼前，令人留恋的本科生活也似乎触手可及，但望了许久，却总好像隔了一层东西。于是，我明白了，“人言落日是

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用张莹姐姐的话说就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所以对于新近入校的这批师弟师妹，我的感觉已经不仅仅是迎新或者怀旧了，我会不自觉的把他们视为99级的影子：这个人踏实稳重，可像郝大？那个人伶俐乖巧，可像阿盛？这一个认真负责，可像思思？那一个狂荡不羁，可像老子？故人不再，恍若隔世，年年花好，知与谁同？

不过，每一年，确是不同的——比如说，99年的这个时候，我已经认识了99数学的一百七十号人了……

我会无可奈何的想到一院，我们从前的家。那一天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一院的确是比以前更漂亮了，草也茂盛，树也挺拔，新粉刷的油漆也把整个院子打扮得焕然一新。只是，唯一的遗憾，却是门口的牌子——它标志着这个院子现在的主人是东语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好久，好久……”如果说现在学院里的很多人并不知道一院的典故的话，那么来说另一个地方：理科楼1570，又称本科生阅览室。这期《心桥》里有平婧的一段文字作为记载。张莹姐姐看到这段文字时是这样说的：“很开心有人喜爱这个地方，更开心的是，一直都有人这么热爱着数院。”

望 却并州是故乡

一个礼拜天，把衣服送去28楼洗衣房，忽然听到身后自行车铃响。一转头，哟，老子。

——“有洗衣卡么？”

——“没有。”

——“那用我的吧。不过你们中科院就没有洗衣房么？”

——“太远了，最近的在大运村。”

——“现在去一体？”

——“对。”

——“OK，一起去。”

于是一起去。

所以我不必担心我见不到老子的，想念的心愿肯定可以在一体达逞。我对此有信心，因为足球，因为新生杯。正如陈翀所说，老子对这些（指数学学院的足球）感情还是挺深的。

感情是挺深的，否则，他每周从中科院赶过来，看完球就回去，图的什么？就为了在28楼逮着我，请他洗衣服么？

那天看完数学对艺术的北大之锋辩论，在团委和刘雨龙老师谈及这件事情，刘老师的解释一针见血：归宿感。

是啊，这里，是我们的家呀。

记得大二下四月底的时候，一个2000级生科的女孩问我：30楼后面的花，开的特别绚烂，那是紫藤？我说是。她接着问：那你有没有去看？我说没有。她不明白，我说我不忍心。她更不明白了。我长叹了一口气：看了紫藤，

逢 莱文章建安骨

“命运屈从于无数个种类，只有一个会危及它自己。”

想来说说分系的话题，更确切地说，是来说说这五个专业之间的笑话。尽管我知道，现在02级的许多同学正为这个敏感的问题进行慎重的考虑，一如三年前的我们。然而指导大家选系并非我此文的目的，所以我会沿袭我惯有的调侃，用另一种方式来诠释各个专业的区别。其实2000级的龙云说得很对，选哪个系都行，只要你足够牛……而我们都不是足够牛，所以分系对我们319（那是我本科时的宿舍）的意义，也只是中午的时候，我和老子嘲笑敖萌和李龙一边在电脑上拳皇对战一边应对下午的抽代考试，到了晚上的时候轮到他们看着我们焦头烂额地捧着随机过程的书幸灾乐祸。

到了大三上刚开学的时候，每个班要计算综合素质测评，当大家正在团委把各个同学的打分求平均的时候，理科楼却停电了。我们一堆人守着计算机等候光明，郝宁却拿着基础系的最终结果进了团委。他告诉我们，他是找了八个人，把结果给生生地加了出来。我听了这些，长叹了一口气——只有计算系才会在使用软件上斤斤计较，基础的强人们只用心算就可以了。于是我手一挥，我们也不等了，来，随机抽样。后来有信息系的问他们该用什么方式，我撇了撇嘴：“对你们来说，重要的是算法。”

最后说的这句话，学过张乃孝老师的数据结

构的同学应该耳熟能详——至少在我们的那个时代是这样。说到这里我可以做一条广告，不是为我的专业概率，而是为信息。在写保研申请的时候，秦龙曾经对孙冰说：“你多好写呀，你们信息系的可以写从小对计算机感兴趣，我总不能说从小对概率感兴趣吧。我最多只能说，喜欢概率的前身——赌博。”当然，如果大家不准备学信息也没关系，我推荐大家有空去听听他们系的数理逻辑这门课。当时敖萌从课堂上回来，都快要疯掉了，老师讲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呀——老师说：“有一句话叫做‘千山鸟飞绝’，好，我们来把它翻译成数理逻辑的语言。”于是，令 x 是鸟啦， y 是山了， $f(x)$ 是会飞了，任意 x 了， $f(x)$ 不属于 y 了，就都出来了。大家还没笑完，老师又接着说：“我们再来翻译这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还有，‘姑苏城外寒山寺’……”。

另外，在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信息和基础对于魔鬼课程《抽象代数》是要求必修的（“魔鬼”的称号不是我给的，德国的外尔曾说：“拓扑学的神仙和抽象代数的魔鬼正在交战中，在这场战争中每一次战斗的目标都是要夺取另一门数学分支的灵魂。”），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数”的定义非常清楚，而我们，是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

滴，比如住在28楼319的生活中的笑话，或者在学院里遇到的奇闻逸事；二是我介入各种院里活动时的激情与感动，比如留在一体的泪水，又如三年迎新三年“一二九”四年元旦；三是数学之于我的领悟与坚定。

然而我愈写愈觉惶恐，尤其是最后一个部分，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把它写好。于是我取了个巧，把那三个部分揉合在一起，而以现在的方式，一段一段的说来——任何的事情（比如碰到老于来洗衣服或者分系），任何的日子（比如今天），都有可能打开记忆的窗。而这一次从窗子里飞出的五只小鸟，只是作为一个引子，或者说是一个尝试。

四年的故事太多，恐怕用四年的时光也不足以记叙完全；而四年之后，又会有许多这四年之中发生的点滴出现在回忆中，值得记叙。所以，我会继续写下去的。

这篇文章的记述对象是99数学的我们，虽然绝大部分的我们都已经不在北大数学。这篇文章的读者是你们，而你们，还在北大继续着幸福的身为数学人的生活。所以，我原本构想的——本来这篇文章是想写在迎新增刊上给03的师弟师妹们看的——那个结尾依然有效：我们的生活还没有结束，你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客舍青青柳色新

“我喜欢数学，因为它没有人的灵性，它和这个星球或这个充满偶然的宇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因为它像斯宾诺莎的上帝一样，不会用爱来回报我们对它的热爱。”

——罗素

终于决定以这种方式来写下我的文章。

今天是11月24日，斯宾诺莎的生日。而1124，是我本科时的学号。那么，今天，究竟是结束呢，还是一个开始？

我酝酿这篇文章已经很长时间了，最初的计划里是三大版块：一是我四年本科生活中的点



采访 Atiyah→



↑陈省身先生

闭幕式→



■ 投稿方式

送至团委（理科楼 1416）



<mailto:hbridge@math.pku.edu.cn>



交给任何一位心桥工作人员



顾问
指导老师
名誉主编
主编
本期责编

丘维声
刘和平 田立青
葛丹丹 吴思思
韩 淮
陈 璐

编辑者
元颖 静宇
关肇秦 欣涛
秦上 阮圆
韩张 圭淮
张斌

编记
版式
封面封底

[心桥 你我沟通之桥]

北京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院刊

所有文章、图片版权属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和 / 或原文作者
未经许可严禁以任何形式用于商业目的